

狮子崖

张
炜
著



狮子崖

张炜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狮子崖/张炜著.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6
(张炜少年读本)

ISBN 978-7-5328-9461-1

I. ①狮...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1986号

狮子崖

张炜/著

主 管: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 82092664 传真: (0531) 82092625

网 址: sjs.com.cn

发行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mm×1330mm 32开本

印 张: 5.875印张

书 号: ISBN 978-7-5328-9461-1

定 价: ?? .00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659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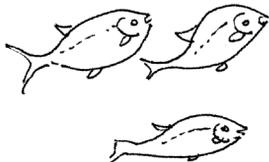
从《狮子崖》出版想到的·····	1
一 狮子崖·····	5
二 摇橹·····	13
三 野狼嚎·····	22
四 海洋小组·····	32
五 受苦人·····	41
六 夏天·····	49
七 大花贝·····	57
八 海底·····	66
九 水洞·····	75
十 黄金铺地·····	84
十一 失船·····	92

十二 战蚊球·····	100
十三 午夜枪声·····	108
十四 崖后村·····	116
十五 隐秘·····	125
十六 睡吧宝贝·····	133
十七 网·····	142
十八 英俊·····	151
十九 百花崖·····	160
作者附记·····	169
关于《狮子崖》答编辑问·····	171
不只是历史的温习 ——读张炜儿童小说《狮子崖》···	177



从《狮子崖》出版想到的

• 刘海栖



这部书倒是有些奇特之处，它是张炜先生失而复得的一部作品，张炜和出版社的朋友都嘱咐我在它出版的时候写点什么，其实他们还有更合适的选择，但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而我又与张炜不但有多年的友情，尤其又在他的儿童文学写作和出版上有很多的交集，多番劝说之下，我于是就接受下来。

这部书使我想起一件事情，那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和张炜都还年轻，都三十岁出头的年纪，那时张炜已经写出了《古船》和《九月寓言》，一时轰动，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我则在明天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多次约张炜为我们的刊物写稿子。有次聊天，说起他的创作，他告诉我，在他正式发表第一篇作品之前，就已经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都放在一个纸箱子里，塞在床底下。我心想这很了得嘛！他说，他决定把这些稿子都烧掉！我吃了一惊，便问他这是干嘛？张炜说，守着这些作品会叫人变懒，叫他只往后看，不往前看，谁来找他约稿，他在这些旧稿子里翻翻，就给人一篇，这样不行！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

理。后来他又来找我，说都烧了都烧了，当了冬天点炉子的引火纸，可用了些日子。叫当时看到实况的山东师范大学的宋遂良教授直呼可惜。他又拿出一沓稿子，说烧虽烧了，也没彻底烧，还是从里面挑了些好的留下做个纪念。这二十多万字的稿子就由我出了书，便是《他的琴》，我意识到这些书稿对他的意义，还给他做了精装——这部书最近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是后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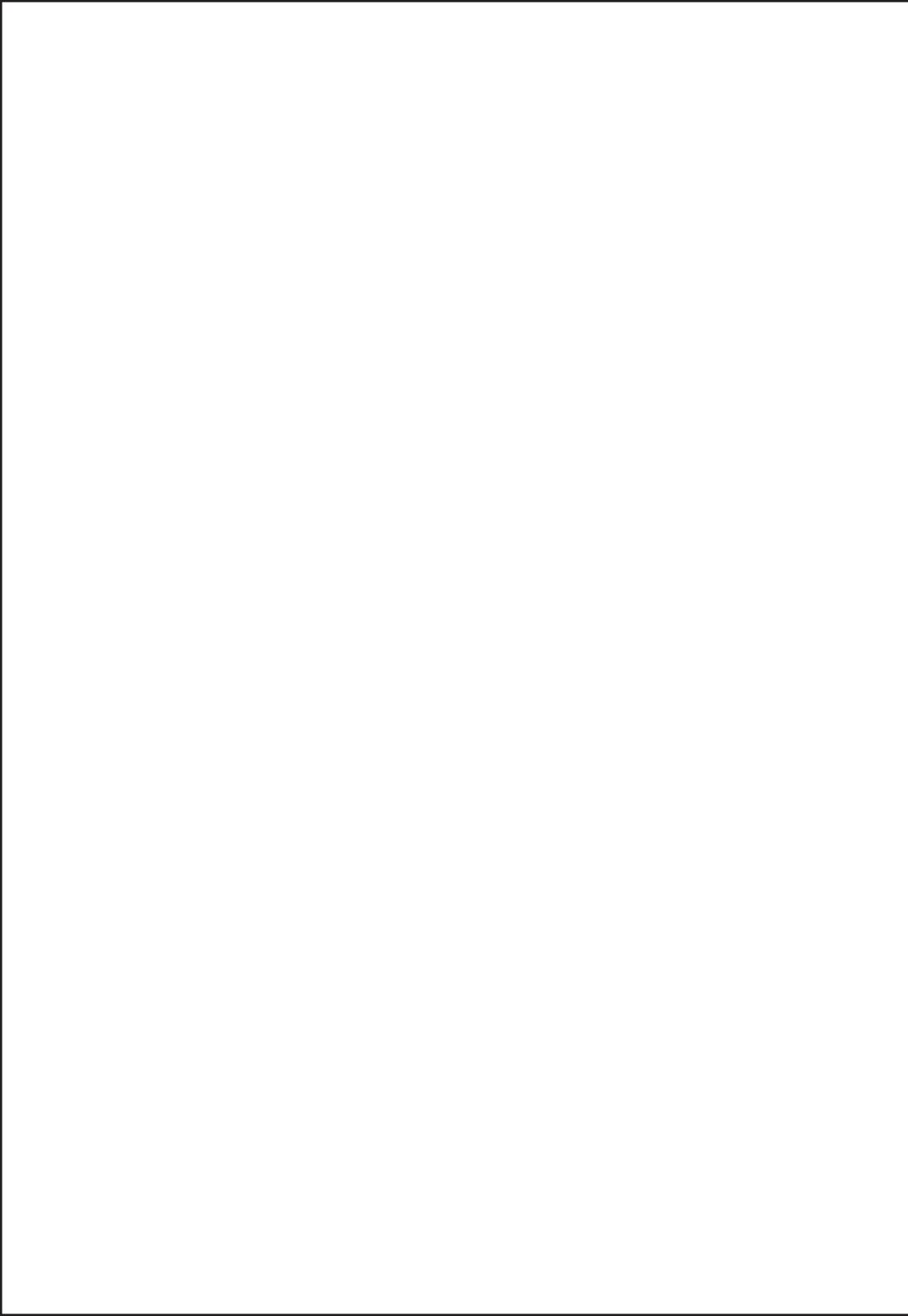
去年，张炜和我聊天，他很兴奋地说起一件事情，说春节回老家，去探望一位相熟的老作家，老作家问他，还记不记得很早的时候写过一部长篇，就是二十岁不到的时候？张炜说他想了半天，想起确实是有这么回事，那是文革结束前后，那部书稿改来改去，很费了他一番功夫。改定之后，这位老作家自告奋勇，要找出版社帮他出版，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张炜又去上大学，又进入新的创作阶段，把这件事情就忘了。老作家一提，张炜又把这件事情回忆起来，很发了一些感慨，又随口问了一句，不知道现在这个稿子在哪里。他其实并不指望再打听到这个稿子的下落。谁知那老作家乐呵呵地说，稿子就在他那里呢！张炜没想到稿子居然还在，当然高兴。最后老作家翻遍了积存的文稿，联系爱好文学的侄子竟然在他那里，于是张炜当天就得到了一份“泛黄的手稿”。张炜把稿子拿到，他说重又读了一遍，心生诸多感叹，但他觉得其实还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便打印出来，做了些简单的调整，发给我看。我也读了一遍，果然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而且还是一部不错的儿童文学作品！尤其是写的故事对我这个年纪和经历的人来说，好像又回到那个汗毛孔都往外喷涌

青春的岁月！青春的岁月，对，正是满溢的青春气息，让这部作品有了跨越时空的动人力量。

张炜和我商量，就把这个稿子交到了现在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这个社的社长是我们共同的朋友，他和社里的一些编辑都是很有情怀的出版人，他们拿到书稿非常重视，进行了精心的编辑加工和设计，最终呈现在我们手里的就是这本有着好看的故事的漂亮的书！

我突然想到，要是这本书没有在那位老作家手里，而是就在当了引火纸的那堆张炜的早期书稿里，恐怕我们就看不到这本书了。或者那位老作家没有很好的收藏爱好，我们也可能还是看不到这本书了。这倒是一本书的奇特轨迹。我又想，张炜当初烧掉的那些书稿里，是不是还有类似于像这本书这样不错的作品呢？现在张炜想起来是不是觉得会有些可惜呢？不过我觉得，也许那些书稿没有被当做引火纸烧掉，张炜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张炜了。





狮子崖



南风一吹，山崖绿了，大海醒了。镜子湾睡了整整一个冬天，这会儿笑出了声音。海面上，像小舢板似的大冰块随水荡着，接连被浪头扑碎，发出“哗啦”声……海湾里开始出现白帆，先是一点，两点，最后变得成群结队，像从什么地方突然飞来了一群白鸥……

春天来得早，老渔人扛着橹，掐着腰朝大海喊：“嗯，啊嘿！”大海开了冰，乐坏了孩子们，他们又跳又蹦奔跑在沙滩上，拣两片贝壳，揪一把海菜，连海浪送来的彩色卵石也当作宝贝揣在怀里。大家最喜欢来的地方就是这片镜子湾的银滩。

这里的海岸是一条圆圆的弧线，伸进陆地的海面就像半块圆镜，明净净，平展展，就像它的名字。这镜子对面几里远就是一座高耸的山崖，远远望去就像一只狮子刚刚出水，正蓦然回

首，看着岸边。它就是“狮子崖”。狮子崖与镜子湾相隔的这片大海由浅而深，临近山崖底部那儿黑乌乌的，涌着波涛。

太阳刚刚跳出海面，镜子湾前的白滩就聚起一群孩子。一个穿了花格衣服、头扎毛刷辫的姑娘看着旁边一个细高个儿男孩，他正拣到一只搁浅的大海贝。“啊，大花贝！”她喊了一声，蹲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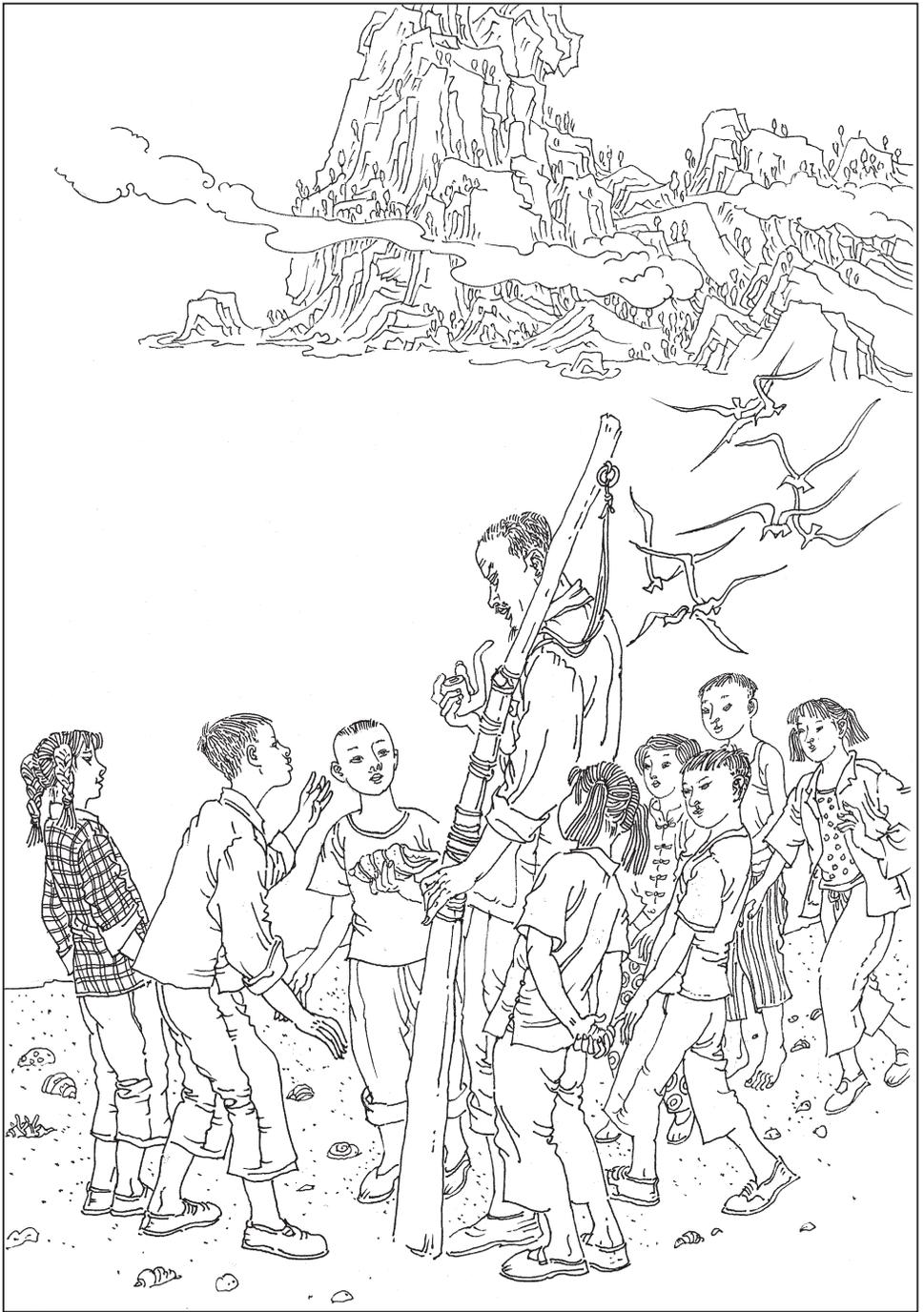
大花贝像碗口那么大，身上的彩色花纹缠来绕去，在霞光中闪着一片斑斓。镜子湾是一处国营育贝场，它就是从里面跑出来的宝贝。“我们快些把它送回水里吧，可别让它渴着。”小姑娘说。

细高个子男孩挽挽裤脚就往冰凉的水里走，尽可能走得深一点，直到裤子湿了半截，这才轻轻放下了手中的花贝。

一个扛着大橹的老头从太阳那边走过来，大家手打眼罩望着，说：“是‘大拿’！”他们喊着“卢叔”围过去。

老人笑咪咪的，拍拍这个摸摸那个。“卢叔要出海呀？”“您出海可要带上我们呀！”他们叽叽喳喳。老人笑得胡子抖动。卢叔以前是育贝场的场长，这里的人都叫他“大拿”，意思是说了算的人。现在育贝场的场长是女的，叫秦水，不过人们习惯上还是叫卢叔“大拿”。

老人没说什么时候出海，和他们玩了一会儿，抬头看起了黑



乎乎的狮子崖。他的目光一投向山崖就不再吱声了，脸色沉沉的。孩子们也一齐去望，没有什么啊。老人点上烟斗吸了一口，眼睛还是没有离开那个山崖。“您看什么？”小姑娘问。老人的大拇指按按烟斗上的红炭，说：“听说上面又有妖怪了……”

孩子们“啊”了一声。他们摇晃着老人，说：“‘大拿’可真会糊弄人！”“哪有啊，俺什么都没看见！”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现在不告诉哩！”

细高个儿男孩离开了一点，独自望着海里。那个回首探望的狮子头今天看有些狰狞，让他觉得害怕。卢叔走近了，捏捏他的肩膀，小声说：“林林，哪一天我带你去崖上，敢不敢？”

“啊，当然敢的，卢叔！”

卢叔走了。伙伴们围上了林林：“他刚才对你说了什么了？崖上真的有妖怪了？”

林林摇头：“没说什么啊。卢叔大概是说了玩的……”

“村里老人都说崖上有妖怪，谁也不敢单独去上崖，传说打鱼的人在那里过夜，就再也回不来了……”一个男孩说。

小辫子姑娘说：“场里有民兵，他们有枪，还怕妖怪？”

孩子们神情严肃起来，议论着：“没有不怕妖怪的。”“只要是妖怪就不怕枪。”“妖怪藏在暗处，谁也看不见它们！”

大家吸着凉气去看狮子崖。小辫子姑娘撇着嘴：“都是传

说！谁真的看见它们了？”

林林一直看着她，在心里说：“小慧真有勇气！”

林林多想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伙伴们，但这是秘密。那个夜晚，当他听到人们议论狮子崖时多么吃惊啊……一切都是偶然的，是因为不小心去了一个地方：他藏在黑影里听大人们开了一场会，会上听到了一些秘密。

林林是个外来人，这跟所有伙伴们都不同。他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一点冒失。他牢牢记住了妈妈的叮嘱：“孩子，在外面一定要少说话，咱们来到了一个新地方，千万别惹事儿，千万……”

妈妈说这些的时候快流泪了。林林明白，妈妈在想爸爸。爸爸前几年还在城里的水产研究所里，妈妈也在那儿教书。就因为爸爸常和外国专家在一起，有时还要出国，不知怎么被审查起来，直到有一天失去了自由。爸爸在监狱里，一年后就去世了。妈妈受爸爸牵累，再也不能待在学校了，就领着他回到了海边，这是她的老家。

他们回来才知道，姨妈秦水已经接替卢叔，当了育贝场的场长。林林多想姨妈啊，前些年放假回来，他总是让她背着看大海，缠着她讲故事……今天的姨妈变了，对他和妈妈都变得冷冷的。他难过极了。可是妈妈告诉他：“你姨妈心里对咱好，

她是怕受牵连，不敢明着和咱们好。”

不敢明着好，那暗里一定是好的。有一天林林见姨妈走在前边，旁边没人，就跑了过去。姨妈看了他一眼，还是冷冷的。他的心里像结了冰坨，又沉又凉，一步步艰难地走回家，哭着告诉妈妈：“姨妈暗里对咱也不好！她嫌弃我们！”妈妈叹气：“孩子，她是怕别人看见。她对咱好的。”

林林对妈妈的话没法相信。但他还是存了一线希望，总想有机会证明妈妈的话是对的。

一天晚上卢叔看见林林在街上玩，就摸着他的头说：“大孩儿，走，咱看鸽子去！”林林高兴极了，他最喜欢看鸽子了！这些鸽子一到晚上就落在一棵大桐树上，准备过夜。城里的鸽子从来不这样。

他和卢叔看了一会儿鸽子，卢叔突然拍拍头说：“坏了，你姨妈找我有事哩，看我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咱快走！”

卢叔扯着他，一直扯到了场部，那里已经有两个人了。林林和他们一块儿等姨妈。等了一会儿他有些困，就倚在卢叔身边睡着了。不知睡了多长时间，他被一阵高声说话给惊醒了，原来是姨妈的声音，她正批评卢叔：“你这个人怎么了？咱今天是开支部会，这么重要的会，你怎么能把一个孩子领了来？再说他……”卢叔磕着烟斗，申辩说：“这孩子不孬。他这会儿睡着

了嘛，不害事的。”

姨妈没再说什么。就这样，他们开会了。林林一直偷偷听着，使劲闭着眼，没让泪水流出来。

他们在讨论大花贝的事，林林一句都没有放过，渐渐被吸引了。原来育贝场里的大花贝只要一长大，就要丢失许多。多么宝贵的大花贝啊，它们是精心培育出来的，然后还要出口到国外，支援“亚非拉”呢！这还了得？场长秦水拍着桌子说：“一定要查清楚！看是怎么回事，这个案说什么也得破！”

有人说：“这得盯住狮子崖才行，那个崖头上发生什么事都不让人吃惊……”卢叔接上那个人的话头说：“崖上自古就有妖怪，许是让它拉走了？”秦水皱着鼻子呵斥卢叔：

“你一个老同志了，还是这么迷信！你脑子里该有另一根弦儿，阶级斗争的弦儿！”

“也不光是我，海边人都知道嘛。狮子崖上妖怪多。”卢叔还是这样咕哝。

“或许那里有一些大动物，它们不安分，这还差不多。”秦水说。

卢叔哼一声：“那就大动物吧！”

秦水抬起头对大家说：“要提高警惕啊，如果是阶级敌人破坏，这一点都不奇怪！上级说了，我们育贝场承担的是支援

‘亚非拉’的艰巨任务，所以……”

大家全都不吭声了。卢叔站起，用烟锅砸砸头：“咱这一围遭早就没有阶级敌人了……许是外面跑了来？这也说不定。嗯，这个好办，赶明儿我让民兵到崖上好好看看！”

这就是林林那个晚上偷听来的，从此他的心里就怀上了一个秘密。这秘密他回家都没有对妈妈说，更不能与同伴说。从那以后，他就经常遥望那个黑色的狮子崖了。

摇 橹



卢叔喜欢林林，说：“这孩儿不孬！大眼生生，长得像他妈，真俊！”老人不允许海边任何人欺负他们母子，说：“孤儿寡母不容易！又是咱这里的人，回来就是归了根，好好待他们。”老人是场支部的人，还是以前的场长，他的话谁都得听，就连新场长秦水也得听一些，所以海边上的人总是叫他以前的称呼：“大拿”。

这个称呼只有秦水不太愿听，有人这样一喊老人，她就说：“革命同志不兴这样叫，要称同志，称职务也行。”话是这样讲，大家已经叫顺了嘴。

卢叔大林林母亲秦月十三岁，可是他们母子来到这儿第二年，育贝场里竟然有人要将秦月介绍给卢叔，说这样对谁都好。他们先去商量卢叔，卢叔低头吸了一会儿烟，说：“孤儿寡母

的，真可怜！”介绍人说：“你到底同意不同意？你同意了，我们才能跟女方说啊。”卢叔说：“这事恐怕还得支部研究吧。”于是介绍人又去找了秦水，秦水听了十分气愤，说：“他一个老同志，就忘了自己是什么阶级！”

尽管这样，卢叔还是对林林和他母亲好。

后来秦月知道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就忍不住找到了妹妹，说：“我们年龄不合适，我也不会同意的，但你不能那么说话！”

秦水对姐姐说：“姐，还是心里有数好！你现在和卢叔不是一个阶级的。”

秦月说：“你姐夫是被冤枉的！你等着看吧！”

秦水像没有听到，仍然重复刚才的话：“不是一个阶级的。”

林林十三岁了，穿了一件粗杠毛绒衣，腿上是浅蓝色的裤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挺拔的小伙子。他长着厚厚的头发，乌黑的大眼水汪汪的，一双眉毛秀气得像女孩子；可他那副沉默和倔强的神情，从那紧紧闭着的、棱角分明的双唇上透露出来。

自从那个夜晚听过了支部会的议论，他就多了心事。这一湾的白帆，这轻轻的南风，这欢乐的大海……春天来得真早，瞧那黑黑的狮子崖吧，随着上面冰消雪化，慢慢长出了一些绿色，开出了斑斓的花朵。这狮子头已经不像冬天看上去那么吓人了。

他曾经问过登崖的人，崖上面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些人告

诉：崖上荒凉极了，长满了杂树和草，山崖有一半泡在海里，崖的底部有数不清的大洞，灌满了水的大洞一涨潮就咣咣响，吓人啊！野物嗷嗷叫，一到晚上叫得更响，有的还能吃人哩！海边上的人没有几个不怕狮子崖的，据说上面各种妖怪都有……

他真的害怕了，夜里老做噩梦。他想：自己如果是个民兵就好了，那就会有一杆枪，有枪就什么都不怕了！

他等着卢叔实现自己的承诺：领民兵上崖。他们一定会上崖的，这也是场长秦水的指示。

几天过去了，林林见到了卢叔，老人大嘴咧着走过来，一靠近就摸他的头。他问：民兵上崖了吗？老人说：“上了上了”。

“上面有妖怪，有大动物吗？”“小动物看见不少，大的一个没见。”“妖怪呢？”林林壮了壮胆，还是这样问了一句。老人四下看看说：“那就更看不见了。妖怪都是会隐形的，它们要想躲开民兵太容易了。对付它们还得多动动心眼儿。”

这一天林林总缠着卢叔，想听听他对妖怪的意见。林林真想捉住那个大妖怪或者大动物，估计老人肯定会有许多办法，只是不说而已。果然，问了几遍，老人终于松了口，说：“这得上崖好好看看，然后想出一个办法，把它拿了。”

“‘拿了’是什么？”林林问。

“就是捉住。”

从那以后林林注意到，海边的人凡是想捉住什么东西，总是卢叔那样的口气，说一句：“把它‘拿了’。”

他盼着那一天快些来到，把它“拿了”。可是这一天总也不来。这样又过去十多天，卢叔自己好像也沉不住气了，说：“我老头子得亲自去崖上一趟。年轻人大概不中用。”林林千央万求说：“那一定带上我啊，我也要上崖。”老人低头瞧瞧他：“那就去吧。”

老人穿了大水靴，扎了油布裹腿，还带了一瓶白酒，在林林面前晃了晃说：“咱们去吧，除了你和酒，我什么也不带了。”

卢叔从海边泊着的小船那儿找到了一只，然后和林林上去了。这船有帆，可他并不升帆，只摇橹。天气不错，云彩雪白，海鸥一直追在旁边叫着，好像说：“快点啊，他们两个要去狮子崖了，咱们跟上看看啊！”林林将听到的海鸥的话告诉了老人，他侧起耳朵听了听说：“不是这么说的。”林林问那说了什么？他说：“它们说，这两个人带了好吃的东西，咱跟上啊，说不定能分得一口。”林林笑了。

林林在别处看到装了机器的船，一开马达突突响，跑得可快了。可是育贝场里很少这样的船。林林问他为什么？老人告诉：“那不成，那是一般的打鱼船，咱这里是育贝场的作业船。”“那又怎么？”“怎么？”老人的眼像鹰一样瞪得溜圆，

“机器一响，不就惊动了大花贝睡觉？大花贝是甚？是宝贝！它要支援‘亚非拉’哩！”林林听明白了，心里想：多少人在说“亚非拉”啊，那该是多么神圣的地方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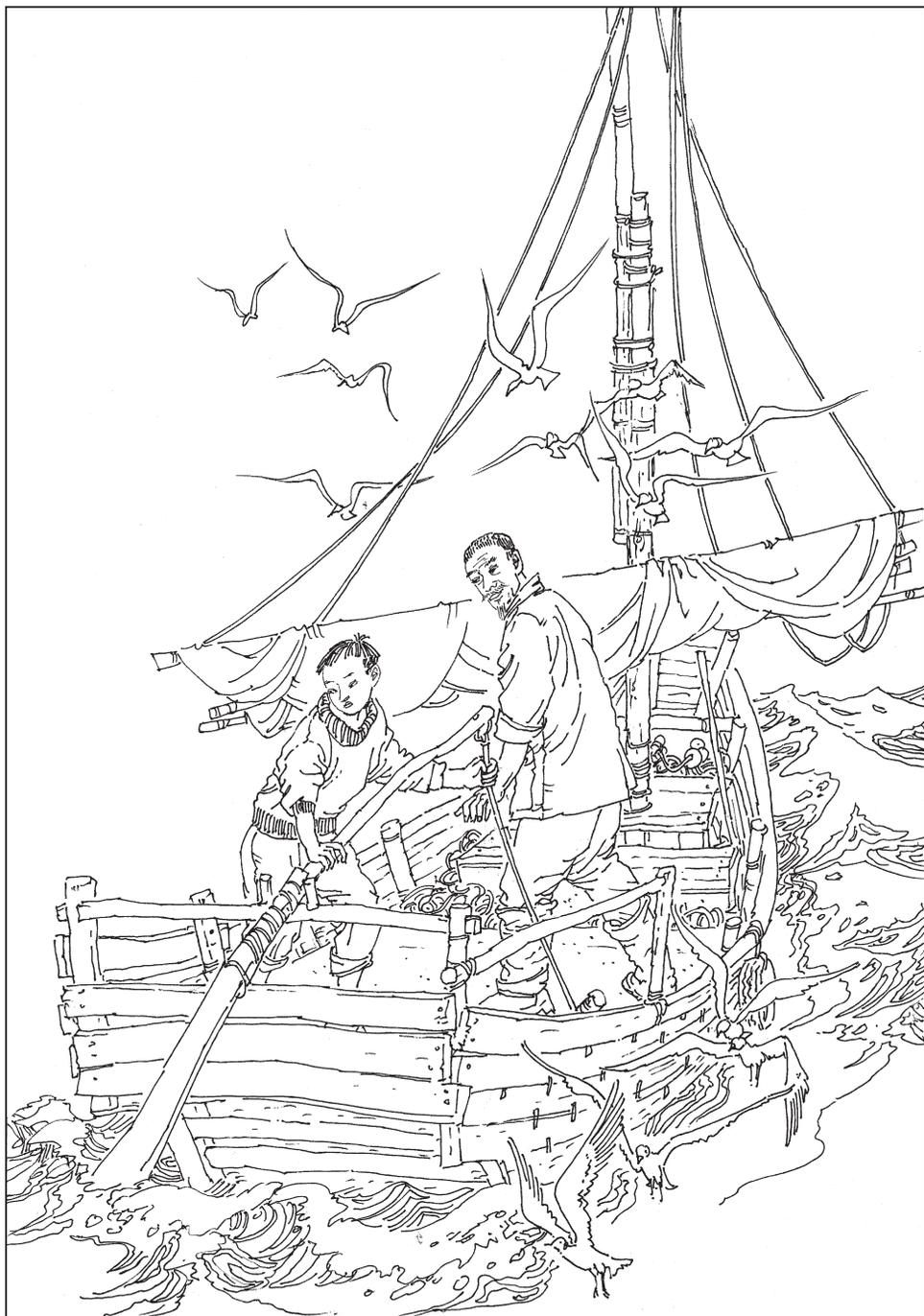
卢叔摇橹，三拨两弄船就往里去了，船尾那儿冒出一串串水泡。林林看迷了，真想自己也试一下。他后来再也忍不住，就向老人提出来。卢叔一点都没耽搁，一下把橹交到林林手里说：“嗯哼。”

林林像他那样拨弄，老天爷，这支橹太坏了，怎么也不听话，偏要乱拧。船在海里漂着，不光不往前走，还斜着往一旁去了。林林气坏了，脸上大汗淋漓。卢叔不慌不忙地抽烟，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模样，嘴里又发出：“嗯哼！”林林终于明白了，他是想看笑话。林林差点哭出来，把橹还给了他。

“你得这样，”老人教林林怎么把住橹柄，怎么甩它的前头和尾巴。林林照他说的试了一下，虽然那橹还远远算不得听话，但却不再那么别着劲儿胡乱拧动了。“行了，你要按这方法学下去，总有一天能驾船的。在海边会驾船可是大事，不会摇橹，也就等于人没有长腿。”

林林明白了：人没有腿，这可不行！

他们向着狮子崖前进。越来越近了，风大起来，而且有了呜呜声。那崖原来靠近了看这么高大，那远看很像狮子头的地



方，近了就显得更可怕了。林林说：“哎呀，这崖真高真大，吓人哪！”卢叔说：“要不叫狮子崖嘛！这个地方啊，水急流急，真的有大海怪住在崖上，所以旧社会这个崖不向着咱们穷人。”

老人的话让林林愣住了。他心里想：难道一座山崖也有心眼？它也像人一样有好的坏的？林林问：“那它向着谁？”

“谁？渔霸！它和渔霸好！渔霸那会儿有钱有势，它就和他们好了，动不动就欺负咱们穷人！”

“它怎么欺负？”

“它这样欺负，”老人把烟斗从嘴里拔出来，往海面一划：“穷人在这里遇见了大风大浪，那就要来崖上避难啊，它十回有八回把他们掀到海里淹死！还有，渔霸勾结海匪，把穷人推到崖顶，然后一下掀到海里去。”

林林气坏了。旧社会真是渔霸和老财的天下啊，连山崖和妖怪都和他们结成了一伙！

“要不说得革命嘛，一革命，妖怪和渔霸全完了，再也不神气了，一个个跑的跑，灭的灭！咱这里的渔霸你猜怎么了？”卢叔盯着林林。

“怎么了？”

“先是被‘拿了’，然后就消灭了！”

林林松了一口气。

“渔霸是死了，可他的手下，那个叫老乌头的‘鱼把头’还在。那家伙就在崖头那一边的村子里，如今是个阶级敌人。”

“‘鱼把头’是怎么回事？”

卢叔鼻子里喷着气，又生气了：“就是渔霸的狗腿子，谁的话也不听，就听渔霸的，专门帮助渔霸欺压穷苦渔民。这个老乌头是崖后村的，以前也归咱这里管，后来重新划公社，他给划到另一个公社去了。别看只隔着一座崖头，咱们这儿管不着他了。以前咱想怎么管就怎么管，喝一声‘老实’，他就得立正，好生站着。”

林林有些惋惜：“这也便宜了他！”

“我看也便宜不到哪里去，因为人在哪都一样，全国一盘棋嘛！老乌头在那边也被管得死死的，想‘拿了’就‘拿了’，他想造反想变天，门都没有！”

林林有些放心了。

狮子崖到了。林林听到了咚咚的声音，原来是浪头扑打崖洞的声音。老天啊，崖上有这么多的大洞，海水涨起来浪头有好几丈高，噗噗往崖上打，又溅起一片雪花。这可怎么上崖啊？他觉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卢叔把烟斗插到后衣领里，眼睛瞪得老大，说：“站稳！”只见他把手里的橹端起来，往水里左一插右一插，再拨弄几下，船就乖乖地往一个崖脚豁口那儿驶去了，

那里有一个小湾，里面没有一点激浪。

他们把船拴在一块礁石上，拴得结结实实，又把橹放在一块礁石缝里，然后就登上了狮子崖。

野狼嚎



林林跟着老人，一步都不敢离开。因为这是他从来没到过的地方，连做梦都没有过。耳朵里全是哗哗的大浪声，是海鸥的叫声。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什么东西在崖后叫，在崖缝里喊，“呀呀，吱吱，嗷嗷，”真吓人。他想，说不定真的妖怪就在这里等着他们呢。“卢叔，咱们别往前走了，前边不知有什么哩！”老人像没有听到他的话，只顾往前，手里握紧了那瓶酒。

林林只好跟上。

这座山崖远看像是一头脖子歪歪的狮子，可是上来才知道它竟然这么大！这分明是一座山啊，有沟沟岭岭，还有小块平地。如果把整座山转遍，那还要很长时间呢。到处长满了野荆子、酸枣棵，还有无数的野兔和鸟。鸟见了人就嘎嘎叫，还往他们头上拉屎。林林说：“它们真坏，怎么能这样坏啊？”卢叔哈

哈哈笑：“它们不高兴咱来啊，以为这里只是它们的地盘。它们不知道这里早解放了，如今归咱革命人民了！”

他们两人一会儿不说话了，因为卢叔听到了什么声音，就做个手势。他们猫着腰往前走，留心看着四周。林林也听到了，那是“噗噗、哧哧”的声音。卢叔的手脚更慢了，一点一点往前，手按住了旁边的崖石。林林就跟在后边。天哪，他们看清了：一对大鸟，就像大鹅那么大，正在打架，一个压在另一个身上，不停地挥动翅膀打下面那一只的耳光。林林惊得一动不动。卢叔这样看了一会儿，再也忍不住，突然挺直了身子，掐着腰大声喊道：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住手！”

压在上边的那只大鸟一愣，停了一下，歪头看看卢叔，然后又照旧打了下面的大鸟几耳光。

卢叔火气更大了，上前一步喊：“有这样欺负人的吗？我揍你！揍你！”这一喊上面的大鸟才害怕了，拍拍翅膀跳起来，飞开了。下边的大鸟撒了一地翎子，咳嗽几声，也飞走了。

卢叔走到那些撒掉的翎子跟前说：“看看吧，鸟里面也是一样，有压迫，有斗争，有坏人！”

林林拣了一支大鸟翎看着，喜欢得不得了。他把鸟翎装到了兜里。

卢叔的脚步放得轻轻的，弓着腰往前，一双眼警觉地瞄着

四周。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的鸟和野兔被他们惊起来。他们先后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山洞，有的大到人能钻进去，有的只有兔子才能钻进去。卢叔指指那些大山洞说：“如果有坏人，他一定是藏在这里面了。”

林林想得更多的是妖怪，就问：“如果是妖怪呢？”

“妖怪就不一定了，它们哪里都能待下，站在细细的树梢上，趴在深水里，都能。”

林林不解：“那它们不喘气吗？”

“妖怪嘛，喘也行不喘也行。”

林林觉得妖怪本事太大了，也太难对付了。他想了想又问：

“妖怪怕枪吗？”他想到了民兵。

“喏，有一年上，一个民兵看到了妖怪，心里一慌，一连向它开了十几枪，你猜怎么？”

“怎么？”

“那妖怪笑嘻嘻的，把打到身上的子弹划拉一下捧起来，送给他说：‘留着以后用吧，子弹也怪值钱的。’民兵吓得扭头就跑，回家就病了，半年没爬起来！”

林林笑了，说：“这妖怪真有意思啊！”

卢叔坐下抽烟，“要不不说么，有些妖怪也不坏。它们和人一样，是不一样的。我小时候常在海边上转悠，老想碰上一个好的

妖怪。因为我听说有的妖怪喜欢小孩儿，给他们糖吃，还挠他们的痒痒……它一挠孩子就笑，笑得喘不上气来，就憋死了。”

林林瞪大了眼睛：“那妖怪还是坏啊！”

“这不能怨它们，因为它们只为了让小孩高兴，就忘了喘气这回事了。”卢叔大口吸烟，为妖怪说好话。

他们歇息了一会儿，又往前走了。只要一站起来卢叔的眼神就变得尖尖的了，这使林林也紧张了一些。他们留神脚下的一切，对各种痕迹都要蹲下察看一番。卢叔说：“人的脚印，兔子蹄印，鸟爪，你得分清。”

林林笑了：“这还分不清吗？”

“分清它们，就知道平时什么东西在这里闹腾了。只要没有人的脚印，事情就好说了。”

“为什么就好说了？”

卢叔闭闭眼：“这就说明坏人还没爬上来，他们还没有打大花贝的馊主意。那咱们就只管专心对付妖怪就行了。”

“妖怪不是更难对付吗？”

卢叔挠挠头：“那倒也是。不过怎么说哩？妖怪还是比坏人好一点，它们不是特别让人恨。我这个人哪，这辈子就是不太恨妖怪。”

林林说：“你不是说它们和渔霸老财是一伙，净欺负穷

人吗？”

“那也是渔霸老财教唆坏了它们……”

林林说：“我也不太恨妖怪，只是有点怕它们。”

他们从山崖高处转到了低处，在深沟汊里看到了潺潺流水，里面还有一条条小鱼高兴地游着。林林说渴了，就伏下身喝了几口水。这水好甜啊。卢叔说：“忍一会儿吧，咱们过一阵子就该吃饭了，现在还不行，任务没有完成。”

林林明白：他们要把整个山崖全部看完。他问：“我们忘了带干粮，怎么吃饭啊？”

卢叔笑了，晃晃酒瓶：“有这个就行，放心，你跟我出来饿不着，等着看吧。”

他们转到了崖下边，这里是东南部，有一小片好可爱的沙滩，正赶上退潮，旁边的几个崖洞露出了大半个洞口。林林看见洞口就喊，卢叔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巴：“别惊动了洞里的物件，侦察工作可不是这样干的，”他把酒瓶塞到林林手里，“你看我的吧，”然后就猫腰往洞子跟前挪蹭，一边挽起了裤脚。

洞口水不深，但有一条水道，一直连通着大海。卢叔涉水走到洞子跟前，往里看了一会儿，就走了进去。林林真为卢叔担心啊。这样过了大约十几分钟，卢叔就出来了，然后再转向另一个洞子。在第三个洞里，卢叔待得很久。林林放心不下，往前

跑去，离洞子还有三五步，就听到了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这声音又粗又闷，一会儿又变得尖尖的，就像狼嚎。天哪，卢叔出事了！

林林刚冲到洞前，卢叔就踢着水花出来，手按在额角上，那里有块擦伤。身后还是那种怪叫，时急时缓，好像要追着卢叔冲出来。“啊，卢叔！”林林声音颤着去扯他，他却站住了，咬咬牙：“跟我来！”他又转回身子。

随着往前，洞子深处的嘶叫却变得沙哑了。那只吃人的野狼大概嚎累了。林林头皮发麻，好几次想让劝阻卢叔停下脚步。

洞子里的水正在涨高，差不多到了腿根。水凉极了，腿边有滑滑的东西在蹿，看不清是什么。一仰脸，这才看到顶部垂着尖尖的石梭，好像随时都会当头劈下。岩壁有蝙蝠，它们腾一下飞起。林林冷汗出来了，咬着牙关跟上。

拐弯了，挤过一道窄窄的岩隙，一个相联的水洞出现了：数不清的穴口连着深海，发出“咣咣”声；洞顶透出一线光，那里有一道裂岩，嘶叫声就从那里发出来，又和下面的声音混在了一起……

“这里准有吃人的妖怪！”卢叔倚在岩隙上喘着，大骂起来。他全身都湿透了，抚着头部说：“妖怪给了我一拳，它藏在暗

处……总有一天我把它‘拿了’！”

“它叫得就像野狼……”

“它隐了身，噪着吓唬咱！哎哟，这一拳够狠！”卢叔额上有一点血渗出来。

林林说：“我明白了，咱们的大花贝就让它给偷走了！”

“那不会错！等我回去报告秦水场长！不怕，咱有民兵，有武装！”

卢叔气得呼呼喘。他脱下了外衣拧着水，冻得全身发抖，再次抚按额部，拉着林林就往山崖南边跑，说那里暖和一些。

卢叔找了一个平坦的地方坐下，放了酒瓶，然后四处找来一些干柴，点上了火。卢叔烤着火，身上暖和，就高兴了。他用一根树枝把衣服挑起来烤着，又让林林像他那样举着树枝，他说要去海边找些“吃物”。

他去了不一会儿就提着一堆东西回来了：海菜，螺，蛤，还有一条鱼。有一只大海贝就像碗口那么大，全身都是美丽的花纹，林林一眼就认出是大花贝。卢叔把东西放下，指着那只最大的海贝说：“看见了？这就是从咱们育贝场跑出来的！它怎么能跑这么远的地方呢？”

他在火上烤着各种东西，冒出的鲜味真是诱人，不断地抿着嘴。卢叔小心地将那只大海贝放到衣兜里，说：“就是它不能

烤了吃，这是国家的财产。我得带回场里。”

卢叔起身到不远处拣来两只贝壳，每一个都倒上了一些酒，递给林林一个。林林试了一小口，眼泪立刻出来了。他再也不敢喝了。卢叔快活极了，喝了满满十贝壳，说：“多么好的一顿饭哪！酒在这里喝比在家里喝好多了，你猜为什么？”

林林不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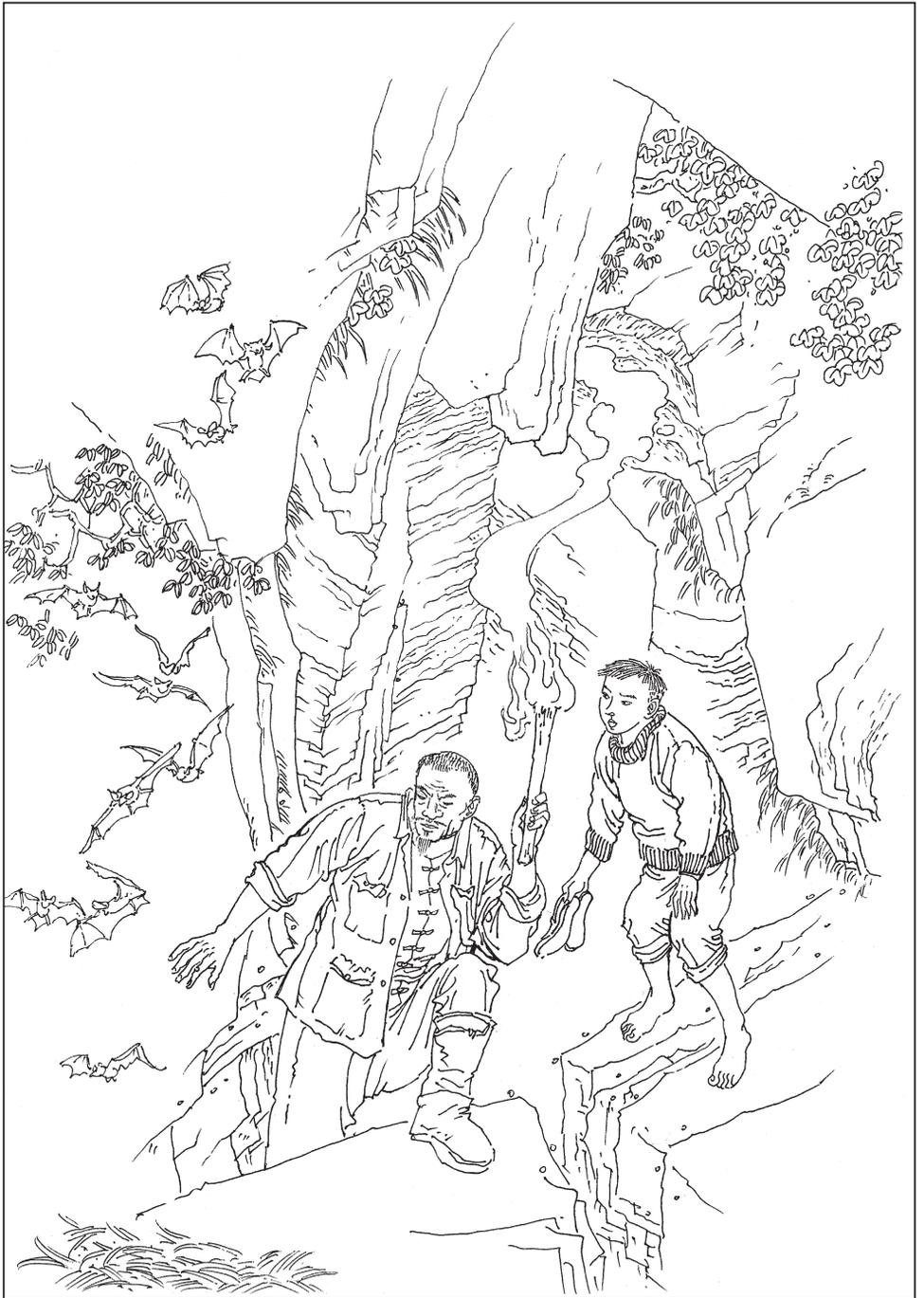
“因为酒装在贝壳里，还因为迎着海风喝，人不会醉！”

林林一边吃鱼和螺，一边看着卢叔喝酒，高兴极了。卢叔把一撮紫色的海菜包了螺肉放在火上烤，烤到香味扑鼻时才让林林吃。啊，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又鲜又嫩。卢叔一会儿就吃饱喝足了，脸色红红地躺在沙子上晒太阳，说：“你妈一个人在家里多闷哪，她要一起出来散散心就好了。”

林林想起妈妈就不吱声了。他知道妈妈不太说话，那是因为不高兴。怎么才能让妈妈高兴呢？林林想过了妈妈又想爸爸，泪水在眼眶里打旋儿。

他们躺了一会儿，卢叔看看太阳说：“起了起了，咱们还得到西边侦察。”

卢叔因为喝了酒的缘故，脚步比上午轻快多了。他们沿着山崖底部往西转，一遇到大浪哗哗打过来就躲开。两人从西边崖脚往崖顶攀，顺便把所有的崖洞都侦察了一遍。一些海鸟被



惊起来，大叫着飞出洞子，卢叔就说：“有鸟的洞子就没有别的了。”那些阴阴的无声无响的洞子，卢叔看得格外细心，他钻到里面，还点亮茅草把子仔细观察。这样看了许久，他突然叫起了林林。林林跑到跟前，这才看到洞子里铺了些茅草。卢叔问：“你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林林用力想了想，说：“有人，再不就是妖怪在这儿躺过。”

卢叔低头嗅了一会儿，说：“海妖都是有大腥气的，我闻不见大腥气。”

林林也细细嗅了嗅，说：“我闻见腥气了。”

卢叔说他酒喝多了鼻子不灵了，说你们小孩子鼻子本来就尖，“也就是说，这里躺过一个妖怪！这事儿我得回去报告秦水场长了。”

海洋小组



林林记得刚入三月，妈妈就念叨说：“春天要来了，船该出海了！”那时候他跑到海边上，向着飞得高高的海鸥喊叫，向着远方的船儿招手。育贝场一下忙碌起来了，工人们驾着大大小小的船你来我往，就像忙着春耕一样。这蓝色的大海就是等待丰收的田野。

林林把从狮子崖上带回的五颜六色的贝壳送给妈妈，她全都摆在了桌子上，看啊看啊，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妈妈问了崖上的事情，林林就把一天当中看到的所有奇妙都说了，特别说了卢叔在那个大大水洞里的奇遇：“那真的是一个妖怪，在黑影里吼得人，如果不是遇到了厉害的卢叔，它还不知会怎样呢！”

妈妈看着他，有些吃惊，不过最后摇摇头说：“也许是你

们太紧张了吧！”

林林又说那个铺了茅草的洞子，说那里边肯定是有有一个妖怪的，一个很大的妖怪！

妈妈笑了：“这都是卢叔说的吧，他一心要抓妖怪，说它们偷走了大花贝。我看不会的，哪里有那么多妖怪啊！”

后来又说到了秦水姨妈，林林就不高兴了。他没有将她在支部会上的话告诉妈妈，害怕她伤心生气。秦水虽然是亲姨，可比卢叔差多了。他想说，秦水姨妈是一个狠心的人，她把爸爸当成了敌人，也把我们全家都当成了敌人。可林林永远不相信爸爸会是那样的人，他只要一闭眼睛就能想起爸爸：戴了眼镜，一天到晚专注地看书。他去爸爸工作的地方看过，啊，那里有那么多海洋动物的标本。他就是从那里认识了很多的鱼，螺，各种海贝……

妈妈刚四十多岁，脸上却刻满皱纹，头发也花白了；她很瘦，眼眶有些下陷。也许这瘦弱的身子经不住呼号的北风，她总是盼着春天。她将一只大花贝壳拿在手里，望着它，眼里好似有一片希望的火星在跳荡……她找出一大摞书，都是去世的丈夫留下的。她翻到书中一些贝类图谱，让林林从中指认哪一个是大花贝。林林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

“孩子，你好好读爸爸的书吧，也许这里面就有大花贝的

秘密。”

林林说：“现在育贝场最焦急的就是设法逮到偷贝贼！书里可没写谁是偷贝贼啊！”

妈妈笑了：“也许看书对抓偷贝贼也有好处啊！”

林林把书抱回了自己的房间。他一页页看得仔细极了，渐渐入迷了。啊，原来海洋里有这么多的动物和植物，它们的样子千奇百怪，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出十倍！特别是这些海贝，大大小小，各种花纹，真是漂亮到不可思议！它们怎样吃东西，怎样走路，他还是第一次知道……那只大花贝当然也会走路的，它尽管没有脚，没有鱼那样的鳍，可也会在海里活动。

林林想：如果是大花贝自己跑开了，跑出了育贝场呢？

他真想潜到海底，亲眼看一看它们是怎样的。它们有自己的秘密，只不过平时躺在沙子上，谁也不知道罢了。再有一段时间就是夏天了，那时候他就可以潜到大海深处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把驾船的本领学到手，然后就是等待那个夏天了。

林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说：“你爸爸如果知道一定会夸你的。爸爸一辈子都在探索大海的秘密，他的儿子应该像他一样，做一个海洋科学家！”

林林上学的时候也带了爸爸的书。他最好的同学小慧和海

星也迷上了这本书。学校里有“科学小组”，“气象小组”，“物理小组”，林林想：我们生活在海边，最该有一个“海洋小组”啊！他说了自己的想法，他们立刻兴奋起来。“我们三个就成立这样一个小组吧！老师一定会同意的，育贝场也会支持我们！”林林说。

林林的倡议得到了两个同学的热烈响应。他们找到老师，说出自己的想法，老师立刻表示支持。这真是幸福的一天，林林脸色一直红红的，约上两个同学回到自己家，把成立小组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好像从城里回来到现在，这是最高兴的时候。她把三个孩子搂在自己怀里，这样很久很久。最后她还找出了更多关于海洋生物的书，说：“拿去吧，这都是你们小组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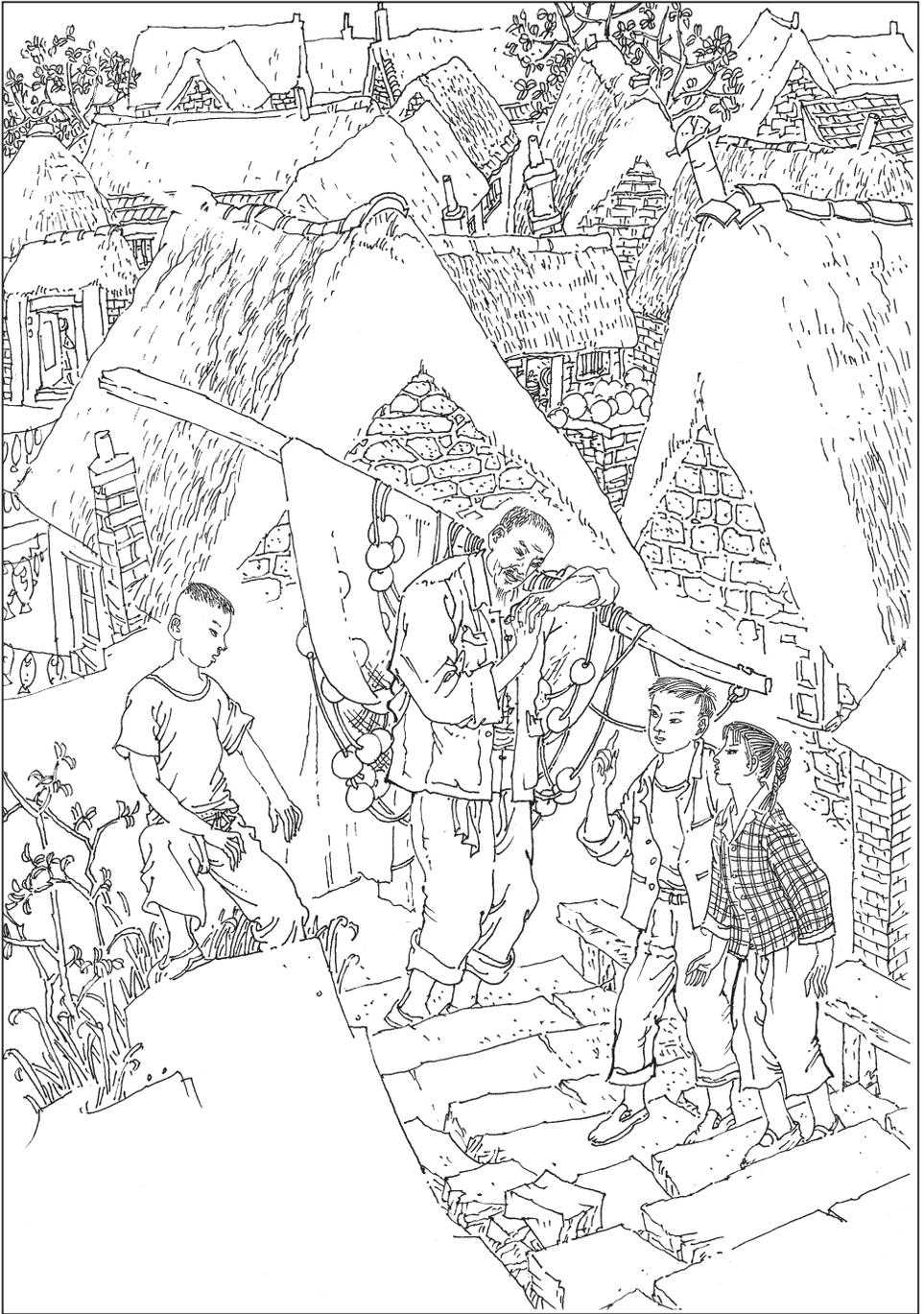
林林把“海洋小组”的事告诉了卢叔。

卢叔皱着眉头问：“你们小组能逮住偷贝贼？”

“我们就是要帮你们逮他的！”林林忍住笑说。他心里想的是让卢叔把他们小组领到育贝场里。卢叔可是“大拿”啊，只要“大拿”同意了，场长秦水最终也会同意的。

林林提出这个小组要到育贝场去，如果有机会，还要和工人们一起出海。卢叔“嗯嗯”两声说：“这个大概要支部研究的。”

三个孩子焦急地等待消息。林林明白，只要秦水姨妈不阻



拦，事情一定会成功的。他从心里希望卢叔像个“大拿”的样子，一拍桌子说：“就这样定了！”

等了三天，卢叔笑咪咪地出现了，林林一看就知道事情成了。卢叔开口就说：“场长说了，来育贝场可以，不过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做得到不？”

“当然做得到！”

“那好，你们主要就是听我的指挥，我让你们往东，你们就往东，我让你们往西……”

林林接上他的话：“我们就往西！”

卢叔一下把他揽在怀里，说：“什么母亲什么孩儿，真是不孬！”老人瞧着他，又说：“不过你可得和你爸划清界限啊，场里都知道那是个反叛……”

林林立刻挣脱了，高声说：“他不是！他是好人！他是被冤枉的！”

卢叔捂了一下他的嘴，压低了声音：“这话在这里说说不害事，千万别嚷了，啊，别嚷了……”

林林好不容易忍住了。他想：只要能进育贝场就好，这一定也是爸爸最希望看到的事。他说：“卢叔，我知道你对我们小组好。你看着吧，我们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我们要弄清大花贝的秘密，当然，还要帮你抓住那个偷贝贼！”

卢叔摸着胡子笑了：“这个嘛，抓住那家伙才是要紧的，你们想想，大花贝在咱育贝场里活得好好的，怎么会一长大了就跑？这分明是坏东西从崖那边摸了去！干这事的，不是海里的妖怪，就是阶级敌人！场长说是阶级敌人，我看十有八九倒是妖怪。咱们去崖上了不是？你也亲眼看到了听到了，它还打了我一拳……”

“我什么也没看到。不过，该不是洞里太黑，你不小心碰在……”

卢叔的胡子翘起来：“我好歹也是个‘大拿’啊，这一带谁不知道我的本事？我会碰了自己？”

林林害怕了，说：“是啊，我们要把它……‘拿了’！”

“拿了！”卢叔面色冷冷的，这样待了一会儿又说：“明天你们小组就参加育贝场的活动吧，不过活动前你们都来我这儿，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情况。”

“什么活动啊？”林林一下兴奋了。

“场里要开忆苦会，每年春季都要开的。这个会太重要了，你们不听听可不行。”

林林当天晚上就把小慧和海星领到了卢叔家。卢叔看看他们问：“就三个？”林林说：“暂时三个，以后小组还要扩大的。”“三个人，恐怕没什么用吧。不过总比没有强。这么着，咱

们先开个会吧，有些情况先听我说一说。”

三个人认真听起来。

“你们记住，要做革命的少年，这是我的话，也是场长秦水的话。秦水接了我的班儿，她对你们期望大着哩！她是林林的姨妈，不过对林林要求十分严格，是不是？”卢叔看着林林。林林听到“姨妈”二字心里就委屈，不过只好回答：“是的。”卢叔一个个看了他们一遍，最后望着远处说：“我前些天和林林去了一趟狮子崖，做了侦察，结果不出所料，有情况！到底什么情况，暂时还要保密。反正坏东西肯定是有的，到底是哪一路，这还得等一等再说。我们场里有民兵，有武装，消灭他们是不在话下的。你们的任务就是好好配合，是发现情况赶紧向场领导报告。大花贝的事不是一般的水产问题，而是出口到外国的，是支援‘亚非拉’的，了不得哩！这就叫忒大任务了，你们首先得完成这个任务，明白不？”

“明白！”海星大声回答。

小慧紧紧抿着嘴角，点头。

林林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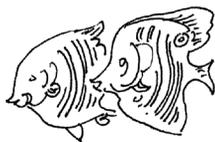
老人高兴了，摸着花白的胡子说：“真好孩子！有了这样的孩子，我们的事业还愁不成？准成！”

林林想起什么，说：“卢叔，你是‘大拿’，还要帮我们搞科

研啊，这也是我们小组的任务。”

卢叔“嗯嗯”着：“那个好说。那是以后的事。先照我说的办吧，嗯，你们明天去场里开会就知道了，现在形势太紧了，报上说‘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我现在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受苦人



育贝场每年春天都要开忆苦会。这也是鼓劲的会，动员的会，所有人都会聚在镜子湾前边的沙滩上，坐成一大片，连附近一些村里人也围上看。会场上按了大喇叭，摆了一溜木桌，还插了红旗，有背枪的民兵站岗。

会议一开始就是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秦水场长亲自打拍子，指挥大家唱。她在学校读书时是文娱委员，这方面特别有办法，瞧她把开会的人分成了两拨，这样就能比赛唱歌了。

林林、海星和小慧随着大家唱歌，心情很不平静。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育贝场的大会，觉得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了。以前也参加过忆苦会，不过那都是学校请来老贫农或老工人。

唱歌停止后就正式开会了。场长秦水先在桌子前讲了话。她说了目前的国际国内大好形势，然后又又是育贝场的大好形势。讲了一会儿，场上工人激动地呼起了口号：“夺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林林和海星小慧也跟上喊起来。

接着就是忆苦了。一个老工人站到了木桌前，控诉了当年的渔霸，说着说着就哭了，一边哭一边脱了上衣，一转身，大家都看到了他后背上的疤痕。大家一片议论，发出“啊”的一片呼叫。

“这就是渔霸给我留下的，我一辈子都不会忘！直到现在，只要一变天，我的伤口还要痒，一痒，我就想起了旧社会，想起了渔霸！你们说，他们怎么那么狠？有一天我妈饿坏了，对我说，‘好孩儿去海边上拣点小鱼小虾来家吧’，我说好，就提个小篮子出门了。谁知道刚刚弯腰拣了条小死鱼，渔霸家的狗腿子老乌头就过来了，一鞭子把我抽到了水里……我那个疼啊……”

又是呼口号的声音。

林林呼着口号，一转脸发现小慧哭了，她抹着眼睛呼口号。

老工人讲下去：“老乌头比渔霸还坏，他高兴了就光着膀子，露出一身的肉，为什么？就为了显摆他吃得好，长得胖！他穿了一条灯笼裤，系了大宽牛皮带，铜扣子，那个神气啊！他打人眼都不眨，专打穷人！他见了老渔霸跟见了亲爹一样，点头哈

腰……”

老工人又难过又气，不说话了。他哭了一会儿，喊道：“你们都听见了，咱可千万不能忘了旧社会啊！如果谁忘了，那就是没有良心！”

他喊完使劲弓着腰，下去了。

场长秦水站在木桌前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要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多少先烈牺牲了！下边谁再讲？卢叔？你来吧，谁也没你受的苦多，还是你讲吧！”

卢叔没有推辞，一上来就说：“我在场里忆苦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今天还是那句话，倒倒苦水对谁都有好处！特别是年轻人，更别说小孩子了，他们不知道，没听说，就得好生听听！崖后村那个坏家伙直到今天还在，他的主子不在了，早些年被咱‘拿了’，他会老实吗？我说的就是老乌头！这家伙打人才狠哩，刚才你们都听了。我说到这里你们也知道，我一准又要脱衣服了！不错，我身上的疤不多，只有一个，可是又大又深！你们看看吧，”卢叔唰一下把衣服脱了。

大家发出“啊”的一声。林林和海星小慧都看清了，那是一道紫色的大疤，像刀砍出来的一样。

“当年就因为给渔霸少交了一条带鱼，渔把头老乌头就用鞭子抽我、用脚踢我。他的鞋上有钉子，那钉子在我背上唛一下

划开一道大口子，血哗地出来了，往上捧多少沙子都没止住！我差一点痛死！这个狗东西黑心狼，咱怎么能忘了这笔血泪仇？没有门儿啊！”

全场的人一声不吭。这样只停了一瞬就响起了口号声，一阵阵像雷鸣一样。

最后秦水场长讲话了。因为场里有些乱，她不得不大声说：“大家都听到了，今天的会开得太好了！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们过上了幸福生活，阶级敌人是不死心的，他们眼气！他们一定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育贝场是干什么的？是养殖出口大花贝的！出口干什么？支援‘亚非拉’！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挨着老乌头的黑鞭呢！我们怎么能不管？你们说说看！”

大家又呼起了口号：“支援‘亚非拉’！解救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

口号声此起彼伏，连海浪都比刚才拍得响了。林林对海星和小慧说：“我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激动。我觉得太受教育了！”海星说：“以前没想到卢叔受这么多苦，他总是笑嘻嘻的。”小慧说：“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正说着，秦水又打起了拍子，指挥全场的人唱起来：“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大家唱着唱着都流

出了眼泪，后来这歌声又变得雄壮了：“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

歌声停止后，有人站到桌子前边喊：“那个老乌头不是还在吗？他就在崖后村，我们为什么不把他揪过来？咱们开他一个斗争会！”

所有的人都呼喊起来：“就是！就是！揪他来！揪他来！”

卢叔上前，伸出两手让大家安静一会儿，说：“依我看这事儿呀，急不得。为什么哩？因为老乌头现在是另一个公社的人了，不属于这边管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这可怎么办啊？”“这事就麻烦了不是？”

正议论着，秦水场长大声说：“卢叔，你看这样行不行？他当年打的人可都在咱这儿呀！为了斗争需要，借他来开个会总能行吧？组织上开个证明信，你去一趟吧，不行嘛？”

卢叔考虑了一会儿，最终下了一个决心：“那我就跑一趟吧！”

三天过去了。大家都在估计，卢叔能否把那个家伙“拿了”。

第四天传来一个好消息：老乌头真的给借来了，也就是说，斗争会就要开了！林林从卢叔那儿刚听到准信儿就告诉了小慧和海星，三个人激动得觉都没有睡好。

沙滩上拉了红色的横幅，上面写了一溜黑字：“批斗大会”。民兵背着枪站了一排，十分威风。秦水主持大会，卢叔指挥民兵，喊一声：“把渔霸狗腿子押上来！”

口号声震天响，老乌头被两个人架着拉上来。这个人有五十多岁，大圆脸，真胖，最触目的就是屁股，特别大。前几天忆苦的那个老工人一见他就火了，指说他说：“你这个坏东西，多少人都管不老实你啊！看胖的，说明你还是一天到晚胡吃海喝，恶性不改！你还想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吗？”老乌头连连作揖说：“饶了吧，咱早就老实了，什么坏事也没干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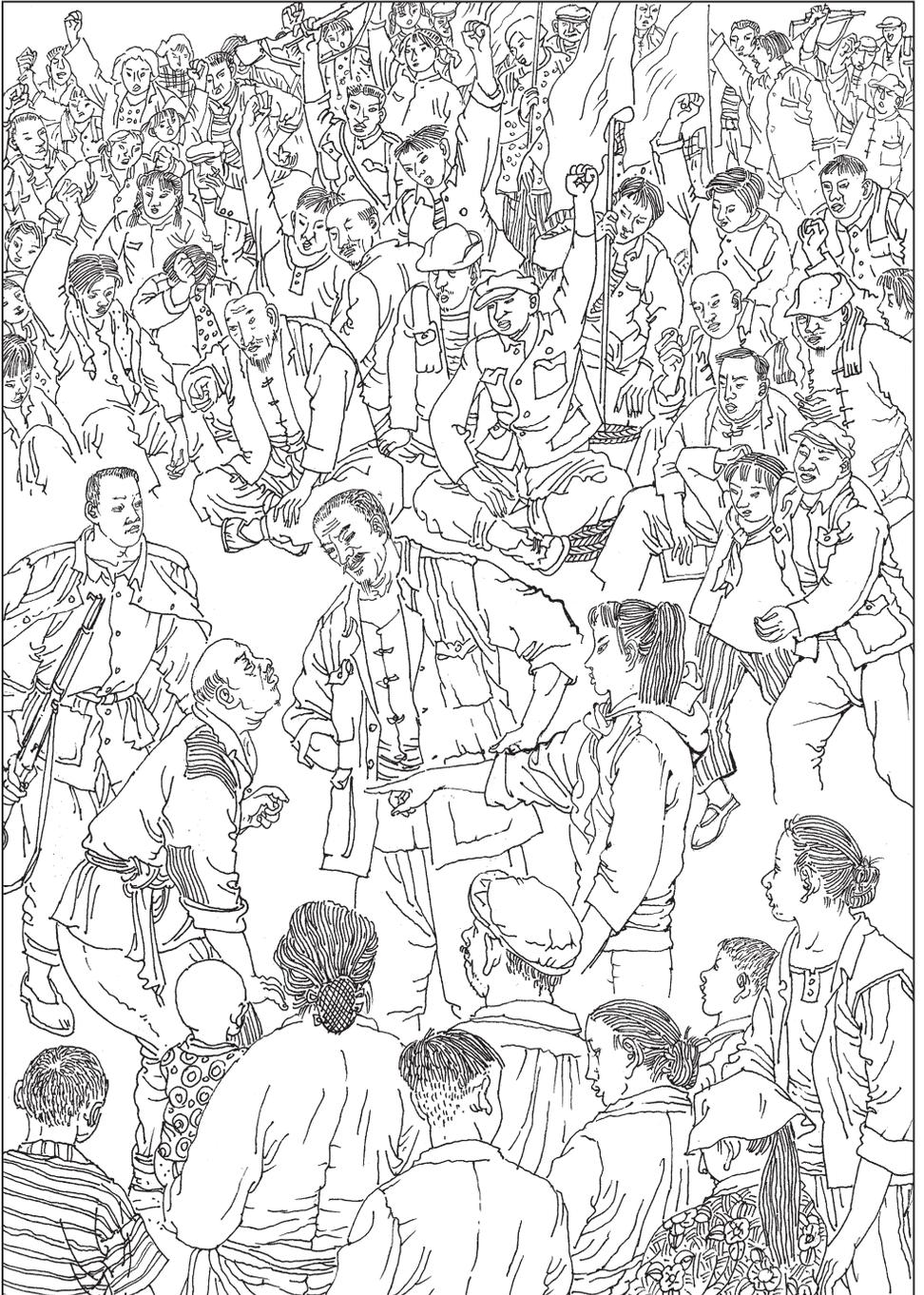
卢叔一直没有说话，只是盯着他看。这样看了一会儿，又到秦水场长跟前耳语了一会儿，突然转身盯住老乌头喊道：

“老乌头！我来问你，你为什么长那么大的腚？”

老乌头摸摸屁股，抬起头看着卢叔，一下慌了。他发出了呜呜声，像是要哭的样子。卢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老乌头吓得浑身发抖。

秦水上前一步：“你回卢叔的话！你是怎么回事？你天天吃了什么好东西？你偷没偷场里的物资？你瞧瞧，革命群众每天劳动，他们哪一个像你这么胖？你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如果那边管不住你，这边会把你管得老实！你好好交代，不准隐瞒！”

老乌头哭了，央求说：“求求工人阶级行个好吧，我真的



什么好东西也没得吃，只和大伙儿一样吃些小鱼小虾、红薯山药。我老实得猫儿一样，天地良心，不信就问问崖后村的人憨头，他是负责人……”

“旧社会我们被你打惨了，最摸你的脾性！告诉你，这里是育贝场，工人阶级可不听你这黄狼叫，你以后敢破坏革命生产，那就走着瞧吧！”老工人点着老乌头的脑瓜训斥。

老乌头两手作揖一样抱在胸前，不停地摇动。

大家呼起了口号。老乌头又发抖了。林林和海星小慧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着，议论说：“这肯定是个坏人！”“他这么胖，说明一点都不劳动！”“说不定偷了许多好东西吃！”“他偷了大花贝吗？”“谁知道，卢叔就是怀疑这个啊！”

会议即将结束。秦水打拍子，大家又唱起了凄婉而雄壮的歌声：“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

老乌头弯着腰站在木桌前，好像真的在挨鞭子，身子一缩一抖。

夏天



林林回家对妈妈讲了批斗会。妈妈说：“这里的批斗会批的是坏人，可你爸爸是多么好的人啊，科研所里也开他的批斗会，附近的一所学校还把他揪过去批斗。那些日子我眼泪都哭干了，可是没人听我们辩白。”妈妈说着擦起了眼睛。

林林不知该怎样安慰母亲。他知道妈妈从爸爸遭难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为他申诉，写了各种材料寄到上级部门去。妈妈相信组织会给一个公正的回答。林林一直等着那一天，等不来就抱怨，妈妈就批评他说：“孩子，要相信，要等。你爸爸是清白的，你一定要有信心。”

林林说到了老乌头的可憎模样：“一看就是坏人！屁股像牛那么大。卢叔说得对，劳动人民天天辛苦工作，才不会长那么胖。卢叔还要从这里破案呢，说他一定是偷吃了好东西，说不定

偷走了育贝场的大花贝！”

妈妈问：“你姨妈怎么说？”

“我姨妈也这样审问老乌头。”

“老乌头是个坏人，这不会错。不过大花贝也可能是自己跑走的。我以前听你爸爸说过，贝类虽然没有鳍没有腿，可它们也会跑的。大花贝长大了以后，像人一样，就要出远门了……”

林林听得出神了。他想：啊，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得盯着大花贝，看它是怎样跑走的！这正是他们海洋小组该做的事情啊！至于说抓坏人和对付妖怪，那要靠场里的民兵，卢叔和秦水场长会领导他们完成的。

林林把妈妈的话，还有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海星和小慧，他们十分赞同。“大花贝到底是怎么跑的，我们一定会搞明白！”海星说。小慧说：“那就得潜到水底啊，要等到夏天才行。”林林说：“那就等到夏天吧！在夏天之前我们先掌握摇橹的本领，卢叔说不能驾船，就像人没有腿一样！”

他们开始学习驾船了。只要没有风的日子，三个孩子就驾一条小船出海了，先在浅一些的镜子湾边，然后再设法一点点往深处划。他们的理想是不久能够像卢叔他们一样，一直划船登上狮子崖。

他们向工人师傅学习，特别是向卢叔请教。卢叔不喝酒的

时候教他们很耐心，喝了酒就不一定了，东扯西扯，就是不好好教他们本领。这时候他们坐在一动不动的船上听老人聊天，也觉得好玩。老人说的最多的还是老乌头：“那家伙啊，如今比在旧社会还胖，你们说这怪不怪？我就纳闷了，难道崖后村就管不住他？让他好好干活，罚他打鱼下海，看他还能这么胖！那腩胖得像磨盘一样，我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

林林和海星小慧三个人都觉得卢叔说得有道理。

“那一天我老想照他的屁股踢上一脚，最后还是忍了。”

“为什么忍了？”海星问。

卢叔擦擦鼻子：“他不仁咱不能不义啊，动手打人，那是渔霸才干的，咱一般不会，除非气得实在没办法才那样。”

卢叔的酒彻底醒了，开始教他们划船。“你这手，握橹的时候不能客气，得一把抓得死死的！不过又不能一直这么抓着，还得学会松手，让掌心里空着，对，就这样，推、拉、推、拉！嗯，成了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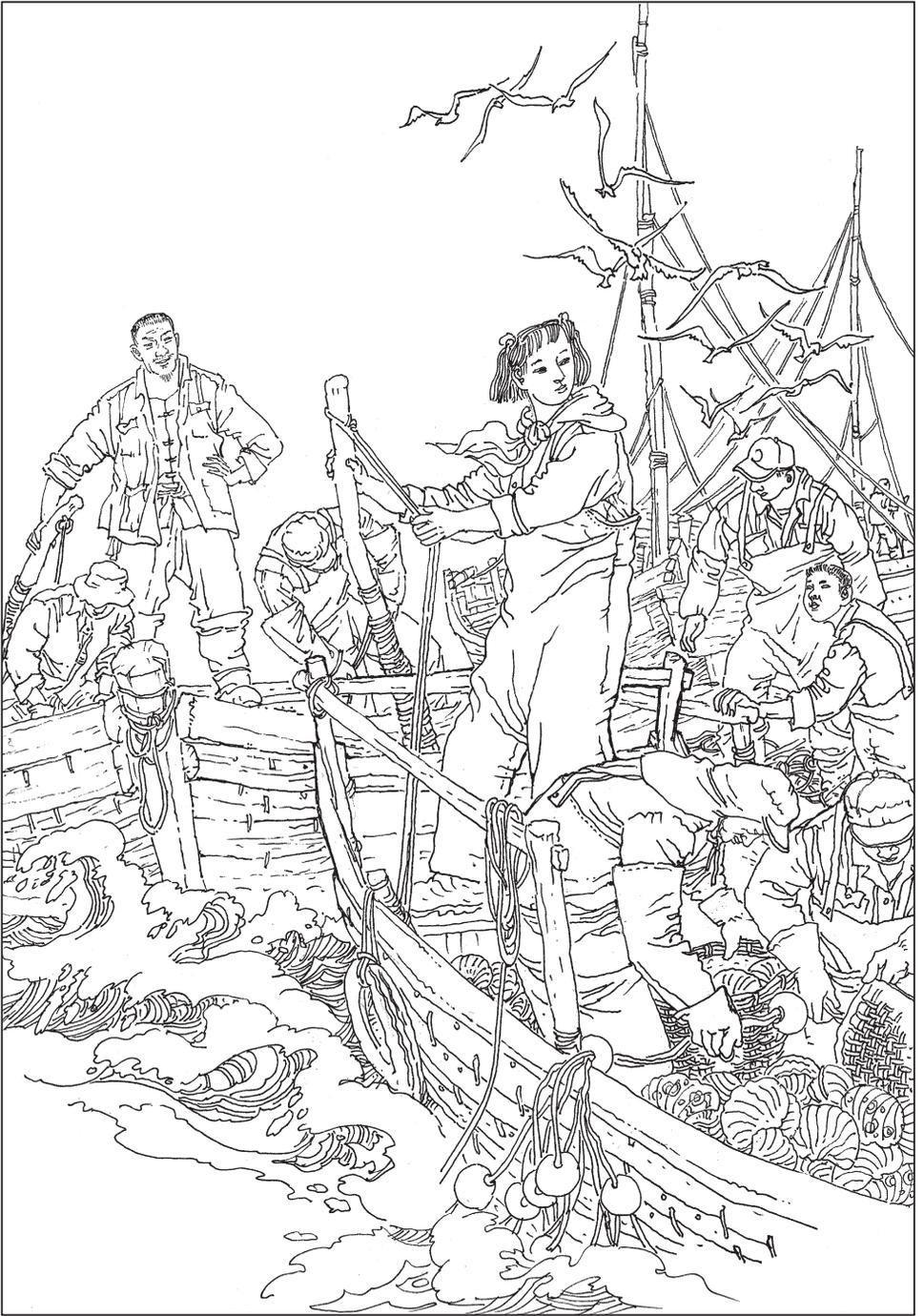
他们三个练啊练啊，手上起了水泡，然后又又是老茧，吃饭时连筷子都握不住了。可这样坚持下去，一个星期之后两手就变得有劲了，一支大橹在手里也听话了。再看这船，想让它上哪儿都没问题，它再也不会东一头西一头乱闯了。

他们学会了驾船，夏天就来了。

林林和海星小慧三个人可以去育场学习育贝，和工人叔叔们一块儿上工了！“这有多么好啊！”妈妈为他们高兴。

林林就像爸爸一样聪明，也像爸爸那样深深地热爱大海。他如今已经能辨别出上百种海洋生物。最初秦水场长不愿让他们小组深入育贝场，说这是培育出口海贝的重地，不准场外的人随便出入。卢叔站在他们一边，说：“放心，出了事我担着！他们是小组的人，归我领导，怎么就不能进场？”秦水最后妥协了，说：“那你就带好他们吧，出了问题你可得负责！”

镜子湾啊！广阔的水面上究竟有什么诱人的东西？有多少人渴望投入你的怀抱！你又多少次进入他们的梦境！无风的时候你那么沉静，真像一面明静的镜子，蓝天、白云、星星、飞鸟，什么都映得清清楚楚；有风的时候水波荡漾，打起了千万条绿色的皱褶，好似万匹锦缎在摆动。即便深海里涌起狂涛巨澜的时候，你也不过溅起几簇不高的浪花，发出哗哗的笑声。你安详，温暖，就像一个从不对孩子发脾气的母亲一样。大花贝就在你舒适的怀中甜蜜地睡着……每天，当太阳还没有跳出海面，几束彩色的轻纱刚刚撒向天边，这儿就映出一队飞快的船舟。最前头的一只小舟上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高高的个儿，大大的眼睛，脖子上围了一条浅红色的纱巾，脸庞映得红红的。她手中的橹摇得那么利落，一推一拨，小舟破浪向前。她就是育贝



场的场长秦水。在她的小船后面，是一个身材粗壮、嗓门响亮的卢叔，浪花在他的橹下飞得多欢，水珠不时溅到他的脸上。

育贝场的船像一条条嬉闹的鱼儿一样，轻捷地在镜子湾里游来游去。有的船儿把贝苗轻轻地撒进海底，有的船儿从湾里采出长大的花贝。整个育贝场在工人们眼里就像一方一方的田地，哪一方要采收了，哪一方刚撒下种子，他们都了如指掌……采收的小船后尾拖着一个耙网，一起一落，就有一些大花贝落进船舱。这些采收的船儿边采边选，不断把那些身个矮小、衣饰还不够漂亮的大花贝重新放到海底。年轻人将选出的大花贝捧起来，轻轻地放进船舱，说：“宝贝儿，等着出国吧！”将小花贝再次撒到海湾里，说一声：“对不起，先回家待上几个月再说，你还没有长大哩！”

船队正工作着，海岸上又来了两只小船，大家都停了橹，用手遮住水面的反光向前望着。秦水说：“大概是木箱厂送货来了吧？”一个姑娘尖着嗓子嚷：“不是！摇橹的是几个小家伙！”卢叔哈哈大笑：

“那头前摇橹的就是林林！他们是我的小组……”

秦水仔细看了那两只小船，皱了皱眉头，依旧低头划桨……

林林手中的橹使得很有功夫，小舢板又快又稳，直向着海

湾的船队划过来。他的后面是个子细长、黑不溜秋的海星，同船还有安静的小慧。海星摇着橹，小慧坐在船尾，这时伸手指了指前边：“快点海星，瞧林林！”海星抹了抹脑门上的汗珠，加快了动作。

“林林……啊，海星和小慧！”一个姑娘用力划几下，使自己的船和林林的船靠近。她喊着，又回身朝大家摇手。

卢叔笑眯眯地伸出长长的钩子，挂住了林林的船帮儿，不管林林是否愿意，只轻轻一拉，林林的小舢板就倏地被拉过去。老人抬脚敏捷地一跳，落在林林身旁，船身一阵颠簸，林林“哎呦”了一声。老人故意晃了晃身子，船颠得更厉害了，林林伏在了船上。海星和小慧的船也驶近了，船队把他们围上，镜子湾里一片欢笑。

秦水端量他们三个，没说什么。林林有些兴奋，说：“姨妈，场长，我们小组要在这里跟工人师傅学本领，培育大花贝……”

林林好像第一次离姨妈这样近。他的脸涨得通红。他说着，突然发现姨妈的微笑从脸上漂走了，那双眼睛虽然还算温和，却一动不动地盯过来，有点冷。他停住了，许多话带着烫烫的热流咽回了肚里……四周很静，听得见水流划过船底的唛唛声。

秦水淡淡地说：“啊，你们先和大家撒贝苗吧。”

卢叔从自己船上取过几箱贝苗递给林林他们，教他们怎样撒，说：“就这个样子。我可不担心你们干不好，没有比你们再机灵的孩子了！”

林林和他的小伙伴撒了一上午贝苗。吃过午饭后，天热辣辣的，卢叔只穿了一只小短裤走来，问他们：“哎，想不想学潜水？”

林林和海星高兴坏了，喊着：“那当然！”

只有小慧低着头，不知怎么才好。林林鼓励她：“潜水是一定要学的，这是咱们小组最需要的本领啊！走，我们一起！”

小慧站起来。

卢叔说：“咱们潜水不用器具，那是水鬼去深海里才用的，我们练的是扎猛子，只要有个潜水镜就行，这样你们就能看清海底的东西了！”他说着从兜里掏出了框子很宽的眼镜，一人分一个。他们戴上以后，相互看着都笑……

大花贝



林林几乎没有从妈妈嘴里听到对姨妈的一句责备，她总是为妹妹秦水辩护。林林想着回到海边来的一幕幕，只觉得憋屈和难过，一次次流下泪水。姨妈变了，她已经不是记忆中的那个人了。

从育贝场回家已是很晚了，他没有惊动妈妈，悄悄躺在炕上。望着窗外眨动眼睛的星星，往昔不断在脑海里闪现，这真像做梦啊。他还记得小时候从城里回到这儿，那时总是不离姨妈左右，她让他骑在肩上，再不就一直牵着他的手……

姨妈领着林林到镜子湾拾贝壳，到渠岸上捉知了。夏天，她扯下几根柳枝，三扭两扭就能编成一个好看的蝈蝈笼，又捉一个胖胖的蝈蝈儿装在里面。“蝈蝈蝈，蝈蝈蝈”，这歌声就在月圆之夜伴他入睡，做一些难忘的梦。姨妈给他讲了许多故事，

什么嘴馋的灰老鼠、黑心的狗特务、不知羞的山鸦鹊，每个故事都让他神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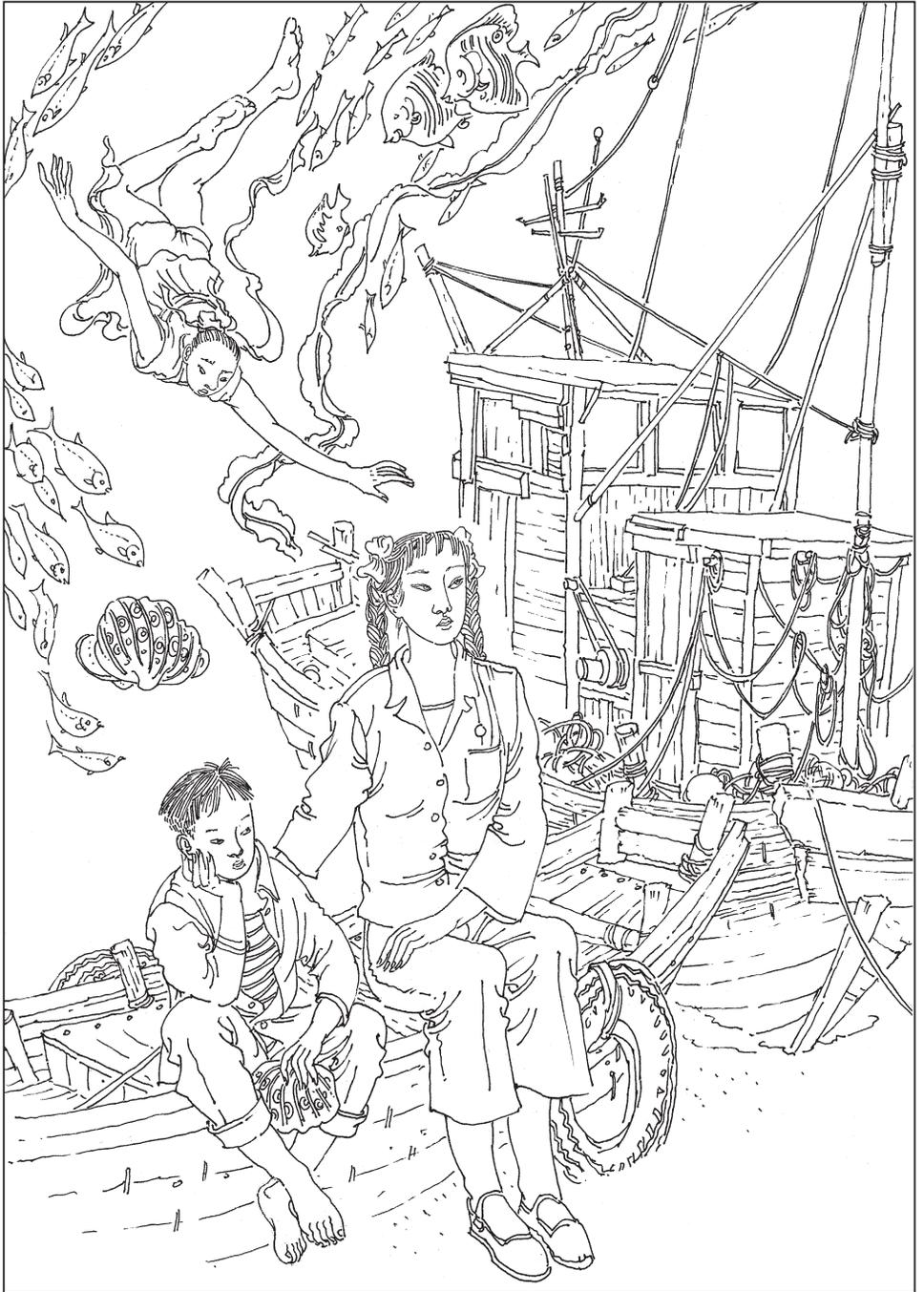
有一天他和姨妈在镜子湾的沙滩上玩，那是三四月的时候，天还很冷，春天迟迟没有来到。林林正在岸边用彩色卵石摆起一个圆圈儿，忽然看到海里飘来一块舢板大的冰坨，它在浪涌里颠簸着，慢慢悠悠凑过来。他看着，放声喊了起来，“看呀，上面有个什么东西……呀，是个大海贝！”

那个大海贝比手掌还大，浑身长满了金的银的条纹，在阳光下发出耀目的光辉。可是林林怎么也拿不到它，因为那舢板似的大冰坨在离岸边二米远的地方停住不动了。正着急的时候，姨妈从一边跑过来，手里拄起一根竹竿，往水中一插，身子腾空而起，正好落在了那个“小舢板”上。林林高兴极了，可那“小舢板”突然载着姨妈往深水里漂去了，一下就离开岸边十几米远。他吓坏了。姨妈却半点都不惊慌，弯下腰，把手伸进水里，像摇桨那样划动，“小舢板”笔直地向着林林驶来了……贝壳终于拿到了。他看着，惊得合不拢嘴，紧紧地搂在怀里。他问：

“这是什么海贝啊？”

姨妈说：“宝贝。”

就是这一天，姨妈讲了一个让他永远难忘的故事。那故事说，在大海中央的一个岛上，有一个年轻的渔人，因为长得英



俊，海神的女儿就看上了他。他们相爱了。海神的女儿住到了渔人的海草屋里，两个人恩恩爱爱，日子幸福极了。可是老海神却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龙王的儿子黑鳞，还接受了一份聘礼：一座水晶屋，里面堆满了珠宝。海神的女儿爱着心上人，理都不理黑鳞。那黑鳞是东海一霸，仗着龙王的势力，非要用大轿把她抬走不可。

大轿到来的前一天，姑娘哭啊哭啊，哭得大海都涨起潮来。海神被女儿愁坏了，可又没有一点办法。后来海神的老友大龟替他出了个主意，说你的女儿要想躲过那个黑鳞，就得藏起来才行。藏到哪里啊？老友让他看了深海里的一种大贝壳，说你的女儿钻到里面睡上一觉，等醒来时，这场婚事就算躲过了。

姑娘被黑鳞吓坏了，只得依从父亲老友的主意。大龟说事情过去要早些出来，因为在贝壳里如果待上七七四十九天，这壳子就会长在身上，到那时想出也出不来了。姑娘点头，又告诉那个年轻渔人，说自己睡醒了就会返回他的海草小屋。说完就钻到了那只大贝壳里藏了起来。

黑鳞找不到俊俏的姑娘，轿子空着回去了，气得整天骂人。正骂着，黑鳞得到了乌贼的密报，得知自己日思夜想的姑娘就藏在一只大贝壳里，一下跳起来，说：“那还不好办？快给我把它抬进龙宫，还用那抬大轿子，就像娶亲一样！”

黑鳞让人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地用轿子把一只大贝壳抬进了宫里。那一天围在路旁看的人可真多，他们都说这个黑鳞傻了，娶的不是美女新娘，而是一只大海贝。

新房里花烛通明，大海贝给移到了床上，黑鳞就躺在它的旁边说着情话，说了整整一宿。黑鳞以前只见过这姑娘一面，从那以后就半痴了。这个大喜之夜他尽说痴话：“姑娘啊，天底下再也没有比我更爱你的人了，你住到那个渔人的海草小屋里，可把我急坏了。我想把那个年轻渔人杀死，又怕吓着了你。我想把小草屋点上火，又怕连你也烧死。我们俩才是天生的一对儿，今天总算圆了梦。”

一夜过去，大海贝还是紧紧闭着嘴巴。

一连十天过去，黑鳞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找来擅使长钎的虾王，让它把大海贝的壳撬开。虾王使上钎子，费了半天劲儿也没成。黑鳞在一边看着，听着咔咔的撬动声，担心这样会伤了他的新娘，就让它停手。他对大海贝说：“我的手下人一着急什么办法都使得出，一不小心就会把壳子砸开，到那时候什么都晚了。我看你还是自己开门出来吧，什么事都好说好商量，咱们做不成一对恩爱夫妻，做两个好朋友总也成吧？”

贝壳里的姑娘听得清清楚楚，她才不信他的甜言蜜语。

黑鳞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最后恼羞成怒，举起一把大锤说：

“看我这就砸了你！”

大海贝浑身战抖一下，还是没有出来。

黑鳞又说：“我把你扔进崖底，让老乌贼把你活活吞下肚！”

大海贝还是一动不动，紧紧闭着嘴巴。

黑鳞气得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说：“我的好姑娘，你穿了这么好的花衣裳，我是东海一霸，兵多将广，无奈你是个死心眼儿，心甘情愿住了海草房，夏天热，冬天凉，夜里睡个破棕床，让我这多情公子痛断肠……”

哭了一夜，黑鳞累了也绝望了。他的手下人对他说：“大王，咱把她怎么着？扔进崖下？”黑鳞闭着眼说：“扔吧！”那些虾兵蟹将抬上大海贝就走，刚要出门，黑鳞又变了主意，摆摆手说：“这么着，我偏要有些耐心，看看她能不能熬过去！我听说，她在贝壳里过了七七四十九天，那身子就要和硬壳长在一起了，然后想出来都不行！她敢一直待在里边不出来？那她就真的成了一只大海贝了！咱就试试看嘛！”

黑鳞说完就回去喝酒了，只让虾兵蟹将看住这只大海贝，寸步不离。

十天过去又是十天，眼看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了。黑鳞也蹲到了大海贝旁边，等着这姑娘出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点动

静都没有。那个时间眼看就要到了，黑鳞急得跺脚，哭喊：“我的天啊！眼看一个美人儿就这么成了没用的东西，成了一只大海贝？难道真的就这样不成？”

到了午夜那一刻，正好就是那个时辰了。黑鳞盯着，大海贝还是没有一点开口的迹象。黑鳞惊呆了。直到天大亮，黑鳞还是这样待着。太阳出来了，黑鳞这才闭了闭眼，流出了几滴眼泪，对左右说：“把她，这只大海贝，扔到海里吧，她再也没什么用处了。哦哟，她现在就是一只长壳的物件了，再也出不来了，废了，扔吧！”

一帮人呼喊着一二三，叹着气，把大海贝从屋里搬走，推出大门，一下子推进了深不见底的海沟里。

那个英俊的年轻渔人一直等在黑鳞府前，看到他们把大海贝推出来，然后扔到了深海沟里。渔人潜到了水底，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一只大海贝。他抚摸她，呼唤她，说你醒醒啊，你出来啊！那个姑娘一句句全都听见，可就是不能回话了。她已经和整个贝壳长在了一起，再也逃不出来了。

英俊青年不离左右，一直守护，直至终生。

她变成了一种美丽的大海贝，那贝壳上的花纹就是原来衣服上绣的花……

这就是姨妈讲的故事。为了这个故事，林林流了不知多少

眼泪。原来大花贝的美丽是这样来的啊！他哭着问姨妈：“我们怎么才能让她重新出来？”姨妈摇头：“她不能了，她已经变成了大花贝。”

林林从此以后就把这种美丽的大海贝看作了一位姑娘。

回到城里后，他把姨妈的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他们都很感动。爸爸从海洋生物图谱里找到了大花贝，指给林林看。爸爸说：“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贝类，只有少数海域才有。镜子湾是你妈妈的老家，这不是一种巧合，这一次你知道了妈妈为什么那么漂亮了吗？”母亲听了立刻脸红了。林林说：“我知道了，妈妈就是从大海贝里走出来的那位姑娘！”

那一天的对话林林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会一直记住妈妈红红的脸，还有爸爸那双明亮的大眼睛。

也就在那不久，爸爸提议在镜子湾建立一个育贝场。上级采纳了爸爸的建议，于是这里就有了国内第一家培育大花贝的地方。

姨妈秦水进场当了育贝工人。卢叔是第一任场长，没过两年，姨妈就接了卢叔的班，成为新的场长。也就在这不久，爸爸蒙受了冤案，他去世后，母亲领着林林回到了海边老家……

林林忘不了回来的第一个夏天。

妈妈受爸爸牵连不得不放弃教学岗位，回海边拿起了陌生

的网梭，一手领着林林，一手挽着网丝，到海边上修补渔网。从此她再也拿不到月薪，手头变得吃紧，林林再也没有穿过漂亮时新的衣服。

一天下午，妈妈织了半天渔网，累得腰酸腿痛，正要坐下歇息一下，看到秦水从海边走来了，赶忙说：“林林，看，你姨妈来了！”林林一蹦三跳向前跑，手里握着一只大海螺，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他跑到跟前，伸手搂住姨妈。姨妈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抱起他，还扳开了他的胳膊。

姨妈径直往姐姐跟前走来，站在她面前，直盯盯地看着，半晌才说：“我……还请你理解，你明白，因为林林爸爸的原因，我们从今以后必须划清界限了……”

林林看到妈妈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什么。姨妈扭身走了，海风把她两条又粗又亮的辫子扬起又放下，好像在做最后的告别。

海底



林林他们每逢星期六的下午就来到育贝场。幸亏有了卢叔的同意，他们可以进行小组的科研计划了。镜子湾的贝田里插上了一面面鲜艳的小旗，那就是他们选中的检测点，每个检测点都向他们提供着大花贝的变化数据：每平方米大小贝的数量，每个星期的加减变化。所有的数据都被他们仔细地记录下来。

这个月份本来是大花贝出口最多的时候，可也把令人焦心的难题推到面前：每个星期都有大量的花贝丢失。采贝的舢板每天收获量大约是四十舱，可需要重新抛进海湾的小贝就有三十舱，合格的大贝仅有四分之一。卢叔常常抽着烟，眼睛盯着海水出神。秦水日见消瘦，两眼血丝更多了。她奔忙在镜子湾，匆促焦虑，束手无策。

民兵在卢叔的指挥下，每天夜里都驾船在海里巡逻，还用

一只很大的手灯照着海面。什么异样都没有发现。卢叔对秦水说：“我看哪，兴许是有水鬼，我听说就有这么一种东西，他们穿了蒙脸的胶皮衣裳钻进水里，然后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水底下的好东西偷走。”

秦水把民兵召集起来开会，说：“你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去更深的海底看看，那里也许有什么名堂。如果是敌人破坏，那我就命令你们，把他们抓捕归案！”

民兵举着拳头宣誓：“不怕牺牲，完成任务！”

卢叔挥挥手：“咱们出发！”

夜里的海面上灯火一闪一闪，那是民兵在搜索。他们一次次扎猛子，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伸手摸到了个把大花贝，端起来看一会儿，然后再小心地放到船舱里。

这样过了许多天，没有发现什么其他异常。可是大花贝还在逐日减少。

林林对妈妈说：“其实姨妈肯定知道大花贝为什么要逃走，只是她不说。”

妈妈吃惊地看着他：“为什么？”

“她很多年前给我讲过一个故事，相信不会忘记的。她肯定知道大花贝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去深海里找那个英俊的打鱼人……”

妈妈听明白了，笑了：“啊，那不过是个传说。”

“反正大花贝有心事，她一长大就要往大海深处跑……”

林林他们的检测点把详细的数据拿给卢叔看，卢叔眯着眼睛说：“老天爷，真是不得了啊，它们都跑到了哪里去？”

林林说：“肯定是跑到深海里了。”

海星说：“它们大概往狮子崖那边跑了……”

卢叔盯着他问：“你怎么知道是往那边跑的？”

小慧说：“狮子崖在北边嘛，那里就是深海了。”

卢叔点点头：“嗯嗯，是这么回事，它要往南跑，不就上了岸吗？”

林林心里想的却是：大花贝大概把狮子崖看成那个英俊青年居住的海岛了，所以才要日日夜夜奔向那里。只是他不敢肯定，也就没有说。

卢叔又派民兵去狮子崖了。可还是一无所获，因为那边的水深，他们一个猛子扎不到底，就是下去也待不了多久。卢叔说：“我得去上级要一套水鬼穿的衣服来，看来没有这东西是不行了。”

秦水场长给上级打了报告，申请了一套潜水服。卢叔非要亲自下水不可，他让人把一套黑胶皮衣服穿上，再按照技术员的指导，背上一根管子，脚上套了一双沉沉的大鞋子上船。船上有输送

空气的机器，还有一堆谁也看不懂的杂七杂八。卢叔做个手势跳进海里，除了管子还有一根绳子连着他。他刚进海一会儿就揪拉身上的绳子，船上的人知道这是上浮的信号，就赶紧把他拽上来。大家一见他立刻问下边怎么样？卢叔把大个头盔摘下来扔到船上说：“死沉死沉，还不如咱扎猛子好！”大家都很失望。

场长秦水认为卢叔太老了，这事得年轻人干，就找了两个青年跟技术员学习。

一连多少天，载了潜水员的船就在远远近近的海面上游走。大家都盼望能发生什么奇迹，特别是逮到一两个偷贝贼，或者是找到别的东西。可是多少天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

卢叔火了，对潜水的人说：“再跟我上狮子崖去看看！”

船出发了。潜水员从崖畔深水处下海，船就等在他们旁边，上面有卢叔。过了一会儿，潜水的大头呼呼顶开了水面，一手拿了一只大花贝。卢叔高兴了，嚷：“老天爷，这不是见面了？原来它们真是跑到了深海里呀！”潜水员摘下头盔说话了，告诉：“下边有大花贝，不过不多。看来是从咱们育贝场跑过来的！”

卢叔一连声问潜水的青年：“那又是怎么跑来的？它们又没有腿！”

潜水青年哭丧着脸：“这我就知道了呀！”

卢叔从崖上回来一直唉声叹气。林林他们几个孩子围着

他，问：“‘大拿’叔，您怎么了？”他还是叹气，说：“大花贝是往深海里跑了，这一点都不用怀疑。可我琢磨这事就不好办了，因为咱不知道这没有腿也没有鳍的家伙是怎么跑的，也就想不出办法把它们拦下来了！咱又不能一个一个全把它们五花大绑起来！”

林林说：“‘大拿’叔，您不用害愁，咱们小组和您一起想办法，一定能战胜这个困难！”

卢叔皱着眉头说：“我革命一辈子了，还从来没遇到这么麻烦的事儿。好生生的大花贝，咱场里待它不薄啊，怎么一养大了就要跑呢？难道对支援‘亚非拉’有意见？想不通？这可是大问题啊！”

秦水场长走来了，对卢叔说：“今晚召开支部会，咱们要研究一下了。”

卢叔说：“早该研究一下了。”

第二天卢叔告诉林林他们三个人：会议决定了很大的事，一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拦大花贝出逃；二是上游下游齐努力，请崖后村帮忙，看看他们在下游能做些什么。

卢叔传达了会议精神之后，又对他们说：“你们小组是我领导的人，眼下正是放伏假的时候，好好干吧。我在会上表了态，说咱们今年夏天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弄清大花贝是怎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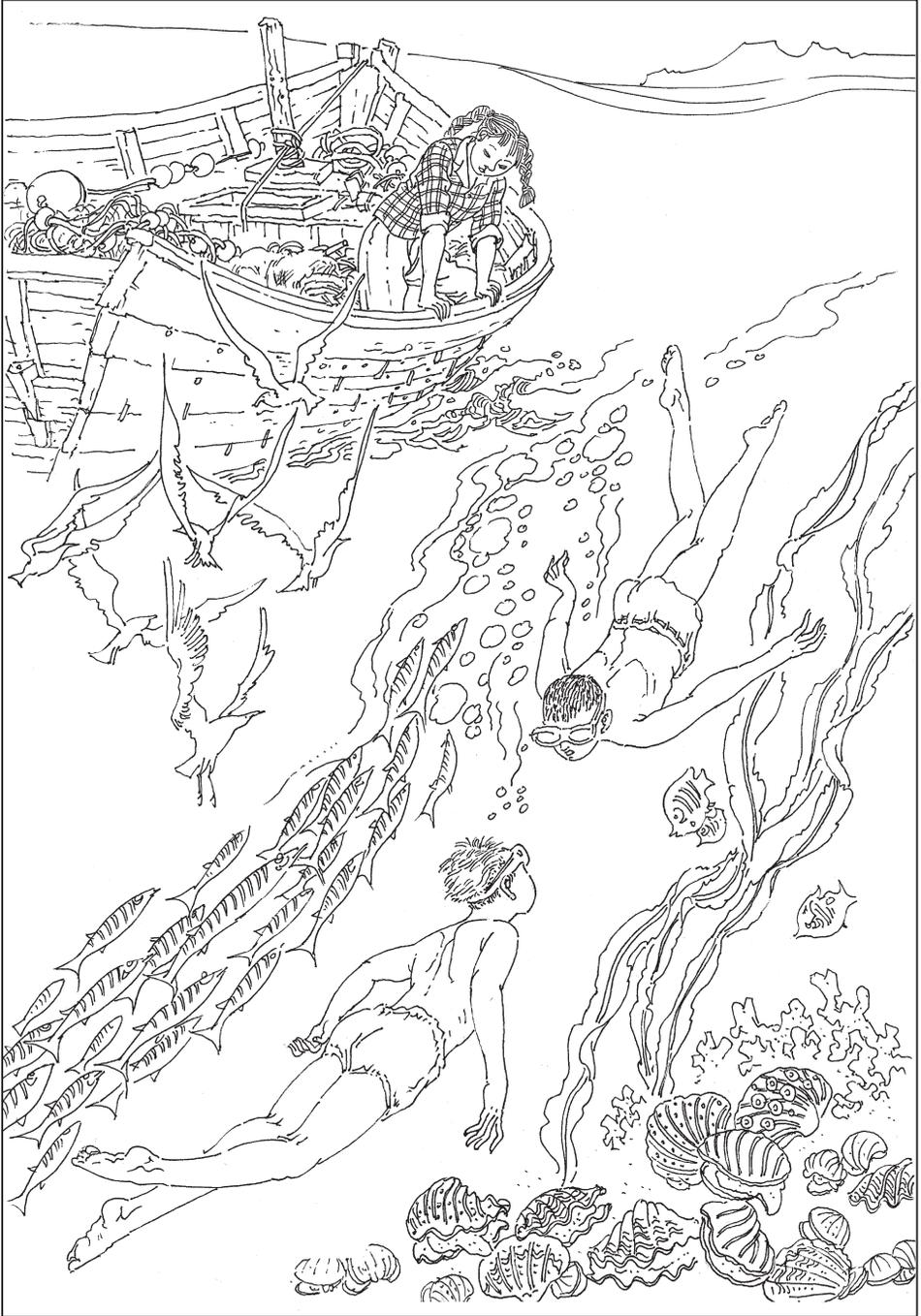
溜号的。”

“溜号”两个字让林林和海星小慧都笑了。卢叔说：“咱以后就叫它‘溜号’吧，说成‘出逃’，那太吓人了，那是阶级敌人才干的事啊！”

为了观察大花贝怎样在水下活动，林林和海星小慧每天都戴上潜水镜下海。他们撑着舢板到各个检测点去观察。

大花贝的两片大壳紧紧地闭着，就像一天到晚都在安睡。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间，它就会向前移动一下：快一会儿慢一会儿，走走停停。林林在水里做个手势，指了一下移动的大花贝给不远处的海星看。小慧的一根手指竖在嘴边，往一旁示意。他们都看见了，瞧啊，就像有谁发出了口令似的，旁边有一片大花贝不约而同地移动起来，它们摇摇晃晃地挪动，就这样开始了长途旅行……

他们看到，海底有多少东西在游动啊，可那全都不难理解：鱼的鳍就像船上的橹，摆动不停的尾巴就好比一个舵；贴近沙子爬行的螃蟹是因为有一条条长腿作桨；就连水草浮藻，也是靠水浪漂动的，随水来去……难道大花贝也是这样随水漂流吗？分明不是，因为它们没有浮力，沉沉的，而且既可以走，也可以随时停住！它们到底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啊？走出镜子湾，到街市上去炫耀自己的漂亮衣衫？想念那个海草小屋的英俊青年？



海星是个急躁的孩子，一钻出水面就说：“瞅得我眼都疼了！”

小慧动着脑子说：“也许它是靠喷水推动身体的？就像喷汽式发动机的原理？”

她的话让林林很受启发。他接上就用心观察，最后发现移动的大花贝并没有喷水，因为手指挨近了什么都感觉不到，旁边的水流和沙子也没有一点异样。

育贝工人说，今年大花贝的丢失是最严重的。育贝场建场历史虽短，可这“溜号”的苦头却让他们吃够了。今年大花贝长得特别快，本来是多么红火的一个丰收年哪，眼瞅着到手的金子撒到了没影的地方，多么急人！场里实在没有办法，就决定在海里扯网，把它们硬围在育贝场里！

所有人都忙碌起来，将织好的大网栽到靠近深海的那一边。可是只干了半天就被难住了：那需要多少张大网啊，偌大的一个镜子湾，围得过来吗？再说大花贝的壳儿滑极了，要完全拦住它们比什么都难。更让人焦虑的是风浪拍打不停，刚刚扯起的网只在转眼间就被水流拉得歪斜了，一会儿就给连根拔走，这就得一遍遍重来……

尽管如此，还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整个镜子湾只得日夜奋战，不停地拉起大网。

与此同时，从各个观测点送来的却使人焦心的消息：大花贝的数量还在急剧减少……

大花贝生就了一副倔强的脾气，无论是白天、黑夜、晴天、雨天，也无论路途多么遥远、风浪多么凶险，它们都毫不在乎，默默地无声地启程，跋涉。

林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晚上合一合眼就梦见了镜子湾，坐到小舢板上，漂啊，漂啊，一直漂到无边的大海里……大花贝欢快地跳跃着，唱着歌，在不远的前方飞旋，向他嘻着脸招手。

“回来！回来啊！”林林在梦中喊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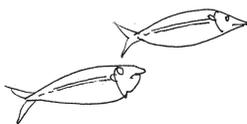
大花贝只转了一下身，顽皮地一笑，仍旧上路。

“工人叔叔待你多好啊，他们为你日夜操劳，可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林林责备起来……

他醒来再也睡不着。窗外静得很，没有一丝风声，也没有一声虫鸣鸟噪，只隐隐约约听到大海的涛声。月儿挂在柳梢上，正是落潮的时候。林林听到一种异样的声音，他爬起来，发现妈妈正在隔壁借着月光织网。竹梭儿在手中飞舞，网丝一端系在窗棂上，正徐徐展开……

林林睡不着，走出屋子。他一时没有想过要到哪里去，当停住脚步时，这才发现来到了海滩上。抬头望去，啊，一湾灯火，一湾帆影，原来是工人们趁着落潮在给育贝场围网……

水洞



林林和海星小慧三个人要去狮子崖，因为他们要到大花贝路过的地方侦察一番，弄清狮子崖是这次长旅的终点，还仅仅是一个歇息之地？还有，如果这么多的大花贝都跑到了狮子崖，那该是多大的一片啊，它们到底在哪里停留？

林林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找到并勘测出大花贝准确的旅行路线，那就可以在中途拦截，还可以做二次采收。他把这个想法与伙伴们讲了，海星和小慧都兴奋起来。他们马上开始准备此行需要的东西：防水手电，潜水镜，记录簿，火柴和刀，还有防蚊膏……

“告诉卢叔吗？”海星在临行前问。

林林想了想，说：“卢叔知道了就会报告秦水姨，她一定会阻拦我们的。”

小慧也同意林林的意见，认为这次行动属于小组的秘密，一切都等我们把任务完成了再说吧。

海星说：“我们归卢叔领导，他会批评我们的。”

林林说：“卢叔还归秦水领导，他们如果一块儿开会研究，那时我们想行动也晚了。”

出海前林林还是告诉了妈妈，她有些担心说：“你们的驾船技术能行吗？还有，你们要在崖上待几天？”林林说驾船一点问题都没有，别说一般的天气了，就是大风大浪也不怕。至于待多少天，他可说不准，“也许两天就回了，也许要多待几天，这要看崖上的情况。”

林林像一个主意坚定的指挥员，面容严肃地看着窗外。妈妈说：“好孩子，你们去吧，不过一定要告诉卢叔。”林林于是就把秦水姨妈一定会阻拦的事说了，求妈妈千万为小组保守秘密。妈妈总算答应了。她为他们塞了一包包吃的东西，又仔细检查了一遍应带的东西，这才发现他们什么都带了，就是没有一点吃的喝的，“这可要饿坏啊！”林林心里想的是上一次和卢叔一起去崖上的情景，那次卢叔只带了一瓶白酒，结果两个吃得饱饱的。真正有本事的人一切都可以从大海上取来，这是那一次得出的结论。可妈妈批评这是冒险：

“孩子，你们是去完成任务，不是去逞能。一切困难都要

想在前头，就像打仗一样，不能有一点马虎和大意。”

林林和海星小慧都觉得她说的是对的。

他们补充了一些东西，然后把船悄悄划出了海湾，谁都没有发现。

林林知道自己和海星小慧他们不同，在他看来这已经是第二次登崖了。随着接近这座山崖，海水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深了，浪花也大了。随着扑打的海浪声加大，小船剧烈地摇晃起来。小慧的脸色蜡黄，然后就呕吐了。但她咬着牙关，让林林和海星继续划船。

林林一直在寻找上次卢叔拴船的地方，他记得那是一块突出的礁石，周围有更大的几块石头围住，成为一个很好的小湾。他费力地用橹顶着逼近的礁岩，调着船头，躲开扑过来的大浪。这样花去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可以拴船的地方。

三个人带上所有东西登崖。

首先是找一个可以住下来的地方。林林领海星和小慧看了记忆中的几个山洞，觉得它们太潮湿阴森了，就继续往前。在上次两只大鸟打架的地方，林林讲了一遍那次奇遇，让两个人一阵神往。林林说这还不算有趣，最惊险的地方还要往前。他说的是山崖东北部的那些水洞，在那里，一只野狼精或是什么别的

妖怪，吼得太吓人了，卢叔那么胆大，头还是被整得流血了。“你没有看清是什么东西吗？”海星问。林林说：“那里面阴森森的，卢叔说是一种妖怪。”小慧“啊”了一声：“那我们可不要进洞了！”

在山崖半腰，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并不太深的山洞，洞前是一小片平坦的沙土，上面长满了野花和绿草。这个地方一下让他们喜欢上了。三个人决定就在这里住下来，将它变为此行的营地。他们放下随身带的所有东西，然后就整理洞子了。先铺上厚厚一层茅草，让它像软软的大炕。他们还在洞前用石块垒起了一个小小的锅灶，将一个铝制饭盒搁上，这就可以烧饭吃了。

天还早着，他们决定马上开始工作。事先做了一个计划：把整个狮子崖全部细细勘查一遍，每一个山洞、每一道沟壑、每一条溪流，都要一一作好记录。有的地方还要画出图形，这种画图的事就交给喜爱画画的小慧了。看过了崖上的一切之后，还要将崖畔周边做好勘查，这是下一步了，也将是最难最难的。因为崖下风高浪激，他们又没有那种水鬼的衣服，说不定会有很大危险呢！但是谁都没有一点恐惧，只下定了一个决心，就是彻底把狮子崖的秘密探个清楚，决不给卢叔丢脸，决不让场里失望。

计划中待在狮子崖上的时间大约是四天：前两天勘察崖

上，后两天勘察崖畔周边。

林林让小慧留在营地，对她说：“这是我们的大本营，你就是守营的人，留下来做饭，闲了就整理一下营地，因为我们至少要在这儿住上四天啊。”

小慧不同意，说：“我要跟你们一起去，做饭还不容易？到时候三个人一块儿干。”

海星看看林林说：“反正崖上也没有遇到什么，就不用守营了。”

林林迟疑了一会儿，说：“可是我看打仗的书上说了，守营的人总要有的。没有遇到什么是暂时的，如果坏人摸到我们营地怎么办？还有，如果妖怪……”

海星批评他说：“你也相信妖怪这种事？”

林林红着脸说：“不叫妖怪也成，就叫一些很坏的动物吧，它们也会破坏我们的营地。”

小慧快要急哭了，最后林林只好妥协了。他们三个向着山崖深处出发了。

林林心里想的最多的，还是上次他和卢叔遭遇危险的那个大水洞，海星和小慧也急于到那里去。林林一路讲着那一天的情景，海星和小慧都睁着大眼听，咂嘴，搓手，越发好奇了。“如果真的是妖怪，那就是生活在水里的了，咱们怎么对付它？”海

星在想后边的事情了。小慧一声不吭，她多少有些害怕。林林抽出挎包里的一把刀子：“我不怕它的。不过它不伤害我，我也不会伤害它。”海星点头：“是啊，就看是什么妖怪了。书上说，有的海洋生物是很大的，它们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啊！”小慧听到这里高兴了，说：“它们也许并不想危害我们的，上一次卢叔不是也没有被伤害吗？”林林说：“就是呀，不过听声音像野狼！他说自己是挨了一拳的，对我们怎样就很难说了……”

这是落潮的时候。他们三个很快转到了东北部的那片白色沙滩。这片沙滩真是干净啊，沙子细细白白，比镜子湾那儿还要好，到处没有一点碰过的痕迹，让人不舍得踏上去。海星兴奋地在沙子上打旋，翻了个跟头，“啊啊”地奔跑，迎着大海呼喊起来。林林看看四周，还是做了个悄声的手势。

他们沿着沙岸往南转下去。走了不远，一个个水洞就出现了。每个水洞里都有半截水，还有不太深的水道与大海相连，如果海潮涨起时，这些洞子就会全部蒙住。林林指着那些水洞小声对海星和小慧说着那天的情景，然后把身上的挎包交给海星，只将刀子别在腰上。海星要和他一起，他拒绝了。

林林猫着腰往一个水洞里钻，脚步放得轻轻。

小慧和海星眼看着林林进去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点声音都没有。海星说：“我得进去了！”小慧扯住了他：“再等

等！”刚说完林林就出来了，在洞口那儿向他们招手。

林林在前边，海星和小慧跟在后边。啊，这个水洞很深，海水只到洞壁的一半，达到他们膝盖那儿。脚下是五颜六色的卵石，还有一群群小鱼在脚下蹿着，让人痒痒的。水洞拐了个湾，再往里突然变宽敞了。他们站在这儿，看着水浪在石壁上留下的一道道痕迹，发出了惊叹。

从里面出来，又去了另一个水洞。这次还是林林一个人先进去。

在第三个洞子里，林林花了双倍的时间还是没有出来。这一次海星真的急了，小慧想拦都拦不住。海星走到洞口连接大海的那条水道旁才发现，这儿的水流比上几个洞子急得多也深得多，好像只一会儿大海就涨潮了！他马上觉得林林如果再耽搁下去就有危险，于是焦急地呼喊起来：“林林，林林！快出来吧，大海涨潮了！”

海星的喊声在水洞那儿发出“嗡嗡”的回声，听起来闷闷的。

海星一声连一声喊，一边往洞前移动。就在他离洞口还有三四米远时，突然发现洞子里涌出了一股水流，这使他赶紧往旁躲了一下。与此同时，冲出洞子的水流中裹着什么东西，他定睛去看差点惊呼出来：黑乎乎的什么动物，像大鱼又像四蹄野



兽，正往前蹿，脊背上趴紧了一个人，当然是林林！林林死死地揪住了那个怪物的后背，它的后背上长了鬃毛似东西，林林就靠揪紧了这儿才没有被甩下来……海星看到它驮着林林从眼前一纵而过，哧一下钻入了大海！

小慧也看到了，大声喊着林林……

海星愣在原地，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紧接着往前冲了一步，一个大浪把他打倒。他爬起来，又一个浪头把他打倒。

小慧上前用力揪着海星，这才回到了安全的地方。他们吓得脸色蜡黄，一声声叫着林林。“林林被那个妖怪拖到海里去了！林林啊，林林啊……”小慧哭喊着。海星努力镇定自己，握起拳头说：“先别哭，林林潜水学得好，他不会有事的。还有，他腰上还有一把刀子！你忘了吗？”

小慧擦干了眼泪，说：“他刚才那会儿为什么不用刀子？”

“事情一定是发生得太突然了，大概是来不及了。不过在海里搏斗时，他的刀子是不会饶过那家伙的……”

海浪噗噗打着沙岸，海面汹涌，闪着吓人的铁青色。海星和小慧一动不动地盯住海面，渴望奇迹的发生。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就在眼皮底下，就在这一瞬间，林林竟然没了！

黄金铺地



他们一直看着大海。小慧的眼泪都流干了。海星对自己说：你可要坚强啊，你是个男子汉啊！虽然这样叮咛，后来发觉还是流泪了。太阳西斜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太久。海星终于沉不住气，商量小慧说：“我们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只是等。现在我们该做的事是快些回到场里报告，卢叔和秦水场长马上会来救人的！”小慧一下醒悟过来，说：“快呀快呀！”

他们不顾一切地往回跑，一着急却再也找不到来路了。他们迷路了，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事情！海星看着太阳，以确定自己的方位。他后来终于想起这是在山崖的东北部，这时候闯进了附近的一片沟壑。海星说快要来不及了，咱们不要回营地，直接就奔拴船的地方。

海浪在越来越大的东南风里发出“噗噗”声，还有“哗啦

啦”的声音，那是拍击到崖壁而后跌落的水柱，他们就迎着这声音往前。海星对自己说：你可一点都不能发慌啊，只要一慌，林林也就没救了！他不时地扯一下小慧的手，攀上一道道沟岭。他和小慧身上都被礁石划开了一些血口，血一滴滴洒在了脚下的石头上，可是一点痛感都没有。

攀过一道高高的礁岩，一抬头就看到了崖南的海面。啊，终于快到了。海星恨不得一步就跳到那只船上，然后不顾一切地划船，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场部。他把小慧从礁石上拉过来，指着南边的大海给她看。

他们在海边的礁丛间四处寻觅，找拴船的地方。越急越找不到，这儿到处都差不多：礁石，海浪，大风……海星气坏了，跺着脚骂大浪，骂那个妖怪。小慧抬头四处望，突然看到了东边远远的一片岩礁上有什么在活动，立刻指给海星。

他们费力地看啊看啊，终于看出是一个人。那人浑身湿漉漉的，在阳光下发出闪闪的光亮。他身材细细的，努力想在巨大的海风中站稳……“天哪！这不是林林吗？小慧你看，这是林林啊！”

小慧迎着那个人呼喊起来……

海星这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一下坐在了礁石上。

远处的人向他们摇动着什么东西，后来他们看清了，那是林林在挥动衣服。他们的泪水一下涌出来。

林林往这边走来。海星和小慧恨不得一下将他抱在怀里。刚才的一刻他们还没有一点希望，转眼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他们一边往前跑一边流泪，泪水怎么也止不住。离林林还有十几米远时，他们终于看清：林林手中攥的是一件被礁石划烂的上衣，赤裸的上身全是血痕，海水正将彤红的血迹纵横涂抹。小慧喊着“林林”，却不敢近前。

海星一把揪住了林林，生怕他再次丢掉一样。

“我们以为你被妖怪抓走了，再也回不来了，正要去场里报告……”小慧的泪痕还没有干。

他们一遍遍问林林到底是怎么回事？林林的嗓子有些哑，说：“先不急，我们快回营地吧，我太饿了……”

三个人往营地赶去。海星和小慧不敢看林林身上的血痕，问他痛不痛？林林摇头。小慧后悔说：“咱们出发的时候还是没有准备好，应该带一些药。”林林笑了。海星说：“伤成这样还笑啊，你真了不起！”

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林林揩拭伤处，还做了简单的包扎。这个过程林林只发出了一次“哎哟”。然后开始做饭。他们三个从早饭到现在还没有吃一口东西，这会儿感到了难忍的饥饿。大家取出林林母亲装在包里的烙饼，一边吃一边烧水煮粥。海星去海边拣回一点海菜和海螺，放在火上烧烤。粥的香

味和海菜海螺的鲜美掺在了一起，真是诱人。

在太阳的落晖下，他们大口吃了起来。这顿饭让他们觉得从未有过的香甜。

海星和小慧一直忍住，没问林林的历险。他可真能沉住气啊，直到吃完了，躺在软软的草铺上，还是一声不吭。海星嚷道：“林林，到底怎么回事？你是怎么从妖怪那儿脱身的，快说给我们！”

林林盯着变黑的洞口说：“它不是妖怪。我，我们所有人，包括育贝场的人，都应该感谢它……”

小慧愣住了，张大的嘴巴长时间合不上。

海星说：“林林，你不是被妖怪吓傻了吧？你在说什么啊？”

“我说的是真的。你们从头听我讲吧。是这样，你们看到我被它驮着，一下冲进了大海里吧？”

“那还用说！那时我和小慧吓得又喊又叫，都觉得你这一下再也回不来了，不是被妖怪吃了，就是给淹死了……”

小慧打断海星的话：“我没有这样想。我说林林不会有事的，林林带了刀呢！”

林林说下去：“它当时待在水洞里，是因为大海落潮时没有来得及回到海里。大概以前也是这样，它在洞里等大海涨潮。它正在那儿待得好好的，我就进了洞子。它被我惊了一下，当然

就不高兴了……”

“慢着慢着，你还没有说它是个什么东西哩！”海星嚷。

林林笑着：“性急的人，我这就说了。它不是别的，就是一只海豚，是我们这里才有的长吻海豚。它本来对人是最友善的了，可我犯了个错误，可能一开始就让它生气了，所以它就发火了……这是因为我没有经过它的同意就骑在了它的身上，觉得它就像一匹小马一样。我骑上了它，两手揪紧了脊上的鳍。它的脾气上来了，上下跳着想甩掉我，我就越抓越紧，死也不下来。它跳了一会儿还是不能把我甩下来，就不顾一切地往大海里冲去了。因为这不是涨潮的时候，它往海里冲的时候可真费劲啊，差一点搁浅。为这个它以后大概还要感谢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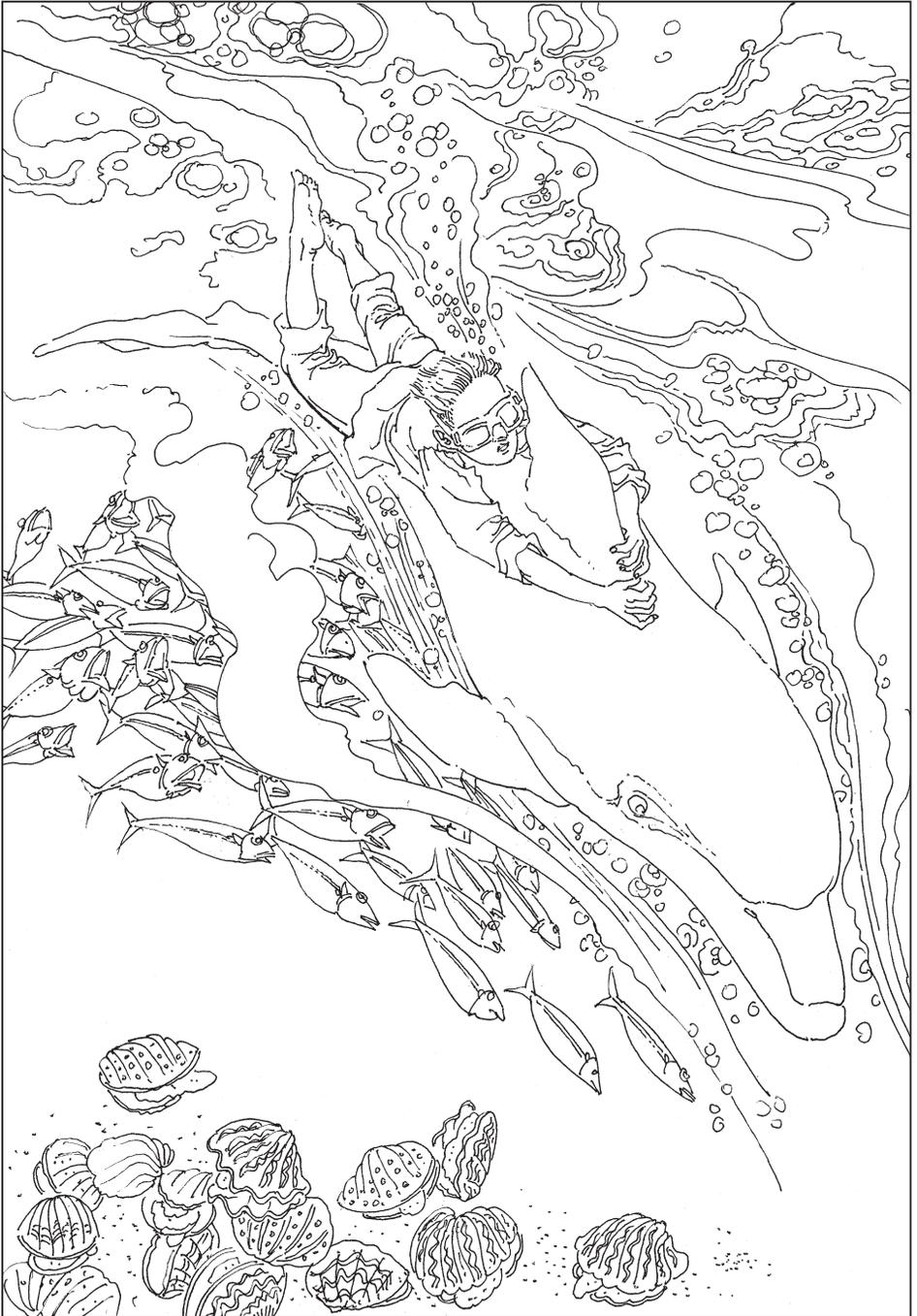
“感谢你？为什么？”海星问。

“因为它被我吓坏了，身上的劲儿才有这么大，才能不管不顾地往前冲，一下就冲进了大海里！”

小慧问：“它把你驮进了多远？”

“大概有一百多米吧，我觉得它扎到了很深很深的海底。幸亏我戴了潜水镜，这让我在下边也能看得清。这儿是一处又白又亮的沙滩，它到了这儿，火气大概消了，一甩身子把我放下，还在我的脑门上亲了一口，然后转身走了……”

海星叹气：“它就这样扔下你，也不管你的死活！这可怎么



办啊？”

林林的大眼睛闪闪发亮：“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你们一定猜不到！”

海星说：“讲就是了，这谁猜得到啊！你今天像个大英雄，可也不能老难为我们呀！”

林林又一次笑了，说下去：“是这样，它一走开，我觉得四周有些亮，明晃晃的耀眼。我不知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海底就这样哩。我瞪大眼睛看啊看啊，因为是第一次扎到这么深的地方来。我想看看海底什么模样，这一看差点喊起来！啊，怪极了，这儿怎么金黄金黄，难道是金子铺成的？我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就用力往下扎。这一下我可看清了，原来这海底啊，到处都是大花贝！”

海星和小贝跳了起来：“真的？”“你别逗咱啊！”

林林收起了笑容：“真的！它们铺开了一大片，那金色的花纹看得我眼都不敢眨！我那一会儿完全明白了，原来我们育贝场的大花贝全逃到了这里，就是这里！我敢说，它们会一直待在这里……”

“啊，那为什么？”海星问。

“因为，”林林看看夜色：“它们把狮子崖当成了英俊青年的那个岛，它们来找他了……”

小慧说：“俺一点都听不明白！”

林林说：“这里面有个故事的。”接着他就把小时候听来的那个故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海星和小慧叹了一口气，将信将疑地看着他。

海星有些沉不住气了，提议今夜就驾船去那个地方，好好看看那个金光闪闪的地方。林林摇头：“不行，天太黑了，我们不要说自己会在海上迷路，就是准确地找到了那个地方，潜下去也什么都看不清。耐心些吧，等天亮了再说。”

海星叹着气：“哎哟，等上一夜，这太难熬了。不过没有办法，咱就等吧。”说着一下趴在草铺上。这样一会儿他又想起什么，扑棱一下爬起来：“你可记准了那个地方？千万别弄错了，大海太大了啊！”

“放心。为了记得准，我浮出水面时采用了坐标法，就是往西取准崖头上的狮子左耳朵，往南取了我们的育贝场中线的标志，它们垂直延长到海里的交叉点就是那个地方了。”

小慧说：“林林真棒啊！”

海星也发出啧啧两声：“嗯，这就是科学！是测绘用的！太好了！”

失 船



三个人一夜都没有睡好。开始的时候有蚊虫在洞口滚动，还钻进来叮咬他们。这些蚊虫太可恶了，搅得人根本无法入睡。后来小慧想起了包里的防蚊膏，这一下把大家高兴坏了。可是光有药膏还不行，因为蚊虫实在太多了。林林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洞口点上干草，上面再搭上一层青草，这样就能冒出徐徐不断的烟气，赶走一部分蚊虫。

蚊虫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外面传来的各种古怪吓人的声音：呼呼，吱吱，呀呀，啊啊……猫头鹰在叫，更远处的沟汊那儿好像还有一个怪物在哈哈大笑。这笑声比什么都可怕。海星睡不着，不止一次去外面谛听，回来告诉：“可能不是活物在笑，是海浪拍在石头上的回音……”可是小慧听起来总觉得是什么在笑。

刚刚入睡，就有一只大野鸟或是四蹄动物从洞前唰唰跑过去，一下把人惊醒了。林林出来看了，什么也没有。可是再要入睡就更难了，天也快亮了。

接近黎明时分他们实在太困了，终于不约而同地睡过去，醒来已经日上三竿。他们都说做梦了，梦见了一片金黄色的大花贝：一个黑色的妖怪潜进了水里，和他们争夺那些海底的宝贝。

天色不早了，三个人只简单吃了一点东西就往泊船的地方走了。这一次他们带了刀子、干粮和水。

他们的船静静地泊在原地。林林离开泊地的时候记住了一个参照物，所以找船非常顺利。海星和小慧想：林林不愧是科学家的儿子啊，真有心眼儿！

到了船的跟前海星叫起来：“橹怎么不见了？”林林没有说话，转身从不远的石隙中找出来。“为什么不放在船上啊？”海星问。林林告诉：如果船泊在有风浪的地方，最好还是把橹放到船的外边，这样它就不会跌到水里漂走了。海星说：“真有心眼儿！”

太阳照得大海一片碧蓝，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天气真是太好了，好得让人总想唱歌。海星说：“我们今天一定非常顺利！从上崖以来就别别扭扭的，这会儿总算熬出来了！那片大花

贝在等着我们哩！等咱找到它们，回去报告场里，不是立了大功？”

林林一边摇橹一边看着远方，若有所思的样子。小慧对海星使了个眼色，小声说：“林林和我们不一样，他动不动就想事情。”海星对在她的耳边说：“他大概又想起了爸爸……”

小慧叫了一声林林，说：“林林，高兴些吧，我们这回胜利了，就给场里立了大功！”

林林“哦”了一声，说：“还不一定呢。等场里把这些大花贝全都采收回去，才算胜利呢。还有，我们小组一直没有解开那个最大的谜，没有弄清大花贝是怎样溜走的……”

海星说：“现在就不怕了，它无论溜多远，咱们不是把它找到了吗？”

林林看着他们：“那可不行！到一片深海里采收它们，这是不得已的办法。真正的成功是让它们好好地待在我们育贝场里，这才是我们小组要完成的任务！”

小慧不吭声了。她在想：林林说得太对了。

海星接过橹桨的时候，林林让他把船往崖头的正东方向摇去，这样就可以与狮子的左耳朵取一条直线，然后再一直往前，取准对岸镜子湾中线的一个标志物，这样船的下面就是那片大花贝的栖息地了。

林林迎脸看看太阳的方位，又回身看狮子崖的那只“左耳朵”。他将胳膊伸在胸前，竖起拇指，眯起一只眼睛测量着，一边发出口令校正船的方向：“再往左、往前，嗯，继续……”小慧看着他，觉得他就是一位船长啊！她想象未来有那么一天，说不定林林真的会成为科学探测船上的船长！她从来没有这样幸福地憧憬过，而且从来没有觉得一个人的理想会这样地切近……

小船终于在林林认定的地方停下来。啊，这里的海面真是美极了，它南面正对着镜子湾，西边就是狮子崖。这里正处于山崖和那片海湾中线的九十度交叉点，是大花贝选中的又一个摇篮。这儿无风无浪，它们正在幸福地安睡，大概梦见了那个英俊的渔人，与他发出了甜蜜的悄语……

海星急不可耐地戴好了潜水镜，就要扎到水底。林林叮嘱：小慧要在船上记录数据，他和海星潜下去。小慧说：“我也要到下边去！”林林说：“待一会儿，我们轮流作业！”

他们一个猛子扎进海里，用力划动双手，摆动双腿。这样潜水是跟卢叔学的。卢叔说以后会给他们弄来一副胶蹼，那样就会潜得更深。卢叔在水中憋气的功夫真是一流，那时间竟然比他们长一倍还多！他们知道这是花上一辈子才能练成的……

一片光华四射的斑斓远远地映着他们的脸。海星对林林

做出了一个“真棒”的手势。两人在这片大花贝铺成的海底巡游，尽力要摸到这片“黄金地”的边缘，勘测它的面积与方位。他们不断浮出水面，攀着船舷喘息一会儿，报出一个个数据。小慧在本子上做着标记，已经绘出了半张图谱。

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林林和海星累极了，几乎再也没有了一点力气，每次浮出水面都要在船舷上倚靠更长的时间。小慧把笔记本搁在船上，拉他们上船。两个人歇息了一会儿，还要按之前答应的，陪小慧潜到海底。

他们驾船回返时已经是太阳偏西了。彩云从狮子崖的背后飘起来，映在海中，像抖动的一片金银。小慧说：“今天真是太有意义了！等我们做完标记交到场里，他们一定会吃惊的！”海星说：“像今天这样干，再有两天就能完成了。我们要让秦水场长吓了一跳！她总是嫌我们碍手碍脚，这一回要让她看看……”

林林没有说什么。他心里明白，姨妈正是因为爸爸的缘故才疏离这个小组的。泪水在眼眶中旋转，他害怕他们看到，就转脸去看狮子崖。

这一次晚餐吃得太香了。这是一天的辛苦和难言的愉悦换来的……

晚饭后仰脸看一天繁星，听哗哗海浪，讲各种故事。海星又说起了从大人那儿听来的妖怪故事，它们大都发生在狮子崖

上，这使小慧害怕起来。她越是害怕，海星就越是讲得起劲。林林对小慧说：“我们不怕妖怪，是它们怕我们。卢叔说过，渔霸被我们‘拿了’，妖怪也就没辙了。它们和坏人结成一伙才会闹妖。”海星说：“就像那天忆苦会上唱的，‘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揍敌人！’”小慧笑了，说：“我真的不害怕了！”

早上，太阳刚刚出来三个人就往海边赶。他们想在太阳升到半空时驾船赶到目的地。为了有整整一天的工作时间，午饭也带在了身上。他们兴冲冲的，小慧一边走一边唱歌。海星对林林小声说：“小慧是最好的女同学。”林林说：“她现在锻炼得更坚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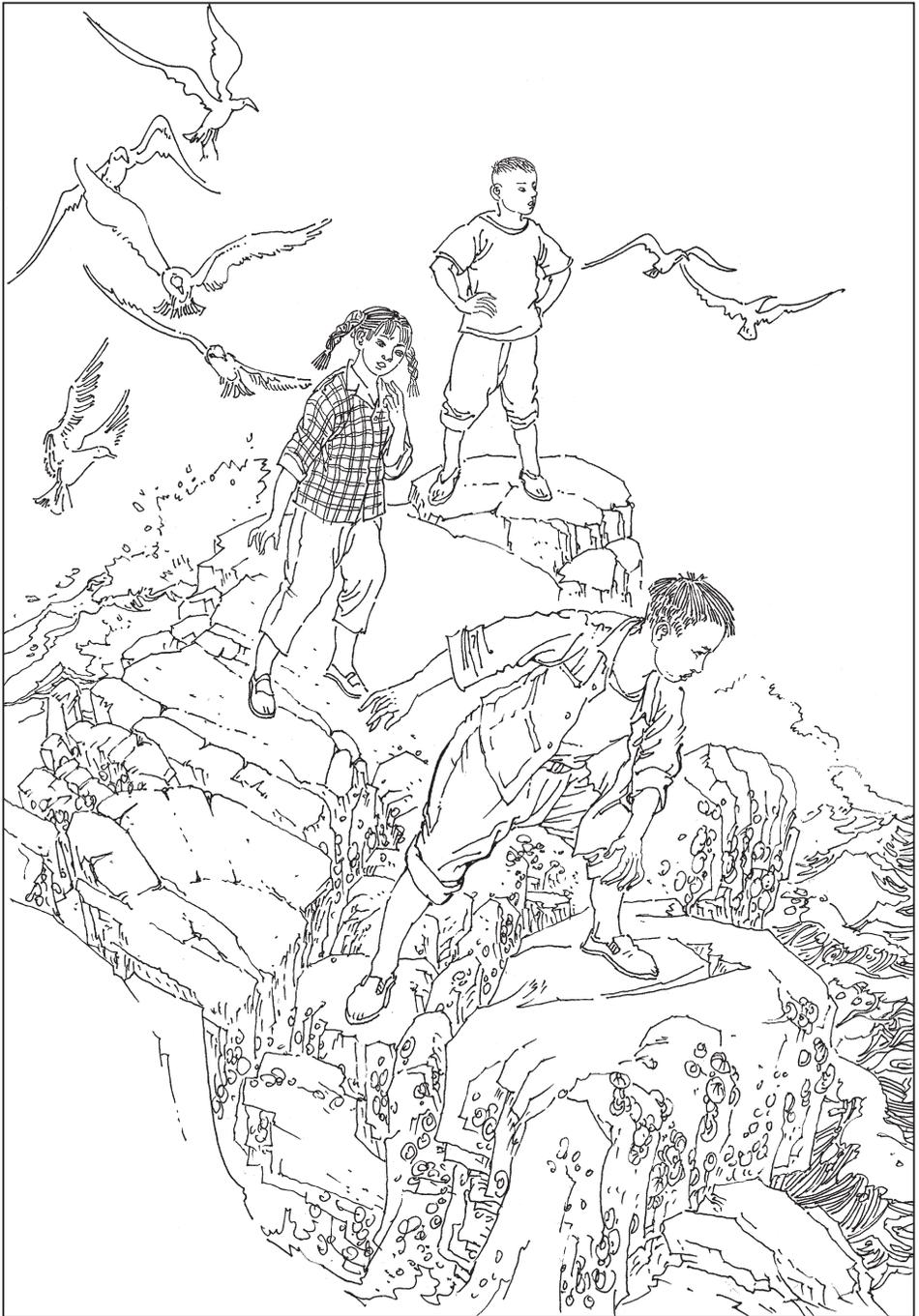
海边到了。今天海浪不大，又是最好的一天。

他们在礁岩中的小湾急急地找自己的船。没有。“咦，咱们没走错嘛，怎么船不见了？”海星嚷着。林林看着拴船的那块礁石，头有点发蒙。他抬起眼看着附近的海面，再看远远近近的礁岩，到处都没有船的影子。“我们记错了？去别的地方找！”海星喊着。

林林只是摇头。

“大概是昨晚的风浪把船刮走了！”小慧说。

林林心里明白，昨夜风浪并不大。还有，这种拴船的方法是卢叔教的，再大一些的风浪都不会卷走这只船。他到放橹的



礁石那儿看了，果然证实了猜测：那支橹也不见了！至此他可以肯定地说：船被人偷走了！

林林说出自己的判断时，海星和小慧都嚷起来：这怎么可能？不要说深夜里不会有人来狮子崖，就是来，那在黑影礁丛里什么都摸不到啊。

林林遥望着对面的镜子湾说：“没有船，我们就回不去了，也没法做勘测了。”

“偷船的人一定是害怕我们勘测！”海星说。

林林说：“很可能我们刚开始登崖时就被盯上了，他一直在找机会下手。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

小慧有些紧张了，皱起眉头，瞪大了眼睛。

海星看着林林腰上的刀子，紧紧咬着牙关。

战蚊球



他们认为偷船的人极可能把它藏在了崖上。整个上午三个人都在找船，不想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从南部的礁岩开始，沿岸往东，细细地看过了每一处凹进的礁汊和水湾。海鸥仿佛也知道了他们焦急的心情，一路跟着喊叫。它们的喊声一阵急似一阵，这使林林觉得它们一定是看到了那个偷船的坏人，只不过无法明白地告诉他们而已。

海鸥叫着，在三个人头顶飞舞。

林林说：“我们如果能听懂鸟语就好了，那时我们会知道多少秘密啊！”

海星说：“听人说打了一辈子鱼的人就能明白海鸥的话。他们在海里就得有这样的本领，如果突然刮起大风，海鸥就会赶在前边告诉消息。”

小慧说：“那卢叔能不能听懂？”

林林摇头：“不知道。不过肯定有人有这样的本领。听说山里的老猎人能听懂狗的话，狗也能听懂他的话。”

海星说：“动物可能也是分阶级的，妖怪和渔霸一伙，狗护着猎人，海豚帮咱找到了大花贝！”

林林说：“如果海豚发现了偷船贼，我估计它不会饶他的！”

“肯定不饶！”小慧说。

他们绕到崖的东南部，发现海浪陡然增大了，有一些水洞被完全灌满了，海浪扑上去，溅起几丈高的水练。他们小心地察看这些水洞，只要稍稍能够挨近，就一定设法看个清楚。太阳升到了头顶，已经到了午饭时间，可还是一无所获。从山崖南部到东部，再到北部和西部，差不多寻了一周，什么异样都没有发现。他们的腿和胳膊都被石礁划破了，一沾上海水就钻心地痛，可这会儿谁都顾不得这些了。“育贝场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如果找不到船，又没有场里人来崖上，那可就糟了！”海星有些丧气。林林说：“不要怕，我们一定会有办法！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小慧非常赞同林林，对海星说：“我们只要团结一心，就没有什么会难倒我们。”海星说：“团结是肯定的了。”

天就要黑了。他们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回走了。

离营地十几米远时，林林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因为他

发现洞前空地上垒起的几块灶石被挪动了位置。他们快步走过去，立刻惊呆了：洞子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就连精心做好的铺子也给踢得乱七八糟。小慧气得哭起来。

海星对林林说：“坏人真的盯上了我们，他趁咱们去海边找船时就对这里下手了！”

林林认为海星说的对：干坏事的家伙肯定与偷船的是同一个人！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呢？他问他们，海星想了想说：

“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勘察！”

小慧说：“他可能早就发现了那片大花贝，害怕我们找到它们！”这样说过之后，又看着林林：“秦水场长说的太对了，真的有阶级敌人……”

海星说：“这还有什么怀疑！”

“那么妖怪呢？”小慧又问。

海星说：“只要有阶级敌人，就一定有妖怪！”

“可是卢叔说，妖怪一般比阶级敌人还要好一点……”小慧说。

“他们都一样坏！”海星说。

林林没有参与他们的争论。他想的是从今以后要做什么、即将出现的困难和危险。他现在还不敢肯定那个偷船的人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差不多能够同意他们两人的判断：十有

八九是为了破坏勘测。这时他还不能够确定这个坏人是否就在狮子崖上,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驾着偷走的船离开了,还是把船藏在什么地方,继续藏在暗处?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人就更可怕了!

所有吃的东西都没有了,晚餐就成了问题。海星到海边找东西去了,小慧也采摘了一些可以食用的野菜和嫩芽。可是所有东西汇到一起才发现了更大的难题:没有了火柴,没法生火做饭了!

三个人都急坏了。

那个家伙真是恶毒到了极点!“这可怎么办啊?”“我们给困在这个崖上,谁也不知道……”“我们可真够冒险的了,走前该向卢叔报告才好……”海星和小慧的一声声议论让林林又难过又发慌,一时不知怎样才好。他努力镇定自己,在心里叮嘱说:这种时候,一个好的指挥员最需要的就是冷静,因为只要一慌就全完了。这三个人中,谁也没有被指定是指挥员,可林林总觉得自己分担了更大的责任,究竟为什么,他也说不清。

林林不再说话,他想啊想啊,想着怎样才能让火燃烧起来。

他读过书上“钻木取火”的故事,知道眼下既没有钻,也就没有那种可能。那不过是离自己十分遥远的一种传说。焦急中,他突然记起了一个场景:一位老人手持一块铁片,照准一块小

小的白石头敲打不停，火星飞溅，落到了草灰上，一会儿就烟气缭绕……海边老人习惯用这种方法抽烟，直到现在还有人使用呢！他眼前一亮，一下兴奋起来。他把腰上的刀子取到手里，仔细看着刀背，对海星说：

“快，咱们找那种白色的半透明的小石头吧，记得这里很多的！”

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小慧和海星立刻高兴起来。小慧的挎包里有手电筒，他们就打着手电筒到处找起来。这种小石头崖上很多，只一会儿就找到了好几颗。林林到前一天烧饭的灶石下捏出一点发白的草灰，放在一块石板上，然后就用刀背不停地敲打白色的小石头。大大小小的火星迸溅出来，小慧欢叫一声。火星一束束落在了那片草灰上，可就是没有点燃。海星接过林林手里的刀子继续敲打，累了林林再接过来。小慧叫起来：“瞧啊！”他们都嗅到了焦味儿，啊，一丝细细的白烟冒出来了！小慧低头轻轻吹着，一撮草灰竟在瞬间变成一小团红火……一点干草加上去，继续吹，干草终于着起来。

不知是因为被烟呛的还是太激动了，三个人眼里都旋着泪水。

火燃起来，大家这才想起去找水。寻到一个个大贝壳，它们全都盛满了水。虾和螺、海菜，都在火上烤着，一齐散发出逼人的香气和鲜味，人的心情一下好了许多。林林说：“只要有了

火，我们就能在崖上待下去！”

海星借着火光看着小慧在船上做的绘图和标记，对林林说：“我们的任务其实已经完成了，因为我们标记了大花贝在哪儿，这样场里来人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们了。”

林林点头，不过还是觉得有些遗憾。他最担心的不是剩下的工作没有做完，而是那个偷船的坏人下一步会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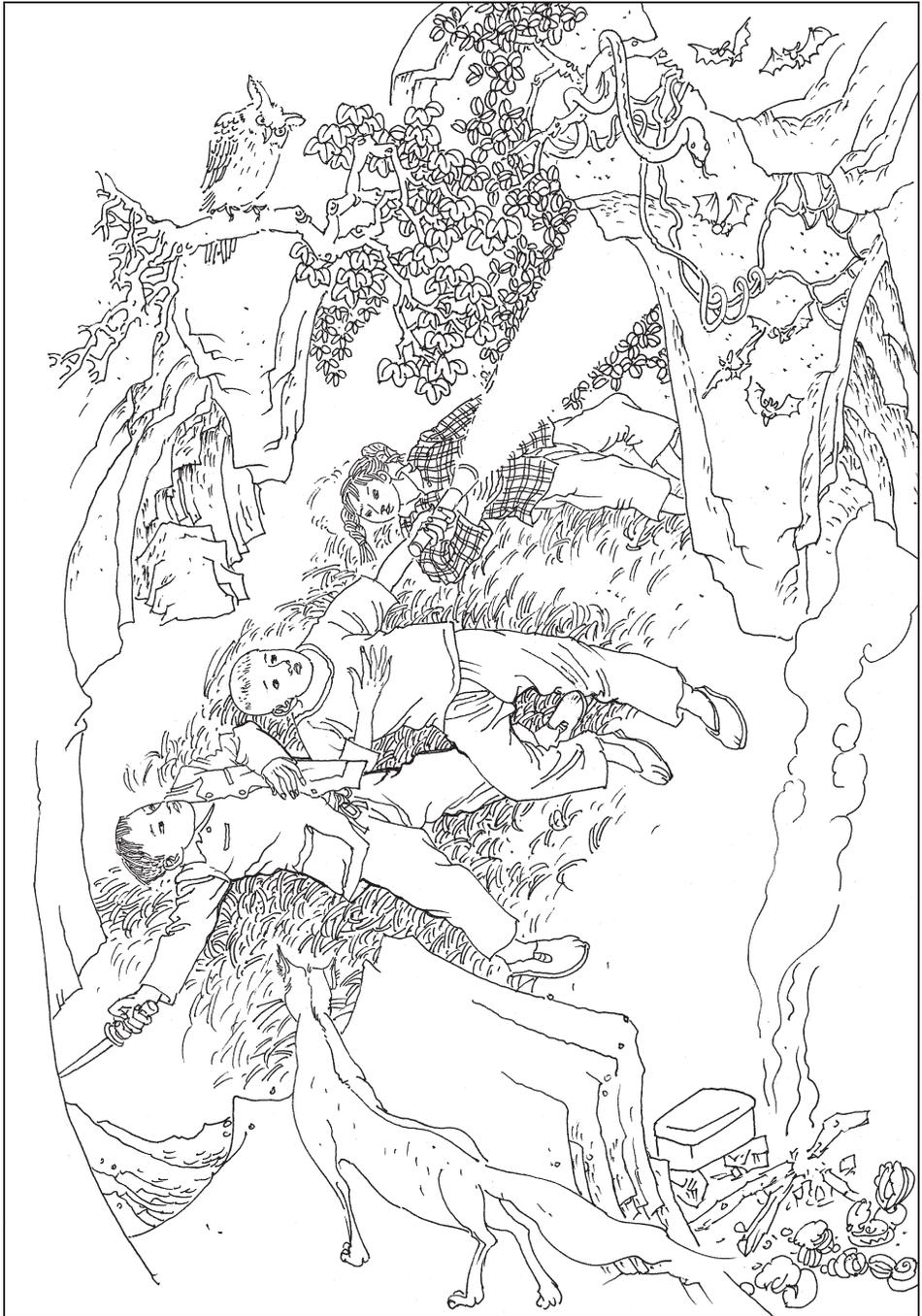
这一夜最难的就是睡眠，因为除了被更多的心事压得没法入睡，还有提防坏人的问题。他们三个需要轮流值夜了。午夜时分，各种崖上的妖怪都出动了，猫头鹰凄厉地叫着。唰唰的跑动声，深长的喘息声，还有说悄悄话似的声音，都散在四周。海星看到一对尖亮的蓝眼睛就悬在树梢上，用手电一照，它马上蹿到了黑影里。

这样的夜晚谁也睡不着。大家干脆坐起来等待黎明。

可是这样不一会儿，袭来的困倦又让人支持不住，身子一歪就要迷糊过去。蚊虫一团团滚动着，它们滚成球状，绕过烟气旋进洞里，只一会儿就能把睡着的人搅醒。它们飞走后，每个人的身上都出现了一片红点，痒得无法忍受。海星大骂蚊虫：

“这些敌人的帮凶，看我怎么治你！”

海星做了一支火把，点上，然后照准滚动的蚊球就伸过去。蚊球刚被烧散，可转眼又聚起新的一球。蚊球没完没了地滚过



来，前仆后继。

小慧说：“敌人最可恨的就是偷走了我们的防蚊膏！”

天总算亮了，他们相互看着，发现每人脸上胳膊上、腋下和后颈，到处都是蚊虫咬过的红点，有的地方已经肿起来了。“林林，怎么办？再有一夜我们肯定顶不住了！”海星有掩不住的沮丧。林林身上的礁石划痕最多，再加上蚊虫的咬伤，需要更大的忍耐才行。可他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也没有露出一丝胆怯。他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表现出勇气，要用无声的行动告诉旁边的人：我们一定胜利，我们就是为了胜利才来崖上的！

小慧在海星说过那番话之后，一直看着林林。她想听到一声不同的回答。

林林说：“那个人也许今夜就在暗中看着我们，他正高兴呢。”

“他高兴？”海星的嘴巴撇着：“这个狗东西等着吧！”

“可是你说快要顶不住了！”小慧说。

海星哼了一声：“那不过是麻痹敌人。我顶得住。”

小慧看着海星：“咱们有水，有吃的东西，蚊球算什么！”

林林说：“光有这些还不够，还要加上勇气！”

海星做个鬼脸说：“还要加上泥巴！”

他说完就跑开了，一会儿从水边抓了两滩稀泥，顺手抹在了脸上说：“今夜我们抹上它，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午夜枪声



林林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崖上的勘测，除了察看了每一处洞穴，还将退潮落潮时山崖四周的变化做了详细记录。他们发现山崖南部的几个洞穴几乎是被水浪封住的，而东部的洞穴总是留住少量的水，有大大小小的鱼在那儿出没。

令他们吃惊的是，在山崖半腰的那些洞穴中，有两个是有人待过的，那儿有干草，还有烟蒂。但他们不敢肯定是不是避难的渔民留下的。洞口的印痕让他们格外留意，经过辨析分出人脚、兔子蹄、大鸟爪痕，小慧全都记下来。他们要将所有洞穴编号，注明其宽度深度，以及所在的位置。这个工作量是极大的，需要一点一点从头做起。

就这样，他们迎来了崖上的第四个夜晚。三个人吃过晚饭，仰头看着一天繁星。海星挖来了足够的稀泥，每个人都仔细地

给自己涂抹一遍，不放过任何露在外边的部位。海星看着林林和小慧就笑：“我们这模样谁也不认识了，连坏人也会被我们吓住！”

蚊球滚动得更凶了，它们对三个人无可奈何，就围上他们剧烈地旋转，好像要尽情发泄愤怒一样。

“等这个伏假过去，回到学校给老师和同学们讲一下崖上的经历，还有我们海洋小组的事，他们一准不信！他们会觉得我们是瞎吹吧！”海星说。

小慧刚要说什么，一抬头愣住了。她手指南边让他们看：透过山崖豁口，海里有闪闪灯火。那些灯火在跳动，好像一边跳动一边往山崖这边靠近。林林叫了一声：

“啊！是场里来人了！是他们来了！”

海星和小慧站到高处，迎着大海喊叫起来。

林林说：“可能是妈妈见我们老不回去，她害怕了，就找了卢叔……”

三个人站到礁石上齐声呼喊。那一串火光离得越来越近，渐渐看出是三条船，船上的人都举着火把。船划得可真快啊，船上的人越来越清晰了。林林最早认出领头的那个人是卢叔！

“卢叔！卢叔！”他喊着。卢叔旁边是背枪的民兵，他们都高高地举起手中的火把，像是应答。

他们三个快步往海边跑去。

卢叔的船靠岸了。“我的好孩子，你们哪里去了？啊？你们走近些！”卢叔的粗嗓门在海风里显得大极了，可亲极了。林林的泪水哗一下流出来。

所有人都被三个孩子的模样给吓了一跳，说：“嗯？泥猴？”“这是咋了？”“泥巴满脸？”不过他们还是把三个孩子搂在了怀里。

卢叔说：“不告诉一声就上崖来了，这还了得！犯了纪律！我‘大拿’不批准，你们也敢行动？嗯哼？”

他们三个听到了“嗯哼”两个字，知道老人真的生气了，再也不敢吱声，只在前边领路，到营地去。

营地前的火堆正冒着浓烟。卢叔一到跟前就坐下，盘腿吸起了烟，说：“老天爷！你们如果出了事，我就得被秦水场长枪毙，你们知道不？”林林看看小慧和海星，笑了。他明白卢叔是故意夸张了吓唬他们。不过这时林林真的有些后悔了，觉得自己不该瞒着卢叔，因为老人代表组织啊！想到这里，他叫了一声“卢叔”，把这几天来发生的所有事情从头说了起来。林林刚说了没有一半，卢叔就站了起来，警觉地看看四周，对林林做个停止的手势，然后对一旁的民兵说：“警戒！”

林林他们三个吓得一声不吭了。

卢叔说：“你们继续说吧！小声一点，因为说不定敌人就在暗处。后来怎么了？”

林林说：“后来船还是没有找到。我们把山崖从头至尾侦察了一遍，没见船影，也没见人影……”

“敌人多狡猾啊，他肯定是盘踞这里的老手了，你们人生地不熟，哪里是他的对手！还好，大花贝藏身的地方总算给摸到了，这算得一功！”

正说着，突然不远处响起了“嘎”的一声枪响。他们一下站起。卢叔把烟斗唰地插到后衣领那儿，一摆手：“打响了！看看去！”刚刚挪脚一个民兵就跑过来说：“报告卢叔，我们发现了一个黑影，倏地一下，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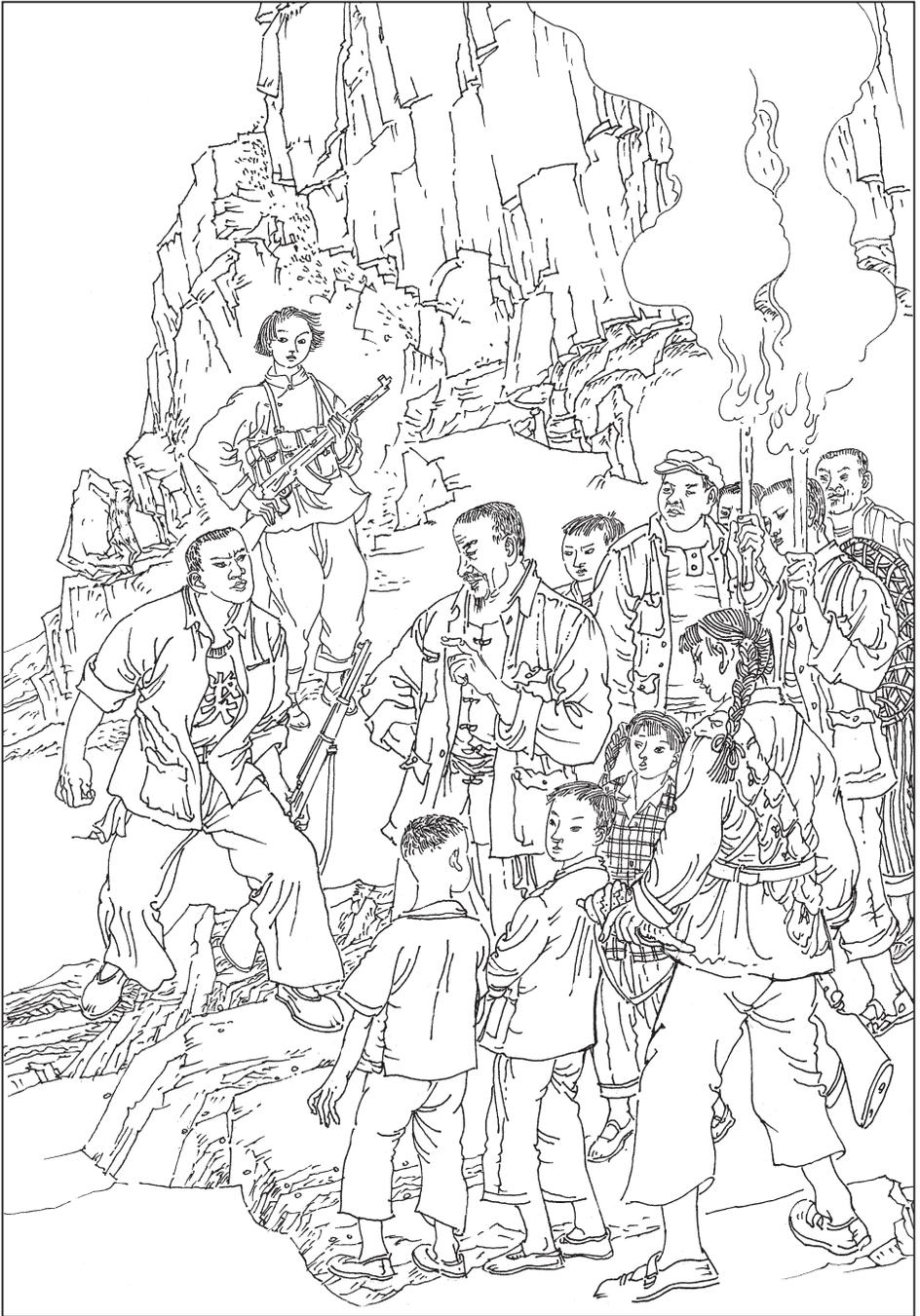
卢叔声音闷闷地问：“看清了？是人还是畜牲？”

“我，我也不知道。那会儿手一抖，就开、开枪了……”

卢叔叹气：“如果真有敌人，那你就暴露了不是？唉，没经过战争的人就是不行啊！这么着，你今夜好生站岗，觉是不能睡了！”

民兵说：“是了”，就走开了。

林林他们请卢叔睡在软软的大草铺上，卢叔非常满意。不过蚊球很快滚了起来，这让卢叔破口大骂，说：“我怎么就忘了这一茬呢？”他只好像三个孩子一样，把露在外边的手臂、脸，全都抹上了泥巴。老人说：“我本想今夜就接你们回去，要知



道家里大人可急坏了。可是听你们一讲这些情况，我就不能走了！咱们坚持一夜，天亮了好好研究一下，你们得给我现场说说看。”他叹气一样说道：“问题严重了……”

这样叹过一声，一歪身子就打起了呼噜。

因为有了民兵站岗，再加上有卢叔在一旁，这一夜三个孩子睡得甜极了。醒来后都非常精神，争着为卢叔做早饭。其实这里只是一些海里采来的东西，盛水要用大贝壳。卢叔高兴得很，乐呵呵地吃过喝过了，抹着嘴巴说：“我就喜欢这样的伙食！”

几个民兵很不情愿地吃过了海菜之类，刹了刹腰带，耸了耸枪，等着下一步的行动。

林林他们三个领路，把几天来看过的地方一一指给卢叔和民兵。卢叔仔细研究了他们拴船的地方，摸着胡子说：“嗯，没错，这个地方船是不会被风浪扯走的！这个偷船贼，他把船藏到了哪里？我估摸这家伙一定把船泊在了崖洞里，他不敢把船驾回村里，更不敢一天到晚让它在海里漂着……”

海星问：“如果偷船贼忒坏，就为了对付咱们，把船弄沉了呢？”

“那咱们也能发现！这里的海流能把沉船拍散，再带到南岸，可是南岸连一块船板都没有。不会的，十有八九是那家伙要

用这船！”卢叔的语气更加肯定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找船。可是令大家为难的是，崖上几乎所有可以藏东西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船的影子！要知道那是一条船啊，可不是什么针头线脑的小东西。“噢，咱们还得动动脑子，看来这个偷船贼忒鬼哩，是个阶级敌人，这个我敢肯定！”卢叔说。

林林又想起了那天的批斗会，想起了卢叔和秦水在会上说的话。那个老乌头长了个特大的屁股，这让卢叔气不打一处来。老人那天就想从这个老乌头身上破案，差不多要说出的一句话就是：“你胆子不小，偷吃支援‘亚非拉’的东西！”这个老乌头是个好吃懒做的家伙，这一点不会错。卢叔和育贝场的人那么珍惜大花贝，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出口的宝物。有一次卢叔病了，什么东西都不愿吃，有人就想为他熬一碗大花贝汤，老人知道后发了一次大火，说：“亏你想得出！支援‘亚非拉’的东西咱也敢吃？胆子不小！”

育贝场的人收获了多少大花贝啊，可是从没听说有谁吃过大花贝。

有一天林林问妈妈：“‘亚非拉’如果吃了咱的大花贝，多么让人心痛啊！”

妈妈说：“大概不会的，‘亚非拉’会把它们养在自己的海

里……”

“养了干什么？”

“他们喜欢啊，他们海里没有。”

“我明白了，‘亚非拉’一高兴，就会打胜仗了！”

妈妈说：“是的！”

林林想着妈妈欣慰的笑容，想着卢叔愤愤的样子，一双拳头都攥痛了。他恨不得立刻把那个偷船贼“拿了”！他不由得又问起了夜里开枪的民兵叔叔，问那个蹿起的黑影是怎样的？民兵说：“很大的一团，会跳，一闪就隐在礁石后边了。我有些慌乱，没有瞄准就按了扳机。”林林也为他感到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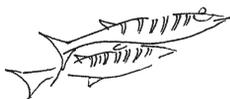
卢叔问林林：“你们把没有探过的洞子告诉我。”

林林说：“只要找到的都探过了，只剩下南边和东边几个灌了水的、被大浪盖住的那几个，因为没法进去。这样的洞子坏人也不能用。”

卢叔望了望大海，说：“这要等退潮再说，那时有的洞子说不定就能进去。咱们最好一个都不放过，要知道敌人忒鬼哩！”

离退潮还有几个钟头。卢叔想起了一件顶要紧的事情，就说：“走吧，趁这段时间咱们去崖后村吧。我也早该去了，要去会会老朋友‘憨头’，他是负责人。我要从头问问老乌头的事！”

崖后村



从狮子崖到崖后村并不远，听说在许久以前，退潮时崖后村子的人就可以走到崖上来，只是这十几年水涨得越来越高，他们要上崖也得驾船了。不过自古以来狮子崖上凶事多，都害怕鬼怪，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敢到崖上来。传说旧社会只有那个大渔霸才爱上崖，因为崖上的妖怪与他是一伙的，他们要合伙干坏事。

崖后村的人打鱼也要绕开狮子崖。

卢叔本来只想带几个民兵去村子，但拗不过林林他们，只好一块儿去了。三条船从崖的西北角驶出，马上进入了黑乌乌的海面。卢叔指着这片海说：“看到了吧，这里是一道又宽又深的大海沟，一直起风浪就要翻船，要不说崖后村的人害怕狮子崖嘛。”

大概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就抵近了一片海草做顶的村

子了。林林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因为比起育贝场的房子，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渔村啊。村子里的狗听到生人摇橹，就汪汪地叫。猫也出来凑热闹了，它们纷纷跳上村边院墙，高高地翘起尾巴。

将船靠岸，拴牢，迎着狗叫进村。

所有的街道都铺了黑乎乎的石板，卢叔一边走一边指着路面对林林他们说：“看到了吧，这是海底石，村里人从海里采的，他们盖房子都用这种石头，忒硬忒结实！”

村头有几个晒太阳的老人，他们见了来人就咕哝起来，不知是自语还是与来人打招呼：“今儿真是个好天儿，适合串门儿。”走近了，有的老人一眼认出是卢叔，就喊：“这不是育贝场的‘大拿’吗？是你来了，啊呀，憨头还不知道吧？他知道了一准出来接你，狗东西，嗷嗷嗷嗷……”

海星对林林说：“听，一开口就骂人！”林林说：“不是骂人，是高兴成这样！”

果然，卢叔是兴高采烈的模样，还伸手去刮一个老头的鼻子。老头乐颠颠地跑在前边，领大家去找憨头了。

原来憨头是一个中年人，比卢叔年轻得多，所以见了卢叔十分尊敬。小慧低声对海星说：“他真像一个憨头啊！”海星点头，在一旁看得入迷。因为这个管理全村的负责人表情很怪：总是

一副吃惊的模样，就是说着平常的话也是十分惊讶的样子。

卢叔说了不久就问起了要紧的事：“憨头，我今天来，是代表场部来了解一下老乌头的情况。那一次来借他开批斗会，直接跟公社要人，还没跟你细聊呢。”

憨头张着大嘴说：“是啊，嗯嗯，这人还算老实哩。”

“怎么个老实法呢？”卢叔掏出烟斗，让一让对方，吸起来。

“他这些年害了病，一干活就喘得不行，躺在家里没人管，活不久了。”

卢叔惊得不再抽烟：“他有病？胖成那样会有病？他的腋有你两个大！”

憨头摇头：“那不是胖，那是肿！这个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回卢叔真的吃惊了。他回头看着几个民兵，嘴里发出：“嗯哼？”

林林知道，卢叔一发出这种声音，问题就严重了！果然，卢叔跺跺脚说：“你好大意！你好粗心！我得去现场看看了，他住哪里？差人领我去吧，不用劳烦你老人家了！”

憨头被说得不好意思了，一溜小跑走在前边说：“咱就去，就去！”

原来老乌头住在村子最东边，离最近的邻居也有二三十米

远。这是一幢小小的土顶泥屋，可能是全村最破的房子了。小泥院里长满了荒草，好像没人住似的。刚一进院卢叔就生气了，对憨头说：“看看，故意弄成这样荒乱模样，这是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啊！”憨头说：“这个我倒没想过。”卢叔说：“你想过什么！”

屋门没关。他们没有敲门就进去了。屋里黑洞洞的，还有一股霉腥气。静静的，像进了一间无人的屋子。卢叔大声咳嗽，脚踩得地噶噶响，进了西间没有看见人，又到东间，这才看到一个人躺在炕上，就是老乌头。老乌头闭着眼，好像压根就没有听到来人。一个民兵喝道：

“站起来！”

老乌头半睁着眼坐起，低着头。

卢叔喝道：“别说你作为一个阶级敌人，就是一般群众见了我也得打声招呼吧？你给我站了！”

老乌头只好站了，嘴里发出呼呼的大喘。

卢叔看了一会儿问：“怪了，那天批斗你，你怎么不这样大喘？”

老乌头声音蔫蔫的：“那天吓坏了，顾不得喘了。”

“真他妈是个孬货。我来问你，老乌头，近来老实不？你如实回答我！”

老乌头求救一样看看憨头说：“问俺领导吧！咱一个病

秧子，能活着喘气就不易了，还能怎么？好事坏事都干不了啦……”

卢叔歪歪头盯着他：“那你还想干什么坏事？搞破坏？贼心不死？”

老乌头瞥一眼憨头，嘴里咕哝：“说这些做甚，咱活一天没一天的人……早上二十年，咱也要当个民兵，扛上枪巡逻哩。现在不中用了，干什么都是一霎儿，一霎儿……”

海星笑了。卢叔嘴上挂着冷笑：“你扛枪？武装能交给你这样的人？你还没忘使鞭子抽穷人的威风？算了吧！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你看准今天是谁的天下！”

“这个我看准了，是你的天下……”老乌头说。

“你放屁！”卢叔一下火了：“记住，这是人民的天下！”

“记住了，人民天下……”老乌头使劲低着头。

正这会儿，卢叔突然上前一步，猛地在老乌头身上挠了一下，挠过的地方立刻出现了一道道白印。卢叔随即喝道：“你说病着？那我问你，你刚刚下海了，这是怎么回事？嗯？”

大家都看到老乌头浑身一颤，翻了翻白眼说：“我，我不是……”

民兵大喝：“老实交代！怎么回事？”

“我，我我，得了个偏方，说吃海毛菜能治喘病，就去了海

边，唉，就是这么着……”

“你的海毛菜在哪里？给我看看！”卢叔伸着手。

老乌头提高了声音：“吃完了！几口吞了！还得去采哩，那东西忒难嚼……”

卢叔气不打一处来，盯着老乌头的大屁股看着，咕哝：“像你这么胖的人，别说作为一个阶级敌人，就是一般群众也不常见啊。你放心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老实交代，也就死路一条，你这些年参加批斗会多了，心里明镜一样吧。走吧，去院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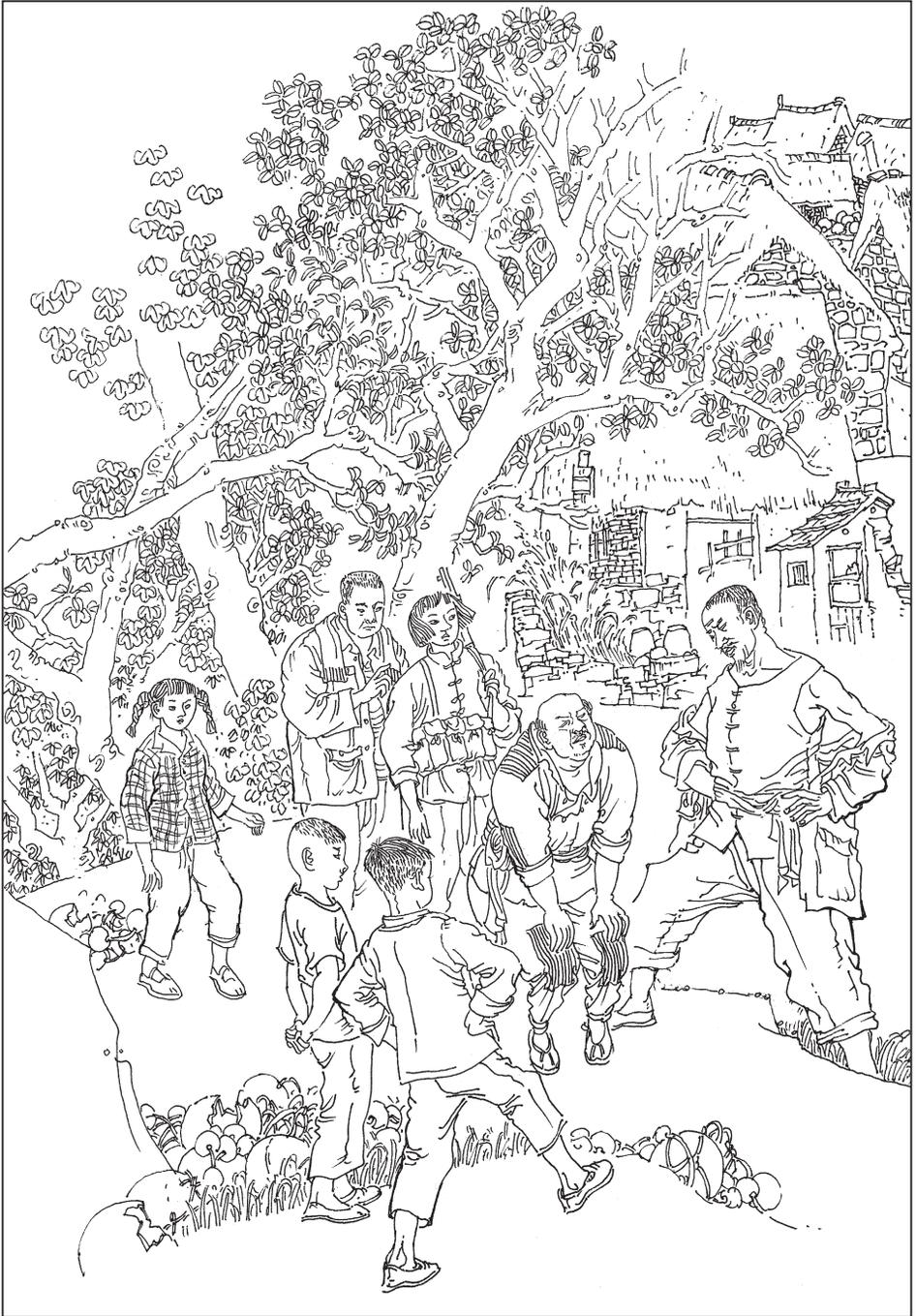
最后一声吆喝让老乌头和所有人都没有准备，也没人知道卢叔要做什么。老乌头脸色十分难看，盯着憨头说：“这到底要做甚？好，我出去，去院子里……”

在阳光下，老乌头的脸闪着光亮，气色不错。他不敢抬头，盯着自己的脚，好像害怕这双脚不听话一样。

卢叔说：“听我口令。稍息，立定！向前一步走，立定！”

老乌头身子扭了几下，差点没有摔倒，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卢叔再喊，他就咕哝：“不行了，老了，也就是一霎儿……”

在院子里折腾了一会儿，大家都失望。这个老乌头根本就不配合，或者是身体糟成了这样。卢叔气呼呼的，胡子明显翘了起来，林林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卢叔这副模样。卢叔指了指



小泥屋说：“回去吧！告诉你，好生改造，什么梦也别做，这不是你做梦的时候。”

老乌头点头称是：“不敢做梦，吓死我了……”

“跟这个熊东西什么像样的话也说不了，因为不是一个阶级！憨头，你都看见了，咱出去走走。”

卢叔领着民兵走在前边，憨头跟在旁边，说着：“你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啊，有什么指示就说吧，今后我们崖后村全面配合育贝场。”

卢叔一边走一边说：“这么着，现在形势非常紧张。我有个保密的事要告诉你，你对村里群众就不要讲了。是这样，育贝场近来总是丢失出口物资，那是支援‘亚非拉’的！目前正在全力调查这件事。重要的怀疑对象就在崖后村，因为这里离场部最近。这么着，你要盯住老乌头，他什么时候离开、离开多久，都要掌握，还要给我打招呼。这个人不像你看上去这么老实，你经过的斗争还少，看不出来……”

憨头打断他的话：“‘大拿’是怎么看出来的？”

“是这样，”卢叔用烟斗指着那个小泥屋说：“他眼神滴溜溜转，那么胖，站那儿一点都不抖！要真喘成那样，怎么会这样？还有，要注意他的腭！”

“腭怎么了？”

“这叫‘磨盘腩’，旧社会胡吃海喝的渔霸才长这样的腩。
可今天他照旧胖着，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憨头想着，说：“他有个亲戚在外村，有时要接他过去，怕
一个老光棍死在小泥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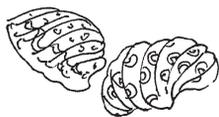
卢叔立刻瞪大了眼睛：“啊，有这样的事？什么亲戚？”

“姑舅亲，不害事的。”

卢叔看看身边的民兵：“瞧瞧！他们崖后村的漏洞有多么
大！”

民兵相互看着，都说：“漏洞太大了！太大了！”

隐 秘



回到狮子崖正好开始退潮。“来吧，所有没进去探过的洞子，有一算一，咱这次都得看看是怎么回事！”卢叔对民兵说，然后又对林林他们一摆手：“走吧，孩子们！”

林林看看海星和小慧，觉得浑身都是力气。经过了崖后村之行，他亲眼看到了卢叔的严肃认真，还有一丝不苟的细心和坚决斗争的精神。这会儿他们充分体会了什么才是“领导阶级”，瞧同样是负责人，与憨头相比，卢叔确实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尽管是退潮，山崖南部的大浪还是够厉害的。每一浪打过来都要溅起几丈高的白练，这使人不敢往前靠近。卢叔弓着腰，踏着礁石走在前边，一会儿全身都湿透了。有好几次水柱直接击在他的脸上，他的头往后一仰，抹掉满脸水花继续往前。在一个被水浪不断扑来的洞穴跟前，卢叔正要进去，一个民兵

挥手喊：“上！”他们先一步挡住了卢叔，然后钻到了洞子里。

一连探过了三个洞子，什么也没发现。这些洞子都灌了多半洞子的水，是不可能被利用的。剩下的两个洞子也是差不多的样子，大家都主张算了，可卢叔还是坚持要进去探一下。一个民兵迎着扑来的激浪往里钻，有两次被扑倒在石头上，嘴巴都磕破了，也还是咬着牙爬进去。他去了很久还没有出来，卢叔急了，正要亲自进去，那个民兵从洞口探出身子喊：“了不得了，快，都进来看看啊！”

林林和海星先一步进到洞里，民兵和卢叔护着小慧也进去了。

原来这个洞子宽敞得超乎想象：直南直北的一段大约有三米多宽，然后就是拐向左边的弯洞，全都是灌到半腰的水。就在弯洞那儿拴了一只船，他们一看，正是林林他们丢失的那一条！“啊，我们的船怎么在这儿？”海星大喊。小慧和林林伏在船上看着，一点不差，可不是就是我们的船！

卢叔脸色铁青，看看洞子四周，继续往前。前面是死胡同，光线很暗。卢叔坐在船舷上抽了一会儿烟，显然在思考。大家都一声不吭。这样过了十几分钟，卢叔才站起来。民兵开始解开船绳，往外推船，卢叔却竖起手掌说：“慢着，”说着弯腰往洞子尽头的死角走去，一边走一边摸着旁边的岩壁。大家跟上去。前边的卢叔不动了，身子却奇怪地挺直了。原来他的手攀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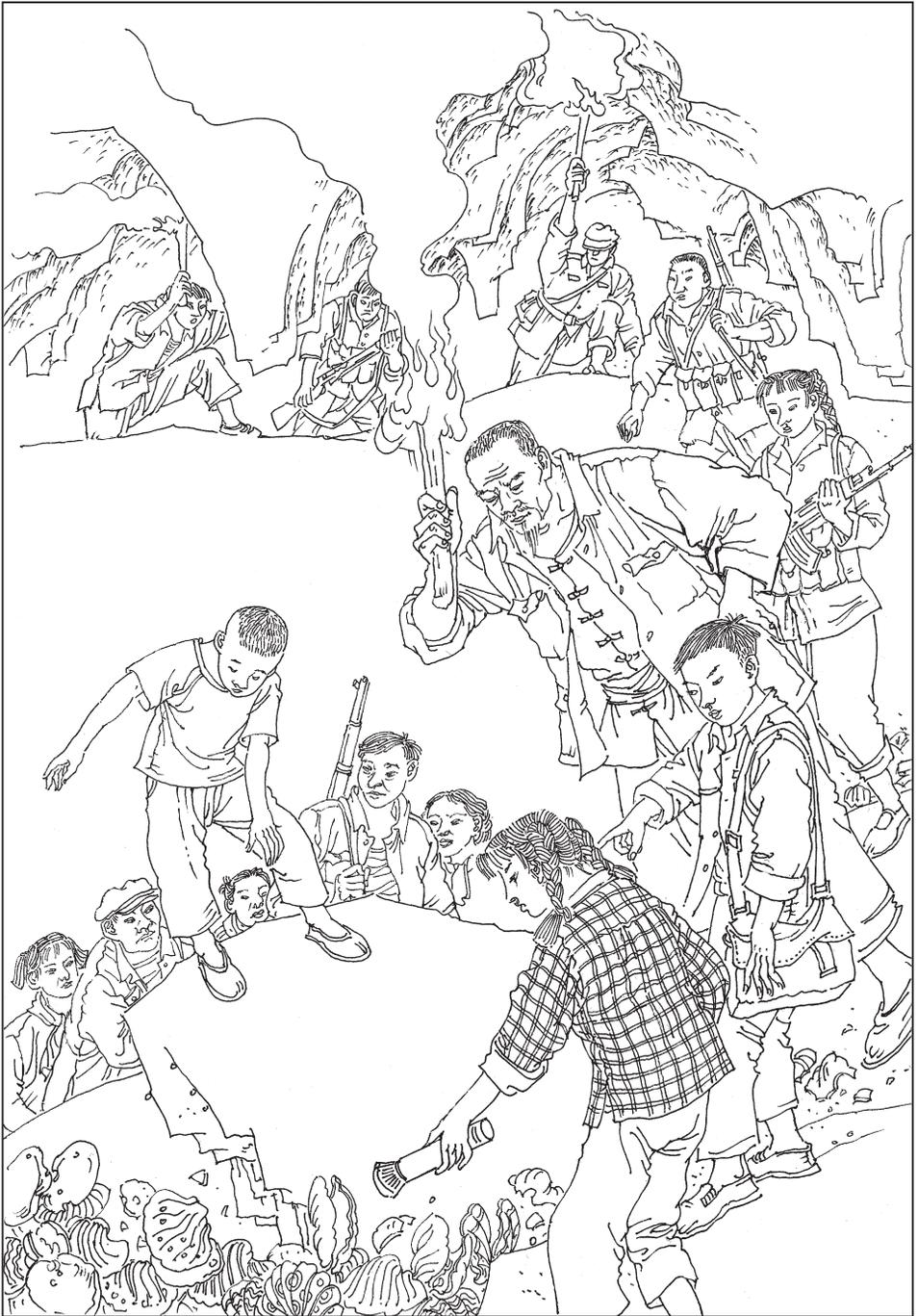
了上面的什么，一纵身子跃了上去……

大家都随着卢叔上去了。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卢叔划亮了火柴，然后又点起了一根扔在地上的火把，一切都出现在大家眼前：足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的空洞，上边是海蚀崖；脚边有一些大石块像不规则的桌子，上面竟然放了半瓶水。地上熄去的火把也说明有人来过这里。再往一旁看，有一条一米多宽的通道，弯弯曲曲往前。他们穿过通道，走了十几米远，竟然看到了光亮。卢叔扔了手里的火把。

大家全都惊呼了一声：“啊呀！”这里是椭圆形的一大间，半腰是一个窗子样的空洞，上面还长了一丛灌林，扒着枝条就可以看到东部的海面，光线正是从这里透进来的。靠岩角是堆了厚茅草的地铺，铺上有被子。另一角有石头桌，有碗和筷子……“看看！这里就住了人！你们都看准了，看准是个什么地方！”卢叔的嘴唇绷得紧紧的，“不过回去谁也不要吱声，这是机密！”卢叔一一叮道。大家都说：“明白了！”

民兵在卢叔的指挥下到处搜了一遍，结果又引起一阵惊呼：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坑洞，里面大量大花贝的空壳！“坏家伙就在这里煮大花贝吃啊，这就是证据啊！”林林痛惜地抚摸着那些美丽的贝壳。海星和小慧给惊呆了，长时间说不出话。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你们谁能信？”卢叔问。

“这可是一件大案子！这案子大概报到场里还不行，也许更上边的领导也要报告的……”一个民兵啾啾吸着凉气。

卢叔斜他一眼：“这案子我和秦水场长还办不了？我看比这大的案子也办得！”

另一个民兵点头：“再大的案子咱们场都能办！”

卢叔坐下来，对所有人部署下一个步骤：“这件事你们回去以后不要吱声，谁也不要说，对家里人也不要说，一切场里自有安排。下面的船也不要弄走，就让它待在那里。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就看你们能不能管住自己的嘴巴！”

一个民兵说：“一定能！不过你们三个孩子能办到吗？”

海星马上不高兴了：“我们是海洋小组，会保密的！”

卢叔说：“你们看看阶级敌人有多么歹毒！他们也真是想得出来，能找到这么好的地方潜伏下来！这里面藏了多少阴谋，过不多久你们就会知道的！好吧，咱们马上撤离，都回去，一切行动听指挥！”

林林一直激动得脸色通红。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快些逮住坏人。他在心里想：妈妈啊，我没有给你和爸爸丢脸，我们的任务就快完成了！不过一切都不能说，到了最后胜利的时候，我会把这儿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

按照卢叔的计划，大家尽快撤出了洞子。出来才发现，每个人都像落汤鸡一样。可是每个人都兴冲冲的，嘴角使劲抿着。所有人都知道：一场战斗即将开始，这最后的时刻会是异常激烈的，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每个人都想参加最后的战斗，心里充满了紧张的期待。

林林回到家里，妈妈一下抱住了他，说：“我的好孩子，第三天上你们不回，我就知道出事了。我只能告诉卢叔了……好孩子，快说说崖上发生的事情！”

林林说没什么啊，我们不过是做做测绘，在海边玩，这几天过得愉快极了。

“没有遇到吓人的事？没有危险？”

“一点都没有。我们吃得好，睡得也好。我们晚上看星星，讲故事，白天晒太阳，唱歌。卢叔带领民兵去接我们，我们高兴坏了……”

林林说着，妈妈却看到了他脖子上的伤痕。她给他解了衣服，这才看到浑身有许多正在结疤的划伤。“啊，孩子，你伤成这样，还说什么都没发生！到底怎么了？快告诉妈妈！”

林林说那是在水中游泳不小心被礁石划伤的，一点都不痛。

卢叔回到场里就对秦水讲了全部的经过。老人不停地夸赞林林他们三个孩子，说就是他们，不光找到了大花贝落脚的地

方，还做了标记，绘出了一张图！这些孩子的船被偷了以后就失去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可是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毅力，那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秦水说：“都是你‘大拿’平时教育的好，像林林这样出身的孩子能有今天，也着实不错了。不过他们也犯了纪律不是？偷偷驾船出去，还弄丢了一条船，这可不是小事！这件事支部要开会研究的！”

卢叔不高兴了，胡子翘起来：“我说秦水场长，你得看他们立了大功啊！再说那条船不是找着了么？留在原地，那不过是做了钓鱼的饵，坏人早晚得上钩的。坏人上了钩，咱使上抄网一兜底，你想想这不是革命生产双丰收？”

秦水听到最后终于高兴起来，看着卢叔说：“还是老同志想得周到。那丢船的事也就算了，让他们三个继续努力，再立新功吧！”

“你这样说大叔就高兴了！下面咱们研究第二步的工作吧，怎么下钩，怎么使上抄网，计划得细发一些吧！”卢叔乐滋滋地抽起了烟。秦水用手使劲赶着烟雾：

“这方面你是老行家，就由你指挥民兵干吧，结束以后我们场里给你请功！”

卢叔眯眯眼，咬着烟斗说：“崖后村的头儿憨头被我一顿

训导也开了窍，以后只要老乌头离开一步，他都会来场里报告。再就是，我在崖上安了暗哨，一发现情况你猜怎么？”

“说就是，别吞吞吐吐！”

卢叔头往前探了一下，两眼雪亮：“暗哨就会在崖顶上点烟！这叫‘狼烟’，战争年代报信就用这法儿！只要‘狼烟’一起，咱这边就枪上膛船快发呀，还愁不能把坏人‘拿了’？年轻场长你就等着听喜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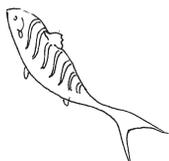
秦水听了非常高兴，只是对“年轻场长”这样的叫法不悦。她觉得这是卢叔在摆老资格。她只说：“好好，就这样定了吧！”

卢叔从场长屋里出来，又找了一个民兵，问：“保密工作做得怎样？”民兵答：“放心吧‘大拿’，俺妈问我我都没说。”“这就好。听着，我让你盯着崖上，你可别眯了眼！”“不会，我一直盯着，上茅厕时，就让外甥盯着。”卢叔迟疑了一下：“你外甥？可靠吗？”“小孩儿，可靠。”

从那个民兵身旁走开，正好见林林过来了，说问：“林林，保密工作注意了没有？”林林答：“放心吧卢叔，我妈问我我都没说。”“真是好样的！孩子，场长说让你们海洋小组再接再厉，千万别自满！”林林说：“决不自满。我们正要进一步观察大花贝跑滩的事，这才是我们小组的大任务！”

卢叔点头：“嗯，这也是大花贝最后的谜底了！”

睡吧宝贝



林林和小慧海星三个人开了个会。“我们要好好总结前一段的工作，找出差距和不足，把最重要的任务完成。”林林先发言。小慧马上说：“我最大的不足是在崖上那天，离开驻地没有带上防蚊膏，结果晚上被动了，给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海星说：“我的最大不足是太急躁，总想把坏人一下逮起来。”林林说：“我的最大不足是逞能，没有在行动前报告卢叔，而他是我们的领导。”

经过了自我批评，大家的目标更集中了，斗志更旺盛了。他们都觉得最紧急的事情就是把大花贝怎样溜走的秘密弄个明白，让它们从此不再离开育贝场，这比什么都重要。

林林会后几乎一夜没睡。他从头想起，想得头痛。多半个夏天过去了，他们潜到海底多少次啊，可还是一无所获。如果天

冷下来就没法潜水了，所以就必须在剩下的时间里解决所有难题。时间真是宝贵啊，为了争取时间，如果在家里也能随时观察大花贝，那该多好啊！想到这里他突然一个机灵：把它们搬到岸上怎样？

天亮了，他找来了许多大水盆，装上海水，又在盆底放上一层沙粒，这就会让大花贝觉得仍然躺在了大海里……他把这些水盆全端到院里的一溜青石上，然后又让海星和小慧住在了自己家里。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所有大花贝都静静地躺在水盆里，没有一丝儿动弹。海星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到海底它们就会移动了呢？”

“真是个谜！”小慧说。

林林说：“我们至少解开了一个谜。”

“什么谜？”海星问。

林林问：“你们说，为什么它们在水盆里不会移动？看上去还是在原来的海水里，还是铺着海沙，这里不是跟海底到处一样吗？”

“水盆跟大海一样，这亏你说得出！”海星朝小慧努努嘴，又转向林林：“水盆多小啊，没风没浪的！”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风浪，所以它们就走不动了，这不是解

开了一个谜吗？”林林说。

小慧拍着手：“对，大花贝跑滩一定是借助风浪和水流的……”她的眼睛忽闪着，“可是，它们怎样才能借助水流啊？”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谜底啦！”海星恍然大悟。

林林说：“解开了这个谜底，大花贝跑滩的秘密也就彻底解开了！可最后的这个谜底，又非到大海里去解不可！”

林林将他们小组的想法告诉了卢叔，卢叔拍着大腿说：“小孩子就是心眼细，对，这么想就对了！以前咱育贝场全部心思都用在‘挡’字上，结果不吃不喝苦干了这么多天，风浪一来网就扯歪了，差不多白费了工夫！嗯，咱们只要弄明白大花贝是使了什么法儿溜走的，也就有办法对付它们了……”

林林说：“吸取上次我们小组犯错误的教训，以后我们会经常向你报告的。”

卢叔说：“当然要报告！我支持你们，快去干吧，小孩子心眼就是细发……”

与此同时，在水平如镜的海湾里，还有其他探究隐秘的人。大头潜水员在水里钻进钻出，吸引了很多人，秦水场长也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长时间掐着腰看。林林他们的小船驶在浅浅的海湾里，三个戴了潜水镜的孩子不时扎到水里，溅出阵阵水花。秦水回身望着他们，对卢叔说：“什么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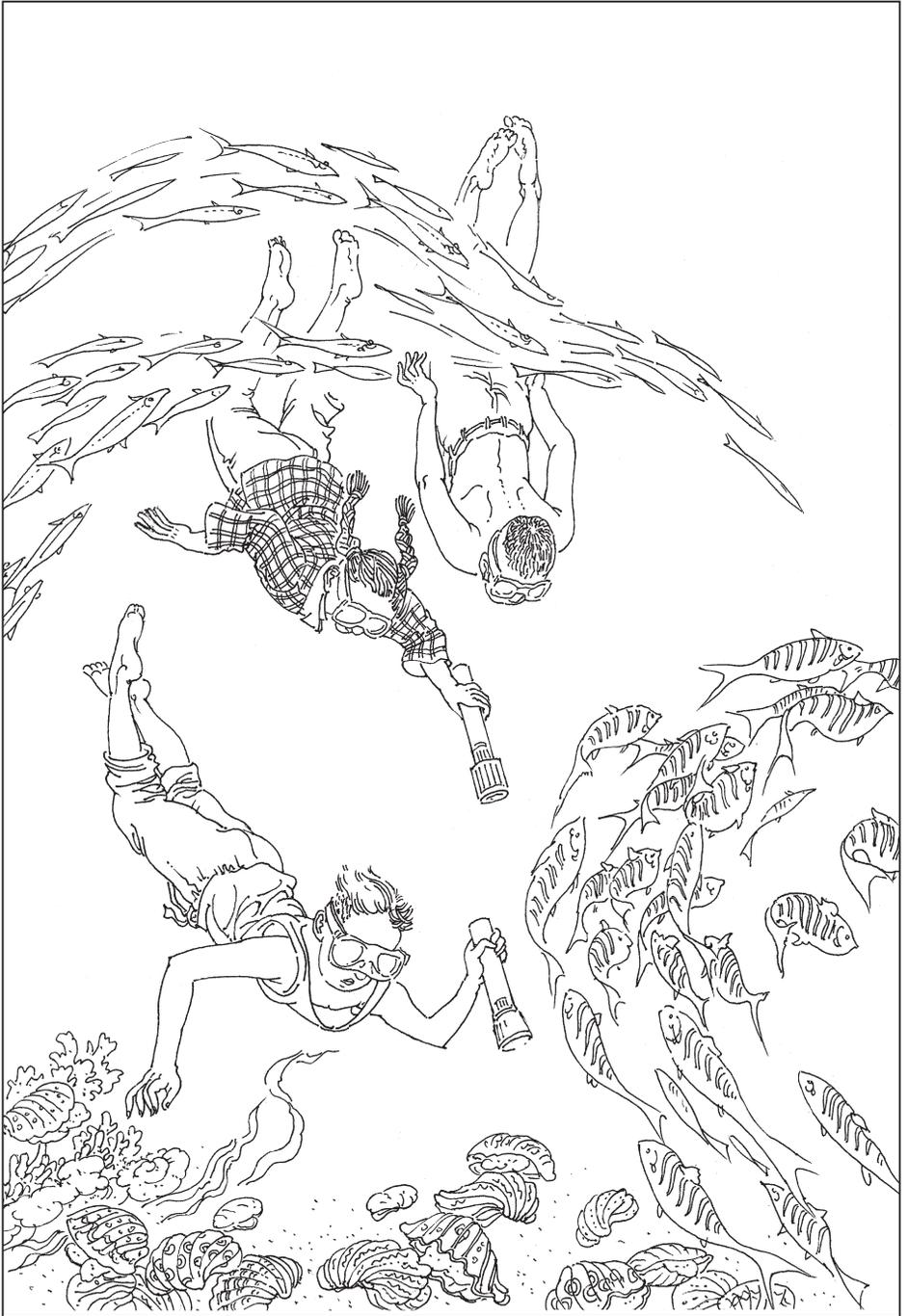
这些孩子还在玩水！”卢叔说：“这是我的小组在搞科研！他们每人都抵得上一个潜水员！”

林林他们决心不给卢叔丢脸。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他们买来了防水电筒，这样夜间也可以潜水观察了。

这是一个涨潮的夜晚，育贝工人都在休息，大海上没有一灯一帆，一片漆黑。月黑，夜空繁星闪跳，大海更加神秘了。白天的海湾那么温柔，夜晚却变得幽暗可怕。星星在水波下闪跃，好似一个个窥视的眼睛，那神情调皮而诡秘。林林故意将水面拍得很响，大声和离他稍远一些的伙伴讲话。

手电到了海里就好比一盏小油灯，在微弱的光亮下，林林忘掉了大海，忘掉了无边的黑暗，也忘掉了那不断眨动的一个个窥视的眼睛。手电光下的大花贝闪着奇妙的光彩，这让他一阵阵着迷。啊，她又开始移动了，在这安静的夜晚，她正在缓缓地往前……起风了，风嗖嗖，水哗哗，天空不时传来一两声鸥鸣……雪白的浪花从远方徐徐飘来，好似大海奉献的一朵朵白花，是月黑的海面上唯一令人惊叹的奇景。

海风似乎更大一些了。他凝神看着大花贝慢慢向前移动……水稍微有些浑，混杂着一些砂粒，大花贝的身影有些模糊了，那色彩斑斓的衣衫一会儿在水中隐没，一会儿又浮现出来……他不止一次发现，当他的手指伸到大花贝的上方时，它



们马上就停止了移动。他反复试验，没有一次不是这样！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她看到了我的手指，产生了警觉？他将停下来大花贝取到手里，放在眼前看着。什么异样都没有，她也没有眼睛啊。他正要把她重新放进水里时，隐隐觉得手上有一层黏稠的东西，是一种奇怪的液体。他看着手上淋漓的黏液，一个新奇的想法在脑海里出现：这些黏液一到了水里，就会展开一面网状的、肉眼看不见的薄膜，而这薄膜，不就是一张绝妙的帆吗？这样一来，水流就成了行船的风，这张奇特的隐形风帆于是就涨满了，它带动着大花贝往前……

林林为了证实这一判断，接连取到了几个正在移动的大花贝，结果都在手上留下了若有若无的黏液，这液体真的可以在水中展开，成为透明的网状物，是大花贝用来远航的帆！他终于对这个判断不再怀疑了……

“大花贝有一张看不见的帆！”……整个镜子湾相传着这一发现。

育贝场都为孩子们发现的这一秘密而震惊。秦水让人做了多次观测，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海洋小组的发现：大花贝确实有一张看不见的帆！

这个谜底被揭开之后，剩下的事情就是对症下药，设法阻挡它们游走了。

林林和海星小慧他们小组提到了一个方法：模仿一根手指横在大花贝的上方，它们也就没法离开了。

“这需要多少根手指啊！”秦水皱着眉头。

卢叔说：“在海底上面几寸高的地方拉一道绳子，这不就成了那根‘手指’了？”

“劳动人民多么有智慧啊！”秦水一声感叹，豁然开朗起来。她马上指示：试一下“拉线法”，就在海底拉一道尼龙绳索，这简单得很，方便得很，也经济得很，如果成了，却足以使大花贝那张看不见的帆失去效应。

拉绳索可比围网方便多了，也不怕风吹浪打了！

只半天工夫，海底的一道绳索就拉好了！然后就是观察：大花贝移动到了绳索跟前，那张看不见的帆立刻受到了阻碍，于是也就不得不停下来。这道绳索在海底变成了难以逾越的防线，这真是太妙了！秦水说：“为了保险起见，不妨在整个镜子湾北部多设几道防线！”

卢叔喝醉了，提着酒瓶出了门，见人就笑，嘴里说：“大花贝，宝贝儿，从今以后就躺在湾里好好睡觉吧！”秦水呵斥他说：“你个老同志了，又是以前的领导，怎么能这样？注意自己的仪表！”卢叔说：“我，我就这一回，我高兴、高兴……我还要和海洋小组一起喝哩！”

老人不理睬秦水的批评，真的找来了林林他们三个，举着酒瓶说：“都喝喝，庆祝！”林林海星小慧都拒绝了，他立刻拉下脸说：“又要犯不服从领导的错误？”海星看看林林和小慧，只好接过来抿了一口，然后嚷：“真辣啊！这么难喝的东西……”

卢叔还是拉着脸，对林林和小慧说：“喝！”林林和小慧只好抿了一口，同样嚷。卢叔哈哈大笑了：“没有酒就没有庆祝，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等你们长大了，老天爷，你们还是快些长大吧，到那时就能陪我老头大口喝酒了！喝酒没有伴儿不行。秦水作为场长是多么好的酒伴儿呀，可她不行，见酒就醉！这个接班人就这方面不好……”

喝过了酒，卢叔神秘地告诉他们：“知道不？场里为了你们小组的事，特意向上级打了个报告，上面写了你们的事迹……丢船的事没写，这个你们放心！我不让写！这报告上去了，估计会有表彰了，最起码弄个大奖状什么的。嘿，平时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我还以为是胡扯哩，这一回老头子我也算开了眼！”

林林和海星小慧既高兴又不好意思。林林说：“卢叔，我们只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再说，最后不过是在海底拉了一道绳子……”

卢叔拉长了脸说：“拉这道绳子容易吗？琢磨了几年啊！这叫‘底线’！凡事都得有底线，没有可不得了……”

老人因为找到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兴奋起来，大手一挥说：“我老头不是吹，好孩子坏孩子，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瞒不了我。我遇到了三个好孩子，这句话我等开学以后找你们校长说去！”

林林他们一下脸红了，心里高兴极了。

卢叔晃晃手里的酒瓶说：“你们放心，我一定说去！”

网



揭开了大花贝的谜底之后，秦水场长和卢叔的心思都放在了狮子崖上。他们很少出现在育贝场的海湾里，而是更多地在屋里开会。

林林和海星小慧见了卢叔，觉得他的脸色比以前更严肃了。他们没有问崖上的事情，因为都知道这是保密的。现在，场里最大的秘密只装在两个人心里：卢叔和秦水。

卢叔每个大早都领民兵上操，喊口令的声音比以往粗糙了。林林问海星：“你听出来了吗？卢叔有些急了。”海星点头：“好像比过去更有劲儿了！”

林林和海星小慧三个人知道整个秘密的前半部分，后来的秘密就不知道了。他们也很着急。“我多么想再去狮子崖啊，可这事需要卢叔批准了。”海星说。林林摇头：“在这样的关头，

大概卢叔批准还不行，秦水场长也要答应。”海星说：“她这个人更不好说话。奇怪的是，我对你姨妈就是喜欢不起来。你喜欢吗？”

林林不说话了。海星又问，他只好如实回答：“我也不喜欢，可是我妈妈说一定要喜欢她。”“为什么？”“因为妈妈说爸爸不在了，我们一家在世上的亲人只有她了。”林林眼里有了泪花。小慧的眼睛也湿润了。海星叹气。

林林停了一会儿，突然对他们两个说：“有一句话我想严肃认真地告诉你们，因为你们是我最好的战友。我要说，爸爸是被冤枉的！他是一个最好的科学家！”

海星看看小慧，说：“我们从来都没觉得你爸爸是坏人！不信你问小慧！”

小慧点头：“就是！我们相信你的话。他真是漂亮啊，我们在你家看见他的照片了，多么好看的人啊，怎么会是坏人？我觉得他比我们学校所有的男老师都漂亮，比校长也漂亮！”

海星搂住了林林的肩膀。这样许久，林林想起了什么，说：“我们应该向卢叔请战了，到时候我们也要去狮子崖！因为这个行动从一开始我们就参加了，而且船也是我们弄丢的，我们要夺回这条船！”

海星和小慧都觉得对极了，这事一点都不能耽搁。

他们好不容易才拦住了匆匆往前的卢叔。卢叔问：“什么事？”海星就说出了他们的意思。卢叔咬咬嘴唇：“嗯，听到了。”“您同意吗？”小慧问。卢叔再次说：“听到了。”他们十分失望。

就在这天傍黑，崖后村来人了。来的是一个背枪的民兵，一见卢叔就说：“‘大拿’同志，我们领导憋头让我来报告，昨夜里老乌头离开了村子！”

卢叔嘴里发出“ ”的一声：“他是怎么离开的？”

“还是像过去一样，亲戚用船把人接走了。”

“这混蛋，还有亲戚！行，又一个谜底快揭开了！你回吧，就说我卢叔说的，事情结束以后，我要请你们憋头好好喝上一杯！不过你可听明白了，保密工作要做好，嗯？”

民兵立正，打个敬礼说：“明白！”

民兵走后，卢叔马上和秦水合计起来。他们在桌上放了一张图，上面画了一些线，还有几条船。卢叔指着图说：“这样，再这样。嗯，这个地方已经下了暗网，北面，崖东边、东北边，都下了网。就等他们钻进来了……”秦水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说：

“我放心了。你是个擅长使网的人，一准能成。不过上回你出主意用网挡大花贝可没成。”卢叔不高兴了：“这是一回事吗？乱扯什么！”秦水不再吱声。

大约在太阳偏西时，一个民兵一边跑一边大喊：“卢叔！卢叔！”卢叔从屋里一步跨出，问：“喊什么？”民兵凑近了小声说：“报，报告，‘狼烟’……”

卢叔看看四周：“以后不许在大街上乱喊！快集合！”

育贝场的所有民兵都集中在海湾里，许多民兵还背了枪。卢叔和秦水分别给大家讲话。卢叔说：“这次任务很重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秦水说：“你们要一切行动听指挥！记住，支部在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出发！”

正这会儿，林林和海星小慧也驾船出现了。他们要随船队一起。秦水不高兴了，看看卢叔。林林说：“让我们一起吧，船是我们丢的，我们也有责任！”卢叔对秦水说：“他们责任很大，我看就一起去吧！”秦水没有说什么，卢叔就再次挥手喊道：

“出发！”

正是南风，顺风的船像箭一样快！有的民兵趴在了船上，将枪架在了船舷上，卢叔就踢他一脚说：“拉的架势太早了，收起来吧，听我口令就行！”

大家都看见了“狼烟”，问是怎么回事？卢叔说：“这是战争年代才有的东西，如今被我们用上了。坏人还想跟我们斗？下辈子吧！”所有人都感叹，说卢叔是那个年代过来的老领导，如果有谁想跟卢叔斗心眼，那不是傻得不知东南西北了吗？

狮子崖离得越来越近，那黑苍苍的狮子头就像要扑过来咬人一样。林林对身边的小慧和海星说：“不知今天能不能开枪？”海星认为一定会：“准备了这么久，决不能便宜了坏人！”林林说：“也要看敌人的数量、反抗不反抗，如果他们早一些投降，战斗也就结束了。”

正说着，前边的船停下了。船上站了卢叔，他向一旁奋力挥手，左边的两条船就绕过狮子崖，一直往北划去。“可能要形成包抄。”林林看明白了。

那两条船绕过崖西不见了。这样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卢叔又向着崖上的什么地方狠力一挥手。谁都看不懂是怎么回事，只好等下去。

等啊等啊，海星急了，说：“真是太麻烦了，还不如冲到那个山洞跟前，进去几个人把坏人擒了就是！”林林说：“中了埋伏怎么办？比如说敌人在里面架起武器，进去的人就等着挨黑枪吧。还是卢叔有经验，他肯定是对的。”他们这样说着，小慧指着山崖东南部的礁石半腰说：“看，冒烟了！”

在冲起一丈多高的水浪间，还有上边，好像都吐出了一缕青烟。这烟越冒越大，渐渐变成一团一团。“主要是从那个洞子里冒出来的！”海星喊。林林看着，终于明白过来：肯定是有人从崖上长了灌木丛的那个窗口点了火，这样里面的人就得被熏

出来，就像熏耗子一样！哎呀卢叔可真有办法呀！如果不出所料，那么下一步肯定是敌人抵挡不住，要从洞口冲出来，这样我们的船队就能包围他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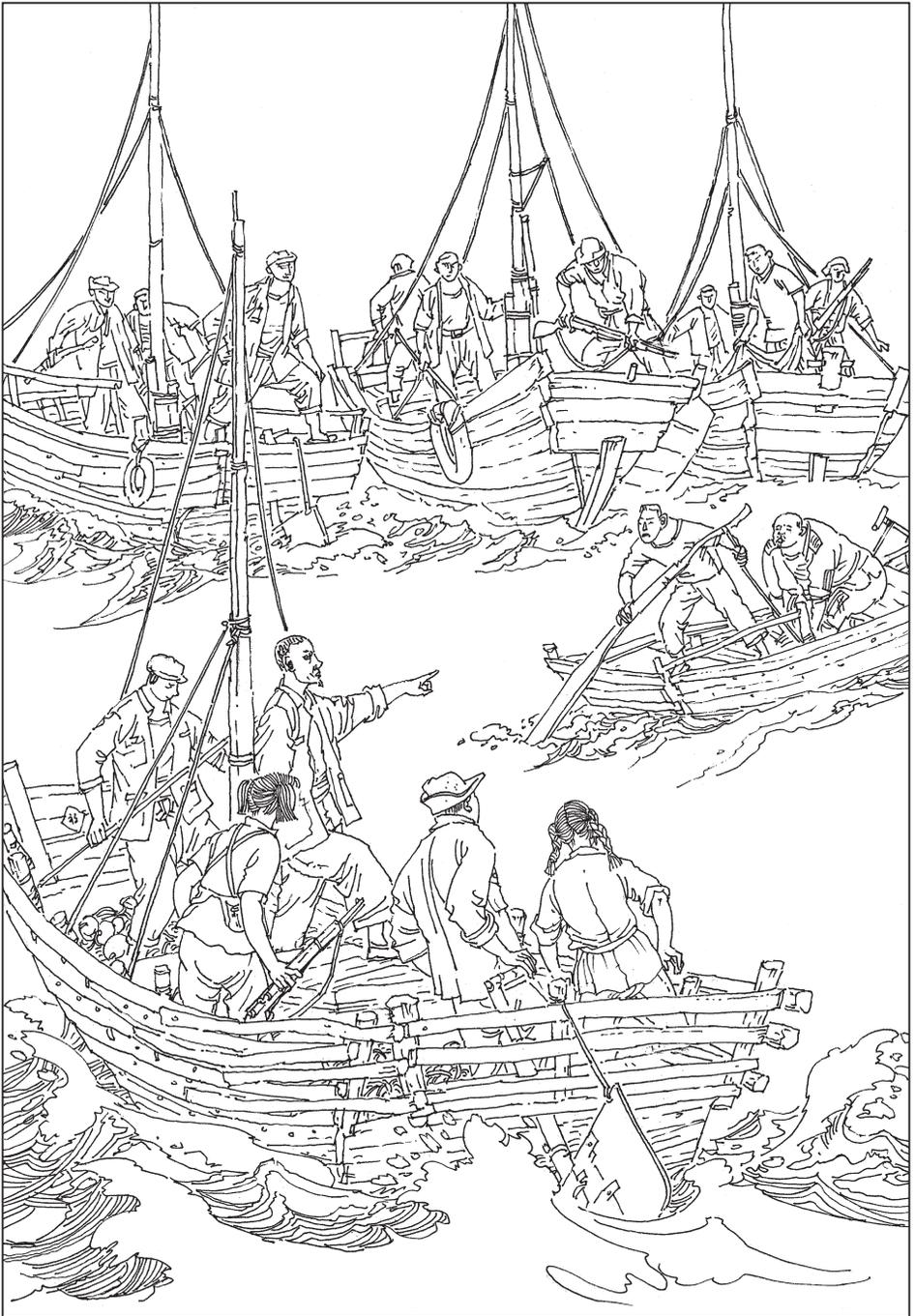
他们一动不动盯住洞口。船队的所有人都盯着那里。卢叔沉着极了，这会儿吸上了烟。

有人喊叫起来。原来那个山洞里出来了一条船！林林喊：“那是我们的船！”

那条船上有两个人，一胖一瘦，他们伏着身子奋力划水，头也不抬，只想快些逃到大海深处。卢叔抽出嘴里的烟斗一挥，所有的船就划起来。“唰唰！唰唰！”橹桨声震耳，船飞快向前。洞里逃出来的那条船眼看冲到了东南方，可是被什么拦住了，船上的两个人不得不掉转方向，拐过山崖东南角，向着东北方逃去。大家喊着追赶，卢叔摆摆手：“跑不了它！”

原来提前划走的那两条船就为了堵截用的，这会儿正在半路等着呢。果然，这边的船队还没有驶到崖脚，崖东早有条船把逃船逼过来，两条船上的民兵都举着枪。

被围困在中间这条船上的两个人浑身打战，成了落汤鸡，举着手。其中的一个正是老乌头，这让所有人都惊呼起来。他旁边的人又瘦又高，比他年轻一点，一咧嘴露出金牙。林林说：“卢叔的判断真准啊！他一开始就怀疑老乌头！”海星说：“怪



不得他胖成了这样，原来是偷吃了支援‘亚非拉’的东西啊！”

小慧说：“这怎能不胖呢！卢叔病成了那样都不舍得吃！”

参加堵截那两条船上的民兵说：“卢叔，你估计得太准了！坏家伙刚一拐过崖就被暗网挂住了！这会儿我们就端起枪来喊‘不许动’……”

林林和大家都听得明白：原来卢叔使用了暗网。

两个坏人在船上打抖，有民兵要过去捆他们，卢叔摆手：“不急。我先审审他们，喂，老乌头，你服不服？”老乌头低着头，头发上的水不停地流，说：“我服。”“你边上这个孬物是干什么的？”“是，是跟我合伙倒卖大花贝的。”“倒卖了多久？”“也就两三年，不，两年半了。”“怎么个卖法？”“从崖东海底捞上来，煮熟了晒干，运出去。”卢叔嘘了一声：“了得！真是想不到！”又问：“那你偷船开什么？”老乌头鼻子吭吭两声：“有了船，我自己就能摸贝了……”卢叔又转向那个瘦子：“你服不服？”瘦子答：“我不服。”卢叔吃了一惊：“啊？你敢不服？”“我就不服！俺是赶海！摸的是崖东的大花贝，又不是你们育贝场的，犯了哪条王法？”

所有人都愤怒了。

卢叔回身做个手势让大家安静，然后厉声问瘦子：“崖东大花贝哪里来的？”瘦子答：“跑出来的！”“哪里跑出来

的？”“不知道！”卢叔大手颤着：“你明知是育贝场的，还敢偷！你可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支援‘亚非拉’的！胆子好大！你如果不好好坦白，我看枪毙也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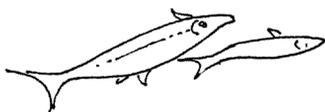
瘦子蔫了。

卢叔用烟斗指点着大喊：“这个瘦子比老乌头的罪还大！我是这么看！押走！”

这时候太阳快要落山了，红色的晚霞照得大海美极了。卢叔看看西边，满脸胜利的喜悦，对一旁的民兵大声说：“就这么回去了？咱要唱着回！快唱‘日落西山红霞飞’那歌儿！”

大家一齐应道：“唱呀！唱呀！”

英俊



大花贝跑滩的难题解决了，坏人也逮住了，狮子崖东的大花贝全都采收回来，可以说三喜临门。卢叔正和秦水说着这三件大喜事，秦水却神秘地看着他说：“还有第四喜呢，你猜猜看！”

卢叔猜不着。秦水就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红纸推到卢叔面前。卢叔刚瞅了两眼就激动了。原来这是上级对林林他们海洋小组的记功嘉奖！卢叔两手抖着：“咱们怎么都好说，这三个孩子，特别是林林，这对他是多大的事啊！我得快些去给他妈说说……”

秦水拦住了他：“我知道你的心情，不过这事还是让组织上通知他们吧！”

卢叔太兴奋了，过了一会儿又问：“我们场准备做什么？是不是开个表彰大会？”

秦水点头：“这也是上级的意思。到时候，我想请学校的师生来，请崖后村的同志也来。因为这个胜利实在太大了，这么大的喜事不能闷在心里，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和高兴！上级对小组的嘉奖状，我看就在大会上颁发！不知你对这事怎么看？”

卢叔连连拍手：“秦水啊，我的接班人啊，我今天越看你长得越俊！你怎么就长这么俊呢？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你的话句句都对，句句都说在了点子上！好，咱就这么办！”

秦水脸红到了脖子，转脸去看窗外。

卢叔待了一会儿，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回过头叹一声：“秦水啊，咱们都是支部的人了，我有一句内部的话，不知当说不当说……你，哎，也是这么大的女同志了，个人问题早该解决了。当然，你的自身条件太好了，不过也得谦虚一些，不能过于挑剔……”

秦水红着脸把头发理了理，镇定了一下说：“老卢同志，今天既然把话说到这里，我也就实说了吧！我是有爱人的，他是一位海军军官，对我非常好。可是以前因为林林爸爸的事，我害怕他受连累，不敢确定关系。要知道他可是在要塞工作的人。今天林林受嘉奖了，我想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我昨天答应了他……”

卢叔听傻了。他愣了一会儿，好像刚明白过来似的，拍着腿

说：“你糊涂！这怕什么！他爸是他爸，快，快把人领给我看，咱要摆酒！”

“你就知道喝酒。我已经请他了，这几天会来的。”

全场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海滩上插了红旗，还贴了红色的标语。在开忆苦会的地方摆上了一溜桌子，还拉上了横幅，上面写了金色的大字：“表彰大会。”

林林和母亲因为激动，已经两天没有休息好。学校的领导也到家里来了，握着林林妈妈的手说：“您教育的孩子多么好啊！”妈妈说：“是学校领导教育得好！”

小慧和海星聚到了林林家里，他们三个一起畅想着未来：海星和林林说要当一个科学家，小慧一时还没有决定。他们催促她：难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吗？就科学家吧！小慧想了一会儿说：“也不能都是科学家啊，我还是当个作家吧！”

林林和海星有些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听她讲过这个志向。不过他们都知道作家，那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真想不到平时没声没响的小慧，敢琢磨这样的大事。他们一连声地祝她成功！

这天晚上月亮真亮啊，林林在院子里玩，发现门口好像有个人，欲进又退的样子。他走过去一看，原来是秦水姨妈。他叫道：“姨妈……”秦水“啊”了一声，跨进了院子。

林林一边说“姨妈来了，”一边在前边引路。

妈妈迎出来，两人握住了手，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妈妈把她往屋里让，她进去了。

秦水说：“姐，我早该来了，不过，你知道我的难处……”

“我怎么会不知道。妹妹，你要进步，就得这样，我和孩子都不怪你。”

秦水又说：“我为孩子高兴！他们太了不起了！明天这个嘉奖会你也要去看看，这是个大喜日子啊！”

“我多想去啊，哪怕远远看一眼也好啊！可是我去，合适吗？”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在会上能见到一个人，这个人我一直瞒着你，是因为那时还没有定下来……他就是我的那位，一个海军军官，叫‘李英俊’，不太谦虚的名儿。不过他人还挺谦虚的。”秦水的脸红红的。

林林也在一边，这时抱了一下妈妈。他和妈妈都高兴极了。他太急着看这位海军军官了！

妈妈说：“我夜里睡不着，有时也要想起你的婚事，妹妹，这太好了！这是我们家，也是你们育贝场的大喜事啊！我们该好好庆祝一下……”

这一天是镜子湾从没有过的喜庆日子。湾前这片白玉似的

沙滩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岸边的人太多了，不仅是靠拢在海岸的小舢板上站满了人，而且连台子两旁也挤得满满的。附近村镇的人来得不少，学校师生拉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来了。崖后村的人在头儿憨头的带领下，穿了新衣服来开会了。

会议马上就要开始，所有邀请的来宾差不多全到了，只剩下三个孩子还没露面。场长秦水是大会主持人，这时问卢叔：“你跟他们说了日程吗？”卢叔说：“那是啊！”秦水让他派人去催一下……

其实这个早上海星起得比平时都早，穿了崭新的衣服去找林林。

林林说：“你赶快叫小慧去吧，我这就去……”

海星到了小慧家，见小慧正犹豫着，就催她说：“快走吧，还磨蹭什么？”

“我，我真害怕啊，我怕那么多人看我们，还怕我们校长和同学……”

海星不容分说，扯上她就走。

林林一直在等妈妈，所以就耽搁了时间。妈妈一直在看爸爸的照片，低声说着什么，流出了眼泪。他搀着妈妈出门了，说：“妈妈，你看今天是多好的天气啊！”

在离会场不远的地方，一个人挺直了身子站在路边，走近

了，看出是一位军人。林林的心跳得有点快了。军人见到他们就加快步子走过来，在妈妈面前打了个敬礼，说：“大姐好！我叫李英俊，是秦水的朋友……”

“啊啊，英俊！我和孩子……”她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军人扯着林林的手，三个人一起走向会场。

开会了。雄壮的歌声之后就是场长秦水讲话。她今天的声音那么温柔，那么甜脆。很快是卢叔讲话，他还是那么一副大大咧咧的粗嗓门，说大花贝几年来跑滩造成的严重损失，又介绍海洋小组勇于挑战的精神，特别是讲了狮子崖上的斗争。他说：“这一件件大事都有林林他们小组的参加，这贡献大了去了！要不上级会嘉奖他们？我在场里干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记功嘉奖！就为了这件喜事，连海军军官都来了哩……”

卢叔的大眼四处睃着。

秦水的脸红到了脖子，对身边的人说：“他老糊涂了！他说这个干什么？”

卢叔说：“他是我们的贵客啊！请这位军官和场领导、校长一起为林林他们颁奖怎么样？”

满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秦水宣读了表彰令，接着卢叔就请颁奖嘉宾上台。校长和卢叔扯着海军军官一起走上来。卢叔一介绍，海军军官就给满

场的人打敬礼。下面的人啧啧称赞：“哎呀，真是俊啊！”“这么俊的人，咱还是第一回见！”“瞧俊得，咱都不敢看……”卢叔拉着军官的手喊：“他叫‘李英俊’，这名儿起得可真准啊！”台下人笑了。秦水不好意思地看着别处。

林林和海星小慧身披大红花上台了。掌声骤起。卢叔喊：“林林妈呢？林林妈呢？”

林林妈躲到了人群后边，眼里泪花闪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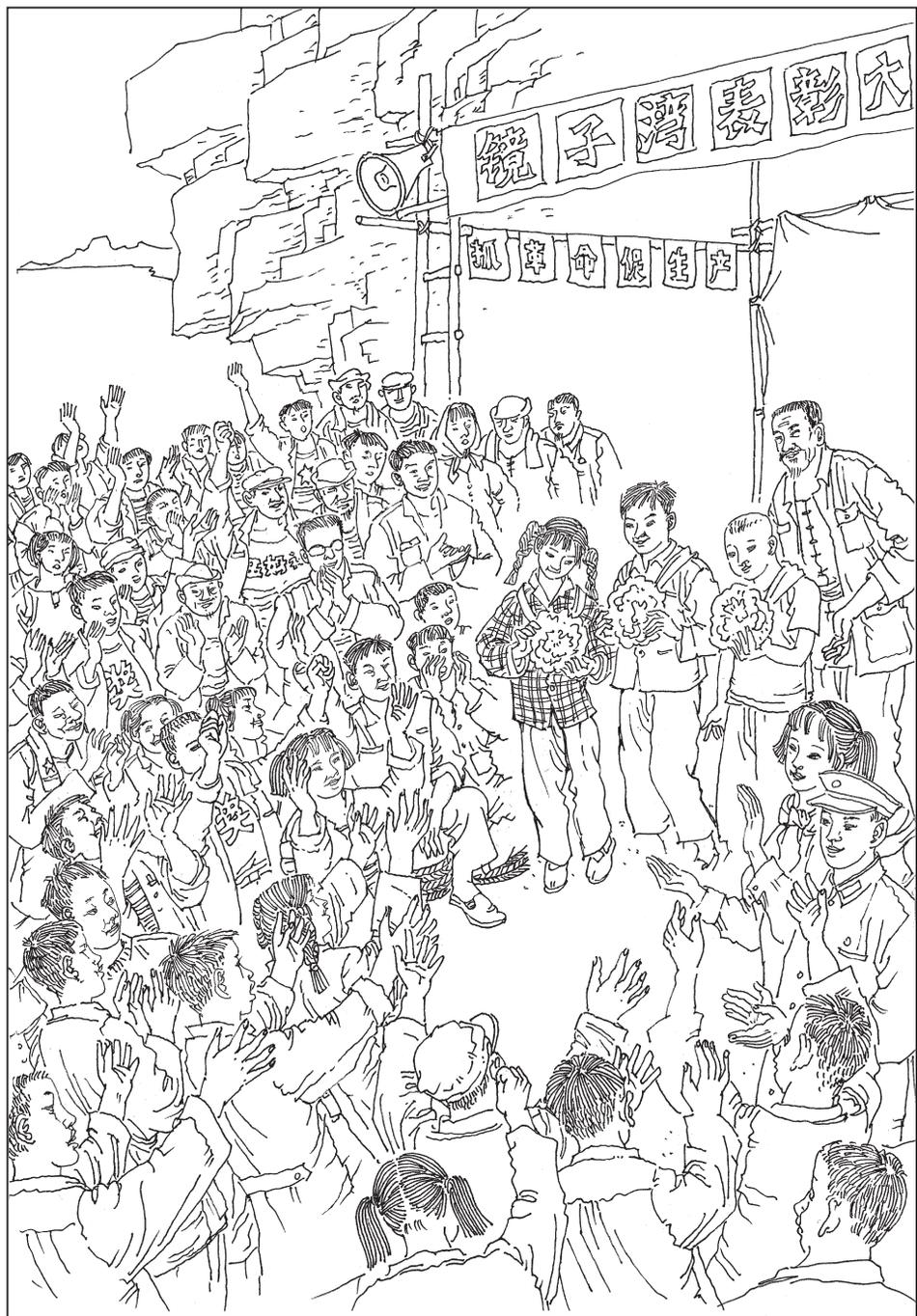
颁奖之后，按照议程要由获奖代表讲话。大家一致推举林林。林林站在那儿，胸前大花映着脸庞。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台下的人议论起来：“啊，这孩子真俊！”“这孩子以前咱就没注意过，长得真英俊啊！”“多帅的小伙子啊！肯定是好样的！”“这么好的孩子，当爸妈的心里该流蜜……”

卢叔不得不做个手势让会场静下来。

林林镇定了一些，像海军军官那样给大家打了个敬礼。掌声响起来。他说代表小组，感谢巨大的荣誉和鼓励，感谢工人阶级！感谢场里和学校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培养……他的目光在寻找妈妈，泪水在眼眶里旋着，停住了。

哗哗的掌声……

林林即将离开台子的时候，海军军官拦住他：“告诉大家，你们三个孩子的理想是什么？”



林林抬起头，面向大家清晰地回答：“我和海星要当科学家；小慧，她说要当作家……”

人们转脸找小慧。小慧往人群后边缩着身子。卢叔大声喊着：“好孩子不用害羞，想当什么就当什么！我就不信咱镜子湾出来的人，还有当不成的！我这辈子没见过‘作家’这种东西，不过我一听就知道好！小慧你一定当得！”

大家鼓掌：“当得！当得！”

小慧被海军军官举得高高的。她大着胆子说：“将来，我一定要好好写咱们育贝场！”

卢叔像喝了酒一样高兴，哈哈大笑传了满场，所有人都被他感染了。

百花崖



又是一个春天来到了。

从育贝场的海湾这儿望去，狮子崖上一片葱绿，鲜花盛开。刮北风时，浓郁的花香都吹到海湾里来了。

夏天的三喜临门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那个表彰会，让育贝场和周边的人久久难忘。那一天值得记住的事情太多了，那热烈的场面，红旗和歌声、一阵高过一阵的欢呼声，一想起就让人兴奋。大家都说：那一天比忆苦会和批斗会的人还多，以前开那样的会常常让人难过和生气，开表彰会就全是高兴了！瞧人们见了面都喜气洋洋的，还有海军军官来了呢！校长也来了！孩子讲话有志气啊，有志不在年高啊，将来当科学家和作家是铁定了！

人们津津乐道卢叔那天大会结束后的豪饮。都说：卢叔

这人哪里都好，就是太能喝了，传说他挣的工资基本上都喝得差不多了。不过那天会后的酒说什么也该喝，喜庆嘛，贵客来了嘛。他非让人家海军军官喝下满满一大杯不可，幸亏场长秦水为军官解了围。秦水关键时候能镇住卢叔，其他人不行。

卢叔那一天将崖后村的头儿憨头灌得不轻。憨头喝了两杯就不想喝了，卢叔就说：“你不听咱工人阶级的？你难道忘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憨头过去在老乌头的事情上做得不好，短处在卢叔手里握着，所以只好乖乖地喝了。憨头喝得大醉。当时如果场长秦水在这儿也会阻拦，可她已经和那个军官悄悄离开了。

秦水和李英俊一起去看了姐姐秦月。秦月其实像秦水一样漂亮，只是年纪大了一点，白发很多。不过她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很久，文质彬彬，现在手不离梭，看上去仍旧与众不同。李英俊给她打敬礼，秦水说：“对姐不用这样，老打敬礼姐会不好意思的。”秦月挽住妹妹说：“还是你理解我。英俊，快和秦水把喜事办了吧，就赶在春天！”李英俊的脸红了。

这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春天！就在这个春天，一件更大的喜事伴着花的脚步一起来了：林林爸爸方一平的冤案被纠正了！

原来秦月一直没有中断自己的申诉，这些年来不知写了多少材料。正巧这期间所里发生了另一件案子，犯案人的交代中

涉及方一平，经过一次次复杂而漫长的调查落实，乌云终于散去，真相大白！原来方一平真的是无辜的！研究所把秦月请回去，对她讲了这个结果。

她很快回到了镜子湾。这喜讯第一个知道的就是妹妹秦水。秦水哭了，搂住姐姐说：“姐姐，你知道一直有一块大石头压住了我也压住了你！我和英俊早就相爱了，可是我们不敢在一起，就这么拖着……他在要塞服役啊，他是个海军军官！”

秦月擦着眼泪：“他是海军军官！他长这么英俊！妹妹，你就是等上再久也值得啊！”

秦水说：“姐姐原谅我吧，我这些年躲着你和林林，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秦月摇头：“你说到了哪里！你就该那样才对！因为一平当年到底叛没叛国，不是我们说了算啊！”

“我也怀疑过他是冤案，可我没有证据啊，什么话也不能说……”

两个人哭了一场，紧紧拥在了一起。

春天越来越深入，整个海湾的冰矾没了一点影子。大海又变得像蓝缎子一样了。在浓浓的花香中，海湾里的白帆看得人心醉。天空瓦蓝，游云朵朵，摇橹人的歌此起彼伏。林林父亲方一平洗刷冤案的喜讯传遍了海湾，大家都明白：林林和妈妈

很快就要回城里去了，秦月又要重新开始她的教师生涯了。人们为他们母子高兴，可又舍不得他们，说：“多和善的女人，多俊气的男孩，咱这里留不住啊！”

卢叔又喝醉了，醉得不能驾船。秦水找他谈话：“你身为老同志，现在人们还是叫你‘大拿’，不能作个表率吗？”

卢叔晃晃当当站直了，说：“我也是高兴啊！”

秦水说：“光高兴也不行，还是多想以后吧！”

卢叔说：“以后？你放心，再有坏人，我老卢还是照旧把他‘拿了’！有我保驾，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还有，今年春天你就把自己的事办了吧，两人年纪也不小了，这样哪行？也许你们早就暗里结过了，不过还是大大方方好……”

秦月差一点被他气哭，跺着脚说：“你一个老同志说话要负责任！我们一点都没有结过！同时我也正式告诉你，我们已经决定在这个春天结婚！”

卢叔拍着腿：“早该这样了！哎呀我又有酒喝了！太好了！我得给你们好好准备起来……”

秦水摆手：“免了，一切从简！”

秦月母子回城的手续已经来了。可她还在犹豫，问林林：“你愿意回城吗？”

林林说：“我们还有海洋小组呢！我们还有狮子崖呢！”

“你是说，你不想离开这里？”

“嗯！”林林抱住了妈妈：“我不想离开……”

秦月看着窗户，抚着孩子说：“是啊，在最艰难的时候，是镜子湾收留了我们母子！我在这里学会了织网，你得到了表彰！这里不是最适合我们的地方吗？”

“城里让爸爸遭难，还把妈妈赶走。这里给我戴上大红花……”林林说着，泪水出来了。

“傻孩子，也不能光埋怨城里……”母子俩商量着，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留在镜子湾。

这个消息出乎育贝场所有人的预料。大家将这当成了又一件喜事。卢叔逢人便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了不起的人哪！”

卢叔兴冲冲地找到秦水说：“场长，你还会说我和她不是一个阶级吗？”

秦水没有搭话。

“不是一个阶级吗？”

秦水说：“是一个阶级……”

卢叔再没有说什么，离开了。

场长秦水要在这个春天结婚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育贝场都期待那个幸福的时刻。一天，崖后村的负责人憨头来到了育贝场，见了秦水就献上扎了红绸的宝书和一支新槽。秦水激动

地接过无比珍贵的礼物，说：“谢谢您！我们育贝场像过去一样，要与你们并肩战斗，争取最后的胜利！”她说到这儿停顿一下，告诉：

“不过我们已经结过婚了……”

“啊？什么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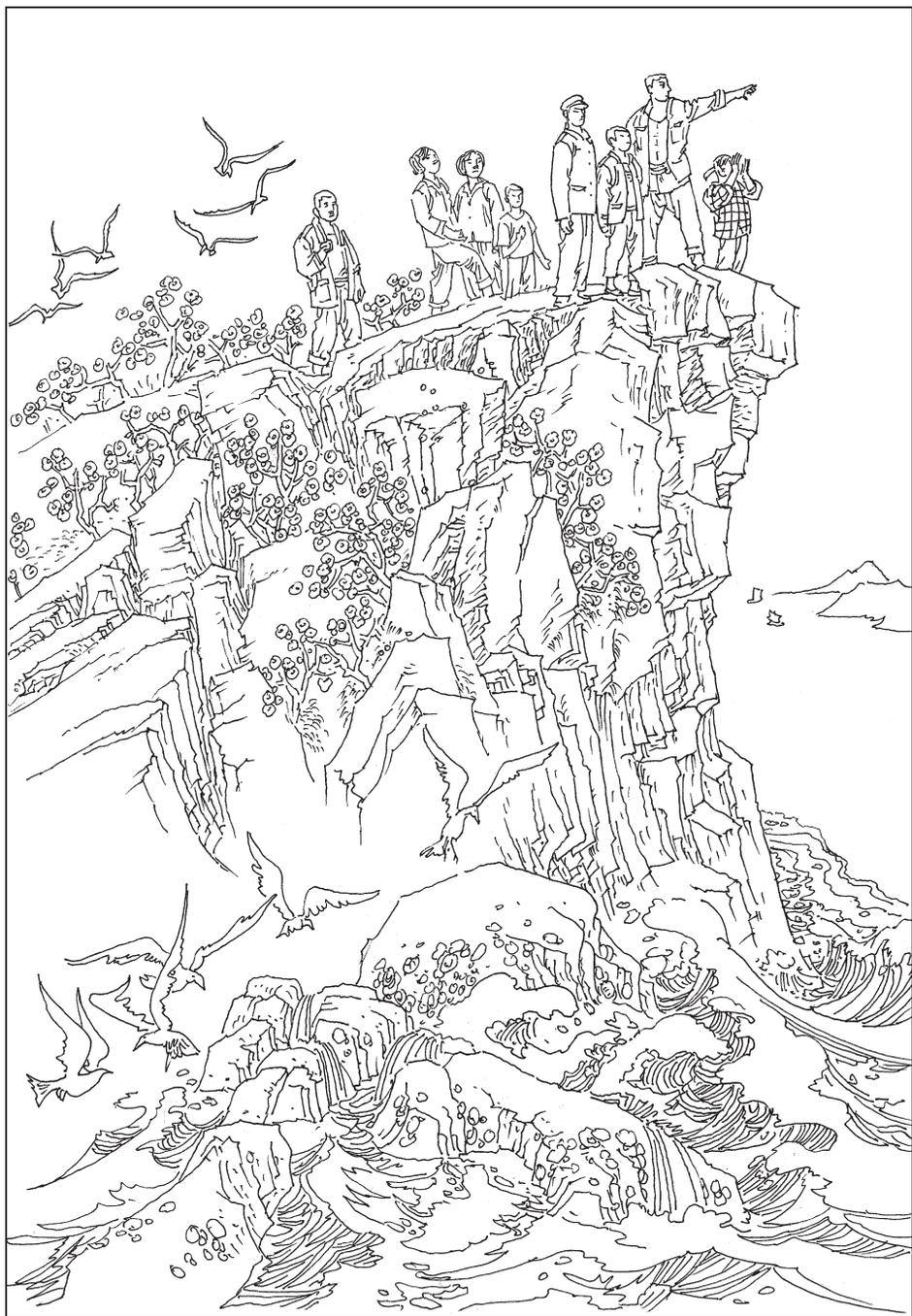
秦水转身喊了一声。那位英俊的海军军官走了过来，见了憨头双脚并拢，啪地打了个敬礼……

卢叔得知秦水暗中结婚的消息有些不快，不过只一会儿就没事了。他提议说：“你们姐妹俩的喜事这么多，咱该一起高兴一下才好。这么着，我们一起去狮子崖吧，英俊和林林妈从来没有去过！”

秦水告诉他：英俊他们的要塞准备在狮子崖上设一个观察站，他正想抽空去崖上看一下。卢叔高兴得拍腿：“又是喜事！”秦水嘱他一定保密。两人当即决定和海洋小组、英俊及大姐，还有崖后村的憨头一起登崖。

春天的狮子崖啊，真是花的山崖！踏上崖来，满眼都是花枝！百鸟喧哗，群蝶乱舞，把个春天的山崖搅得好红火。瞧这岭上沟壑，到处是红的、绿的、黄的、白的、蓝的……各种各样的花瓣鲜艳夺目，美不胜收。

海军军官还是第一次登崖，对秦水说：“啊，多么好的地方



啊，祖国的大好山河！”秦水逗他：“快打个敬礼吧！”他一脸郑重地面向崖头，打了一个敬礼。

卢叔指向山崖四周说：“旧社会这是渔霸的地方，那个老乌头嚣张得没有人样，手里一天到晚握一根鞭子……”说到这里回头看看憨头，往崖后村那里指了指：

“老憨哪，从地形地貌上看，你们那儿还真是出阶级敌人的地方，你今后得把那根弦绷紧一些了！”

憨头说：“那当然！”

卢叔对李英俊简单地描述了崖上的斗争，李英俊说：“我们保卫边疆，你们建设祖国！”

海湾里闪烁一片金光，远看好似装满了金子。海水轻轻荡漾，数不尽的帆影在金光里闪动。

林林和海星小慧簇拥着秦月，他们一齐遥望海湾。



作者附记

这部小说对我来说当特别珍惜，因为它成于1974年，不仅早，而且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才得以保存。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回头再看它稚拙的模样，不由得怦然心动，倍生怜惜。

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一天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烧掉身边积起的这一箱箱手稿。它们是我七十年代的习作，约有三百五十多万字，已经跟随我一路跋涉，由海边到山地，再到不同的城市。这其中凝聚了我的激动和畅想，更有辛劳和懊恼，常常让我一遍遍抚摸，就像抚摸自己的昨天。可是它们也沉沉地压在心上，拴住了前进的步履：每当心里泛起笔耕的欲念，总是忍不住要在它们当中翻捡一番。看来我真的需要一次决绝和告别，以便更好地直面前路。

我从中挑选了二十多万字交给出版界的朋友，即资深出版人、作家刘海栖先生。这就有了那本小说集《他的琴》。

随着年纪的增长，长夜无眠时，我竟一次次想到了离我而去的三百多万字。它们携着我的青春，一去不再复返。

2016年春节前，作家洪浩与我一起去看望老作家曲克勇先

生。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作家回忆了我们四十多年前的交往，问我记不记得有一部写海边育贝场的小说？我依稀想起，说大概被我烧掉了。老作家说：“没有，这部书是我推荐给出版社的，退稿就在我那儿，也许还能找到。”

老作家翻遍了积存的书籍文稿，而后再联系爱好文学的侄子：竟然保存在他那里！我和洪浩于是当天就得到了一份泛黄的手稿。

面对这些纸页，当年的一幕幕又变得簇新：我74年写了一个海边少年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76年听从曲先生的建议，重写时加上了少年科研的内容。整个育贝场的事都是曲先生下基层体验生活所得，他慷慨地让我写出来。

这部小说未能出版。第一稿的致命伤是“火药味不浓”，第二稿是“科研内容不充实”。

海栖和洪浩建议将其修订出版。修订是必须的，但我深知：去掉了原稿中的那些“火药味”，也就失去了认识价值，甚至还要损伤一些艺术价值。

让今天的少年通过它了解上个世纪的生活，将今天与昨天两相对照，可能也是极有意义的。他们将由此感悟时代变迁、今昔之异，也算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我尽量保留了原有风貌。作者的稚嫩，时代的荒谬，生机勃勃与贫瘠简陋，一切都在这些文字中了……合上书页，我自己也不由得慨然一叹：“啊，昨天！”

2016年3月7日于龙口

关于《狮子崖》答编辑问

1.《狮子崖》创作于1974年，写的是海边少年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难得的是，您不仅塑造了少年的形象，更编织了好几条线索，在一个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写出了少年的生活。这样的时代背景对今天的小读者已十分遥远，怎样帮助他们理解这一背景下的故事呢？

首先要让他们熟悉五十年前的社会气氛，书中的事情只有在那个时期才能发生。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孩子们了解这片土地的过去，比如半个世纪前的生存风貌，对进一步理解今天，对自己的成长，都非常重要。不仅是孩子，就是他们的父母，有的也对那段历史十分陌生了。今天看这本书讲述的故事，有时会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可笑。那些“阶级敌人”，还有与他们斗争的人，看起来都显得怪怪的，有趣、好玩，还多多少少有些滑稽。

可是在当年，一个人真的置身于这样的环境可能就不好玩了。如果身为“阶级敌人”，包括他们的家人，活下去是很不容易的。现在的语境变了，心情也变了，我们都超脱于当年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欣赏者。比如作者，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而且亲口讲出了这些故事，现在回头看那些场景，也会觉得怪异或好

奇，在心里感叹：“啊，那时候是这样的，多么奇怪啊！”

我们需要深深地沉浸到过去，感同身受地体味那个岁月的忧伤和欢乐。

2. 您在附记中提到“作者的稚嫩”，因为创作时您只有18岁，但书中人物性格的塑造、自然朴素又不乏生动的对话、语言的韵律和微妙，已经体现出了成熟的文学技巧与艺术价值，请问这与您的阅读经历有怎样的关系？

我当时看了一些“禁书”，也就是不允许看的书。“禁书”，这又是今天的孩子所不能理解的一个概念了。这些书都是国内外公开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还是名著，它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都被封存起来，有的还要烧掉。那时候国家认为这些读物是有害的，会毒害社会，毒害人的思想。我的好奇心特别重，也就敢于冒险，想方设法找到了这一类书。

我看的“禁书”尽管不是很多，但总算读了一些。它们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打开了一个个陌生而神奇的世界。至于是否受到了“毒害”，到现在也不知道，只知道经历了那样的阅读，也就有样学样地写起来。可能自己的文风与当时流行的作文方法多少有些不同。不过就这本书来看，字里行间透出的那个年代的气息，它的幼稚，都是相当明显的。

3. 作品中有关“妖怪”的想象和大花贝的故事来自民间传说，在您后来的作品中也鲜明地体现出民间叙事的特色，这与您的成长环境有怎样的关联？能否介绍一下海边的成长环境为您的文学创作注入了

哪些与众不同的元素？

少年时期生活的地方是无边无际的林子，是大海和岛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种野物精灵之类的传说很多，自童年起就听满了耳朵。写它们的故事，在我来说既不是新鲜事更不是难事，只是顺手写出来而已，不需要费力去找，更不需要编造。

4. 《狮子崖》作品中涵盖了大量的海洋知识，比如摇撻、栓船、贝类养殖、潮汐、洋流等等，甚至还有野外求生的知识，您是如何掌握这些知识的呢？有哪些是您亲身经历过的？

书中这些关于大海的知识是很初步很基本的，因为我小时候就生活那样的地方，每天看到的就是这些。我书中写到的，大都是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身边人的经历。比起城市人的生活，那里确实是大为不同的。“风高浪激疾、“海阔天高”这些词，只有到了那里才能好好体会。

5. 海豚驮着林林不顾一切地冲向大海，这一情节太惊心动魄了，是您的想象吗？

海豚驮着孩子冲入大海深处，是一个少年伙伴的经历：当时他真的想逮一条大鱼，而这条大鱼就把他拖到了海里。不过那时并不知道驮他的是一条什么鱼，今天想，可能它就是一条海豚吧。他那次没有受到伤害，又从大海深处平安回到了岸上，可见他遇到了一条对人友善的好鱼。

6. 读完《狮子崖》，我十分喜欢林林这个智勇双全的孩子，特别想

知道这个人物在现实中的原型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精神上备受压抑的孩子。在当时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有一些孩子受家庭出身的影响，小小年纪就生活在苦闷中，眼前毫无希望。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要从小忍受极大的心灵痛苦，有时候甚至不想活下去。这一类时代悲剧数不胜数。我写到的不过是一个幸运者，是这当中特别顽强的一个孩子，他不服输，向命运抗争。这样的孩子当然是了不起的。他们比一般人更顽强，也更善良，而且会一生如此。

7.从卢叔、林林妈、林林等人身上，可以充分感受到海边渔民身上的那份坚韧，您能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现在的孩子谈谈这份品质的可贵吗？

当年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与今天不同，回忆中，好像每个人的心弦都绷得很紧，不像今天这样松懈。大海边上的人世代与风浪搏斗，在艰难的生存中养成了坚韧的性格。今天的孩子特别需要这种精神品质，不然就会随波逐流。今天与昨天相比，显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说一切都比昨天变得更容易了。每个时代都要留下一些难题让人去解决，都得勇敢地去面对。今天，我们也许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

8. 您尽量保留了原书的风貌，是希望今天的少年了解上个月的生活，将今天与昨天两相对照。站在今天回望那个年代，您觉得什么最值得我们反思？又有什么最值得我们继承？

用今天的眼光看一下，当年的“阶级斗争”似乎太惨烈了，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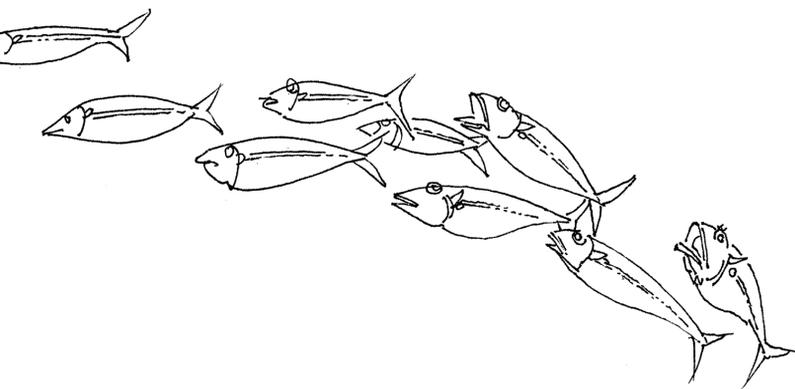
活太紧张太严厉了。那时候许多人生活在折磨中，一天到晚胆战心惊，还有人在迫害中死去。现在这样的磨难离开了我们，接踵而来的却是另一些险峻的考验。我们走进了一个物质主义和商业主义时代，强大的物欲会像魔鬼一样扼住人的喉咙。我们常常有窒息的痛苦。生存环境变得嘈杂而拥挤，雾霾笼罩。

今天的孩子们再想找到书中所描绘的那样一片明净的大海，那样一个自然生态保护完好的岛屿，大概是非常困难了。美好的大自然让人心向往之，可是我们再也不能返回那样的地方了。书中记录的是真实具体的地理存在，可是它而今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我们残酷地破坏了大自然。

9. 是什么使一部作品在时过境迁之后依然能打动人心？

那个时代发生的故事已经非常遥远了，远到好像从来不曾属于我们。但又好像十分切近。因为人性中的本质部分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理解那些人、他们的喜怒哀乐，一点都不会有什么困难。那些鲜活的生活是不会陈旧的，那吹拂的海风因为清新而使我们喜欢和向往。海岛上的那些大鸟和大鱼都非常可爱，我们愿意更多地和它们在一起。在今天，不要说繁华的都市，就是同样在海边，小说中记录的那种明净的天空也不多见了。这才是让我们惋叹痛惜的。

人们总是为美好的回忆而感动，并会在感动中产生浪漫的幻想和奋斗的勇气。



不只是历史的温习

——读张炜儿童小说《狮子崖》

• 方卫平

翻开张炜的儿童小说《狮子崖》，我们首先会感到一股不一样的气息扑面而来。它的语体、场景以及事件叙述的方式，很容易让我们发觉，这是一个不属于当下的童年故事。事实上，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诸如“阶级敌人”、“革命同志”、“忆苦会”、“改造”、“斗争”等一系列语汇及其所隐含的生活观念和逻辑，或许会令今天的许多孩子感到陌生乃至茫然——在我们的生活史上，曾经有那么一段时期，人们（包括孩子们）是用这样的方式说话，用这样的逻辑思考的吗？

然而，这段历史距离今天其实并不遥远。《狮子崖》成稿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从社会生活到文学话语都还笼罩在政治观念的绝对统摄之下的年代。我们看到，小说的主角林林，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从一出场就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身为海洋科学家的爸爸在政治斗争中入狱去世，妈妈受到牵连，失去工作，带着他回到了海边的老家。即便在这里，母子俩也“不得不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一点冒失”，因为阶级身

份的问题，就连至亲的姨妈也把他们当敌人一般看待。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林林和小伙伴们全力投入到了一桩了不起的“事业”中：成立“海洋小组”，弄清国营育贝场丢失大花贝的真相。

他们研究琢磨大花贝的习性，还偷偷带上干粮工具，出海去追踪大花贝的“旅行路线”。在狮子崖上的勘查让林林们意外追踪到了一大片从育贝场“溜”出来的大花贝，并且意外地发现了“偷贝贼”的可能行踪。故事的结尾，孩子们既收获了科学知识和冒险的乐趣，也协助大人们赢得了阶级斗争的又一次胜利。在记功嘉奖和表彰大会之后不久，林林父亲的冤案得以平反。至此，在那个一切人情不得不以政治立场为前提而存在的年代，林林和妈妈终于被包括姨妈在内的阶级大家庭所完全接纳，故事到这里也圆满结束。

对于今天的小读者们而言，阅读这样挟带着阶级斗争“火药味”往前行走的故事，难免会产生心理和情感上的各种“磕绊”，因为从那时候到今天，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许多重大的转变，以至于由今日回头过去，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但这“磕绊”或许也正是这部儿童小说价值的一种特殊体现。诚如作家回顾自己的这部少作时所说，“让今天的少年通过它了解上个世纪的生活，将今天与昨天两相对照，可能也是极有意义的”。显然，这里的“意义”远不是简单的历史温习或“忆苦思甜”，而是让我们在历史的温习中进一步理解，今天的生活并非理所当然，它曾经是从那样一个扭曲的时代中努

力挣扎和脱胎而出。认识并记住这段非常态的历史，会让我们更懂得明辨当下生活的意义和方向。

从这个角度说，《狮子崖》是一本适合成人与孩子共读的作品。许多历史的背景需要在共读中由成人解释给孩子，而解释的过程本身对于今天的许多成人来说，或许也是一次必要的回顾。

当然，我们也会发现，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吸引童年的某些内容是永恒的。比如令人好奇的秘密，充满刺激的探险，等等。小说开头，尽管是在典型的现实主义叙事语境下，读者仍然被带进了一种不无神秘的故事氛围里。那是透过孩子的视角看待生活而必然会赋予它的奇妙气息。不论是卢叔口中狮子崖上的“妖怪”，还是大花贝无故失踪的“秘密”，听在孩子耳中，都引发着诱人的神思。与大花贝有关的那个凄美的爱情传说，进一步增添了这则现实生活故事里难得的浪漫气息。

或许可以说，在童年的身上，存在着一种将生活浪漫化的本能。这使得这部围绕着“阶级斗争”的主轴展开的故事，因为有了童年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留着一份生活的单纯美感。如果我们暂时抛开小说中带有鲜明成人视角和成人话语烙印的那些叙事内容，而把目光专注于其中从儿童视角（主要是林林的视角）出发得以建构的那部分叙述，我们会看到，非常态的政治斗争退到了隐约的背景上，凸显出来的是经由童年目光过滤后的生活的日常气息与温暖人情。看到狮子崖海底的大花贝，林林的第一想法是，这些传说中由海神的女儿化身而成的大花贝，“它们把狮子崖当成了英俊青年的那个

岛，它们来找他了……”无怪乎小说在当年投稿之初，会因“火药味不浓”遭到退稿。从这不够浓烈的火药味中透出的日常生活和人情的缝隙，也许恰好透露了那个年代里十分稀有的一种审美的本能。

我想说，这种本能不属于那个时代，但肯定属于童年，属于刚刚开始文学写作生涯的年轻的张炜。

2016年7月2日于红楼